劫中得書記

鄭振鐸著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刦中得書記

鄭振鐸著



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上海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新序

刦中得書記和刦中得書續記曾先後刋於開明書店的文學集林裏。友人們多有希望得到單行本的。開明書店確曾排印成書，但不知何故，並沒有出版。這次，到了上海，在舊寓的亂書堆裏，見到這部書的紙型，也已經忘記了他們在什麽時候將這副紙型送來的。殆因刦中有所諱，不能印出，遂將此紙型送到我家保存之耳。偶和劉哲民先生談及。他說，何不在現在將它出版呢？遂將這副紙型托他送給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看看可否印行。在我回到北京後不久，他們就來信說，想出版這部書，並將校樣寄來。我仔細地把這個校樣翻讀了幾遍，並校改了少數的『句子』和錯字。像翻開了一本古老的照相簿子，惹起了不少酸辛的和歡愉的回憶。我曾經想刻兩塊圖章，一塊是『狂臚文獻耗中年』，一塊是『不薄今人愛古人』。雖然不曾刻成，實際上，我的確是，對於古人、今人的著作，凡稍有可取、或可用的，都

是『兼收博愛』的。而在我的中年時代，對於文獻的確是十分熱中於搜羅、保護的。有時，常常做些『舉鼎絕臏』的事。雖力所不及，也奮起爲之。究竟存十一於千百，未必全無補也。我不是一個藏書家。我從來沒有想到爲藏書而藏書。我之所以收藏一些古書，完全是爲了自己的研究方便和手頭應用所需的。有時，連類而及，未免旁騖；也有時，興之所及，便熱中於某一類的書的搜集。總之，是爲了自己當時的和將來的研究工作和研究計劃所需的。因之，常常有『人棄我取』之舉。在三十多年前，除了少數人之外，誰還注意到小說、戲曲的書呢？這一類『不登大雅之堂』的古書，在圖書館裏是不大有的。我不得不自己去搜訪。至於彈詞、寶卷、大鼓詞和明清版的插圖書之類，則更是曲『低』和寡，非自己買便不能從任何地方借到的了。常常捨去大經大史和別處容易借到的書而搜訪於冷攤古肆，以求得一本兩本自己所需要的東西。常有藏書家們所必取的，我則望望然去而之他。像某年在上海中國書店，見到有一部明代藍印本的清明集和一部清代梁廷枏的小四夢同時放在桌上，其價相同。清明集是古代的一部重要的有關法律的書，『四庫』存目，外間流

傳極少，但我則毅然捨去之，而取了小四夢。以小四夢是我研究戲劇史所必需的資料，而清明集則非我的研究範圍所及也。像這樣捨熊掌而取魚的例子還有不少。常與亡友馬隅卿先生相見，他是在北方搜集小說、戲曲和彈詞、鼓詞等書的，取書共賞，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頗有『空谷足音』之感。其後，注意這類書者漸多，繼且成爲『時尚』，我便很少花時間再去搜集它們了。但也間有所得。坊友們往往留以待我，其情可感。遂也不時購獲若干。誰都明白：文獻圖書是進行科學研究的必需的工具之一。過去，圖書文獻散在私家，奇書異本，每每視爲珍秘，不輕眎人。訪書之舉，便成爲學士大夫們的經常工作。王漁洋常到慈仁寺諸書店，盛伯希、傅沅叔諸君，幾無日不坐在琉璃廠古書肆裏。今非昔比，大大小小的公共圖書館，研究機關、學校、專業部門的圖書館，訪書之勤，不下於從前的學者們。非自己購書不可的艱辛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今天從事於科學研究者們是完全可以依靠於各式各樣於圖書館而進行工作的了。訪書之舉，便將從此不再是專家們所應該做的工夫之一了麼？不，我以爲不然！我有一個壞癖氣，用圖書館的書，總覺

得不大痛快，一來不能圈圈點點，塗塗抹抹，或者折角劃綫做記號；二來不能及時使用，『急中風遇到慢郎中』，碰巧那部書由別人借走了，就只好等待着，還有其他等等原因。寧可自己去買。不知別的人有沒有和我有這個同樣的癖習？我還以爲，專家們除了手頭必備的專門、專業的大量的參考書籍之外，如有購書的癖好，却也是一個很好的癖好。有的人玩郵票，有的人收碎磁片，有的人愛打球，有的人好聽戲，好拉拉小提琴或者胡琴。有的人就不該逛逛書攤麼？夕陽將下，微颸吹衣，訪得久覓方得之書，挾之而歸，是人生一樂也！我知道，有這樣癖好的人很不少。我這部得書記的出版，對於有訪書的癖好的人，可能會有些『會心』之處。得書記所記的只是一時的，一地的且是一己的事。天下大矣，即就一時一地而論，所見的書，何止這些。只能說是，因小見大，可窺一斑而已。在兩篇得書記之外，這次又新增入了附錄三篇。跋脈望館抄校本古今雜劇一文，在得書記之前寫成，且也在文學集林上發表過。因爲此文比較長，且非自己所購致的，故便不列入得書記裏。其實，我在劫中所見、所得書，實實在在應該以這部古今雜劇爲最重要，且也是我

得書的最高峯。想想看，一時而得到了二百多種從未見到過的元明二代的雜劇，這不該說是一種『發現』麽？肯定地，是極重要的一個『發現』。不僅在中國戲劇史的和中國文學史的研究者們說來是一個極重要的消息，而且，在中國文學寶庫裏，或中國的歷史文獻資料裏，也是一個太大的收穫。這個收穫，不下於『內閣大庫』的打開，不下於安陽甲骨文字的出現，不下於敦煌千佛洞抄本的發現。對於我，它的發現乃是最大的喜悅。這喜悅尅服了一言難盡的種種的艱辛與痛苦，戰勝了壞蛋們的誣陷。苦難是過去了。若干『患得患失』的不寐的痛苦之夜是過去了。『喜悅』却永遠存在着。又摩挲了這部書幾遍，還感到無限憤喜交雜！故把這篇跋收入得書記裏印出。一九四一年之後，我離開了家，隱姓埋名，避居在上海的『居爾典路』。每天不能不挾皮包入市，以示有工作。到那裏去呢？無非幾家古書肆。買不起很好的書了。但那時對於清朝人的『文集』忽然感到興趣。先以略高於稱斤論担的價錢得到若干。以後，逐漸地得到的多了，也更精了，遂寫成一個目錄。那篇『序』和『跋』都是在編好目錄後寫成的，從沒有機會印出。現在，是第一次在這個

『附錄』裏和讀者們相見。又在得書記裏，有幾則文字是應該改動的。因爲用的是舊紙型，不便重寫，故在這裏改正一下：（一）得書記第五十三則『至大重修宣和博古圖』裏，說我所得的那部『殘本』是『元刋本』。這話是錯的。今天看來，恐仍是明嘉靖間蔣暘的翻刻本。向來的古書肆，每將蔣序撕去，冒充作元刋本。（二）得書記第八十六則『陳章侯水滸葉子』裏，說起，我所得的那部水滸葉子是黃子立的原刻本。其實，它仍是清初的翻刻本。潘景鄭先生所藏的那一部才是眞正的原刻本。那個本子後來也歸了我。曾仔細地對看了幾遍，翻刻本雖有虎賁中郎之似，畢竟光彩大遜。（三）得書續記第十則，瑯嬛文集裏，說：張宗子的許多著作，都無較古的刻本。其實不然。近來曾見到清初刻本的西湖夢尋，刻得極精。其他書，恐怕也會有較早的本子，只是沒有見到耳。

一九五六年八月七日鄭振鐸序於青島

目錄

3 0406 7949 4

7

562889

六、汪氏列女傳

七、清平山堂話本二種

八、硃訂西廂記

九、宣和譜

十、新鐫彙選辨眞昆山點板樂府名詞

十一、古今奏雅

十二、眉山秀

十三、韓晉公芙蓉影傳奇

十四、吳門忠孝傳清忠譜

十五、藍橋玉杵記

十六、文通

十七、螺冠子詠物詩

十八、唐宋諸賢絕妙詞選

十九、詩經類考
二十、唐堂樂府
二十一、元名家詩集
二十二、午夢堂集
二十三、佛祖統紀
二十四、經濟類編
二十五、古詩類苑
二十六、古逸民史
二十七、東谷遺稿
二十八、農政全書
二十九、鳴沙石室祕錄
三　十　、敦煌石室眞蹟錄
三十一、文始眞經（關尹子）

三十二、麗則遺音
三十三、輟耕錄
三十四、孟蘭夢
三十五、宋元名人詞十六家
三十六、思玄集
三十七、新刻魏仲雪先生評點琵琶記
三十八、謝禹銘五刻
三十九、新刻皇明開運輯略武功名臣英烈傳
四十、啓雋類函
四十一、西學凡
四十二、程氏墨苑
四十三、李卓吾評傳奇五種
四十四、快書

四十五、渭南文集

四十六、大明一統志

四十七、中晚唐十三家集

四十八、唐宮閨詩

四十九、譜雙

五十、欣賞修眞

五十一、精選點板崐調十部前集樂府先春

五十二、彙雅

五十三、至大重修宣和博古圖

五十四、分類補註李太白詩

五十五、古今名公百花鼓吹

五十六、鴛鴦棒

五十七、籌海圖編

五十八、說郛

五十九、續說郛

六十、皇朝四明風雅

六十一、金華文徵

六十二、鶴嘯集

六十三、海內奇觀

六十四、金湯借箸十二籌

六十五、百名家詩選

六十六、唐十二家詩集

六十七、嵇中散集

六十八、莆風清籟集

六十九、第五才子書

七十、石倉十二代詩選

七十一、陶詩析義
七十二、碎金詞譜
七十三、管子
七十四、蕭尺木繪太平山水圖畫
七十五、禮記集說
七十六、南柯夢
七十七、重刊河間長君校本琵琶記
七十八、皇清職貢圖
七十九、尺牘新語二集
八十、澹生堂藏書訓約
八十一、讀書志
八十二、南華眞經副墨
八十三、皇朝經世文鈔

八十四、請纓日記
八十五、知本堂讀杜
八十六、陳章侯水滸葉子
八十七、花草粹編
八十八、三經晉註
八十九、古文品內外錄

封中得書續記

九、唐詩類苑

十、瑯嬛文集

十一、十竹齋印存

十二、毛古庵先生全集

十三、皇朝禮器圖式

十四、寶古堂重修宣和博古圖錄

十五、玩虎軒本養正圖解

十六、藿田集

十七、子華子

十八、雲林石譜

十九、唐詩戊籤

二十、唐詩紀

二十一、唐詩紀事

二十二、唐音癸籤
二十三、燕京歲時記
二十四、今吾集筆雲集
二十五、批點考工記
二十六、閔刻批點考工記
二十七、焦氏澹園集
二十八、新鍥諸名家前後場元部肄業精訣
二十九、三儂嘯旨
三　十　、劉隨州集
三十一、梅巖胡先生文集
三十二、花鏡雋聲
三十三、牧牛圖頌
三十四、聖諭像解

三十五、洹詞
三十六、灩澦囊
三十七、農桑輯要
三十八、何大復集
三十九、月壺題畫詩
四　十、惠山聽松庵竹鑪圖詠
四十一、春燈謎
四十二、十竹齋箋譜初集
四十三、彩印本花史
四十四、稗海大觀
四十五、忠義水滸傳
四十六、玉霄仙明珠集
四十七、文山全集

四十八、袁中郎先生批評唐伯虎彙集又外集
四十九、牡丹亭還魂記
五十、胭脂雪
五十一、陶然亭
五十二、卷石夢
五十三、新刻金陵原板易經開心正解
五十四、新鍥翰府素翁雲翰精華
五十五、新鍥兩京官板校正錦堂春曉翰林查對天下萬民便覽
五十六、鼎鐫校增評註五倫日記故事大全
五十七、李卓吾先生批點西廂記眞本
五十八、徐文長四聲猿
五十九、秦詞正訛
六十、國朝詞綜補

附錄

劫中得書記

序

鳳凰從灰燼裏新生
金赤的羽毛更光彩燦爛
——見The *Physiologus*, 及Herodotus (ii. 73), Pliny (*Nat hist.* x.2) Tacitus (*Ann.*vi. 28)

余聚書廿餘載，所得近萬種。搜訪所至，近自滬濱，遠逮巴黎、倫敦、愛丁堡。凡一書出，爲余所欲得者，苟力所能及，無不竭力以赴之，必得乃已。典衣節食不顧也。故常囊無一文，而積書盈室充棟。每思編目備檢。牽於他故，屢作屢輟。然一書之得，其中甘苦，如魚飲水，冷暖自知。輒識諸書衣，或錄載簿册，其體例略類黃蕘圃藏書題跋。大抵余之收書，不尙古本、善本，唯以應用與稀見爲主。孤罕之本，雖零縑斷簡亦收之。通行刊本，反多不取。於諸藏家不甚經意之劇曲、小說、與夫寶卷

、彈詞，則余所得獨多。詩詞、版畫之書，印度、波斯古典文學之譯作，亦多入庋架。自審力薄，未敢旁騖。「一二八」淞滬之役，失書數十箱，皆近人著作。「八一三」大戰爆發，則儲於東區之書，胥付一炬。所藏去其半。於時，日聽隆隆炮聲，地震山崩，心肺爲裂。機槍拍拍，若燃爆竹萬萬串於空甕中，無瞬息停。午夜佇立小庭，輒覩光鞭掠空而過，炸裂聲隨即轟發，震耳爲聾。晝時，天空營營若巨蠅者，盤旋頂上，此去彼來。每一彈下擲，窗戶盡簌簌搖撼，移時方已。對語聲爲所喑，啞不相聞。東北角終日夜火光熊熊。燼餘焦紙，遍天空飛舞若墨蝶。數十百片隨風墮庭前，拾之，猶微溫，隱隱有字迹。此皆先民之文獻也。余所藏竟亦同此蝶化矣。然處此淒厲之修羅場，直不知人間何世，亦未省何時更將有何變故突生。於所失，殆淡然置之。惟日抱殘餘書，祈其不復更罹劫運耳。收書之興，爲之頓減。實亦無心及此也。而諸肆亦皆作結束計，無書應市。通衢之間，殘書布地，不擇價而售。亦有以雙籃盛書，肩挑而趨，沿街叫賣者。間或顧視，輒置之，無得之之意。經眼失收者多矣。書籍存亡，同於雲煙聚散。唯祝其能楚弓楚得耳。戰事西移，日月失光，公私藏本被劫者漸

出於市。謝光甫氏搜求最力，所得獨多。余迫處窮鄉，棲身之地，日縮日小；置書之室，由四而三而二；梯旁榻前，皆積書堆。而檢點殘藏，亦有不翼而飛者，竟不知何時失去。然私念大劫之後，文獻凌替，我輩苟不留意訪求，將必有越俎代謀者。史在他邦，文歸海外，奇恥大辱，百世莫滌。因復稍稍過市。果得丁氏所藏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六十四册；歸之國庫。復於來青閣得丁氏手鈔零稿數册。友人陳乃乾先生先後持明刊女範編、盛明雜劇及孫月峯硃訂西廂記來。余竭阮囊　僅得女範編與西廂記。而於盛明雜劇雖酷愛之，卻不果留矣。乃乾云：有李開先刊元人雜劇四種，售者索金六百。余力有未逮，竟聽其他售。至今憾惜未已。中國書店收得明刊方册大字本西廂記，附圖絕精，亦歸謝氏。但於戊寅夏秋之交，余實亦得雋品不尠。萬歷板藍橋玉杵記，李玄玉撰眉山秀、清忠譜，程穆衡水滸傳註略，螺冠子詠物選，馮夢龍山歌，蕭尺木離騷圖以及宣和譜，芙蓉影，樂府名詞等，皆小品中之最精者，綜計不下三十種。於奇窮極窘中有此收穫，亦殊自喜。然其間艱苦，絕非紈袴子弟，達官富賈輩，斤斤於全書完闕，及版本整潔與否者，所能夢見。及今追維，如嚼橄欖，猶有餘味。

每於靜夜展書快讀，每書幾若皆能自訴其被收得之故事者，蓋足償苦辛有餘焉。今歲合肥李氏書，沈氏粹芬閣書散出。余限於力，僅得元人詩集（潘是仁刊本），古詩類苑，經濟類編，午夢堂集，農政全書與萬歷板皇明英烈傳等二十餘種。初，有明會通館活字本諸臣奏議者　由傳新書店售予平賈，得九百金。而平賈載之北去，得利幾三數倍。以是南來者益衆，日搜括市上。遇好書，必攫以去。諸肆宿藏，爲之一空。滬濱好書而有力者，若潘明訓，謝光甫諸氏皆於今歲相繼下世。余好書者也，而無力。有力者皆不知好書。以是精刊善本日以北。輾轉流海外。誠今古圖書一大厄也。每一念及，寸心如焚。禍等秦火，慘過淪散。安得好事且有力者出而挽救劫運於萬一乎？昔黃黎洲保護藏書於兵火之中，道雖窮而書則富。葉林宗遇亂，藏書盡失。後居虞山，益購書，倍多於前。今時非彼時，而將來建國之業必倍需文獻之供應。故余不自量，遇書必救，大類愚公移山，且將舉鼎絕臏。而夏秋之際，處境日艱。同於屈子孤吟，衆醉獨醒。且類曾參殺人，三人成虎。憂讒畏譏，不可終日。心煩意亂，孤憤莫訴。計惟潔身而退，咬菜根，讀離騷耳。乃發願欲斥售藏書之一部，供薪火之資。而先所

質於某氏許之精刊善本百二十餘種，復催贖甚力。計子母須三千餘金。不欲失之，而實一貧如洗。徬徨失措，躊躇無策。秋末，乃以明清刊雜劇傳奇七十種，明人集等十餘種歸之國家，得七千金。曲藏爲之半空。書去之日，心意惘惘。大似某氏之別宋板漢書，李後主之揮淚對宮娥也。然歸之公藏，相見有日，且均允錄副，是失而未失也。爲之稍慰戚戚。立持金取得質書。自晨至午，碌碌不已。然樂之不疲。若覩闊別之契友，秋窗翦燭，語娓娓不休。摩挲數日夜，喜而忘憂。而囊有餘金，結習難忘，復勤收書之興。茲所收者乃着眼於民族文獻。有見必收，收得必隨作題記。至冬初，所得凡八九百種。而餘金亦盡。不遑顧及今後之生計何若也。但恨金少，未能盡救諸淪落之圖籍耳。每念此間非藏書福地。故前後所得，皆寄庋某地某君所。隨得隨寄，未知何日再得展讀。因整理諸書題記，彙爲數册，時一省覽，姑慰相思。夫保存國家徵獻，民族文化，其苦辛固未足埒攻堅陷陣，捨生衞國之男兒，然以余之孤軍與諸賈競，得此千百種書，誠亦艱苦備嘗矣。惟得之維艱，乃好之益切。雖所耗時力，不可以數字計，然實爲民族效微勞，則亦無悔！是爲序。

一　離騷圖

蕭雲從繪　十卷三冊　乙酉刊本

余初得羅振常複印陳蕭二家繪離騷圖四冊，以未見陳章侯、蕭尺木二氏原刊本爲憾。後於中國書店得陳氏繪九歌圖初印本，鬚髮細若輕絲，黑如點漆，大勝羅氏所據之本。然於蕭氏書則遍訪未得。武進陶氏模本離騷圖出，雖經重繪，甚失原作精神，然明晰卻過於羅氏本。民國十九年冬，余至北平，即歷訪琉璃廠、隆福寺諸肆，搜購古版畫書，所得甚多，而於蕭氏離騷圖則未一遇。後二年，乃終於文祿堂得之。價甚昂，天問圖且闕其半，以陶氏本配全。雖於心未慊，而甚自喜。其衣冠履杖，古樸典重，雅有六朝人畫意，若「黃鍾大呂之音」，非近人淺學者所能作也。國軍西撤後，古籍狼籍市上，罕過問者。三五藏書家，亦漸出所蓄。余以友人之介，獲某君所藏山歌及離騷圖。雖亦在朝不保夕之景況中，竟毅然購之，不稍躊躇。一以敬重某君之節概，一亦以過愛此二書也。此本大勝余在平所得者，極初印，且完整不闕。訪求近十五年始得其全，一書之難得蓋如此；誠非彼有力之徒，得之輕易，而惟資飾架者所能知其甘苦也。尺木爲明遺民，故繪離騷以見志；僅署「甲子」而不書「順治」年號。李楷序云，「尺木窮甚於洛陽、河東，能以歌呼哭啼倘友乎騷人。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余於此蓋有不忍悉者矣！」清脩四庫全書時，爲

北京圖書館藏

補繪九章、卜居諸圖，大非尺木原意，而圖亦庸俗不足觀。陶氏模本首附扉頁，有「書林湯復」語，惜此本無之。

二 童癡二弄山歌　馮夢龍輯　十卷四册　明刊本

童癡二弄山歌十卷，與楚辭圖同時自某君處散出。余先得離騷圖，以山歌有新印本，姑置之。然實酷愛此書。明代民歌刊本，傳世者絕少，且爲馮夢龍所輯，與掛枝兒（童癡一弄）（？）同爲明末民歌集中之最豐富最傑出者，尤不宜失之。因復毅然收入曲藏中。是時，欲得之者不止數人。余幾失，而終得，可謂幸矣！山歌初爲傳經堂朱瑞軒所購得，影鈔一部，郵致北平顧頡剛先生。友輩傳觀，詫爲罕見。因勸其重印行世。頡剛爲之句讀，余等均有序。原書則先已歸之某君。不意終爲余有。可謂遇合有自矣。惟童癡一弄之掛枝兒，始終未見全書。余所見不足百首，恐不敵原書四之一。不知何日二書方能合璧也。

三 古今女範　黃尙文編次　四卷四册　萬歷壬寅刊本

乃乾得古今女範四册，曾持以示余。圖近二百幅，爲程伯陽繪，黃應泰，黃應瑞（伯符）昆

仲所刊，線條細若毛髮，柔如絹絲，是徽派版畫書最佳者之一。余渴欲得之，屢以爲言，而乃乾不欲見讓。後在北平王孝慈先生處亦見此書一部，印本相同。他處則絕未一見。屢訪各肆，皆無之。十餘年來，未嘗瞬息忘此書也。丁丑冬，國軍西撤，乃乾忽持此書來，欲以易米。余大喜過望。竭力籌款以應之。殆盡半月之粮。然不遑顧也。斗室避難，有此「豪舉」，自詫收書之興竟未稍衰也。數日後，過中國書店，復於亂書堆中得女範編殘本三冊。

四 女範編

劉某增訂本　殘存三卷三冊

此書卽黃尙文古今女範，殘存三冊，缺第一卷一冊。價奇廉，故復收之。印本較後，程伯陽及黃氏昆仲之署名，皆被挖去，而補入劉金煌、劉玉成、劉振之、劉汝性諸名，蓋劉氏得其板而掩爲已有者。末又增入劉宜人、吳氏節、天佑雙節，節婦劉氏，貞烈汪氏數則，皆與劉氏有關者。但所增數則之圖，亦典雅精整，足與黃氏媲美。

五 水滸傳註略

程穆衡撰稿本　王開沃補　二卷四冊

爲章回小說作註者，於此書外，未之前聞。程穆衡引書凡數百種；自史漢以下至耐得翁都城

紀勝、吳自牧夢粱錄，僻書頗多。水滸多口語方言，作者於此亦多詳加註釋，不獨着意於名物史實之訓詁。故此書之於語言文字研究者亦一參考要籍也。穆衡自序云：「乃數百年來，從無識者。即自詡能讀矣。止窺其構思之異敏，用筆之飛幻。若其鑪錘古今，徵材浩演，語有成處，字無虛構，余腹笥未可謂儉，然且茫如望洋焉。……余爲是役，蓋直舉祕書僻事以發厥奧。俾知與由於博，斯其爲學也大矣。」其用力蓋至勤且深。此原稿本未刊。王氏所補數十則，皆分別黏簽於其上。余於暮春，偶過來青閣，見此書，即敦囑留下。後見者數人，皆欲得之。謝光甫先生亦以爲言。壽祺問可見讓否？余執不可，乃終歸於余。彼等皆欣羨不已。余所藏小說註本，未刊者，於紅樓夢微言外，僅此書耳。宜亟爲刊布，俾不沒作者苦心。作者所據爲金聖嘆本，似未見明刊諸本，不無遺憾，然於「天下太平四個靑字」條下註云：「按水滸傳正本不止於此。在梁山泊分金大買市方終耳……乃坊本毅然併此後俱刪去，使全書無尾，眞成憾事，」並引錄鬼簿所載高文秀、楊顯之、康進之諸水滸劇以證「七十卷以後」非「續本」，其識力不可謂不高。

王氏補註中有關於「圖像」一條，云：「今俗本水滸傳前有畫像，每頁一人。此崇禎時陳章侯所圖，後人摹之入卷。」余近得雍正刊本第五才子書及陳章侯水滸葉子，知此語亦確。（補記）

六　汪氏列女傳　十六卷八册　萬歷間刊知不足齋初印本

汪氏列女傳圖繪筆致同汪廷訥之人鏡陽秋。蓋亦萬歷間徽郡人士所輯也。故書中多敍述徽郡節烈婦女，尤以汪姓爲多。知不足齋得此書版片，重爲印行，而加注仇十洲繪圖字樣，其實，圖非十洲筆。余初得知不足齋後印本，圖已模糊。後在中國書店得白綿紙殘本二册，每則之後，「汪」字皆尙爲墨釘，洵是最初印者。又於杭州某肆得竹紙印殘本二册，亦尙爲明代初印本。有汪輝祖藏印。攜以至平。孝慈見之，讚嘆不已，因以貽之。而白綿紙本始終珍祕之。不意人事栗六，竟失所在，遍覓不獲。戰後，樹仁書店以此本求售，價尙廉，且較初印，因復收之。憶竹紙本及白綿紙本，於「烈」部較今本均多出數十則，皆是宋末殉難之婦女。知不足齋本皆去之，殆以違礙故也。惜今不可得而補入矣！余得此書後，不數日，樹仁書店不戒於火，存書盡燬，此書以歸余，幸免於刼。

七　清平山堂話本二種　嘉靖間洪楩編刊　不分卷一册

此友人錢先生所貽。余至感其厚惠。所藏明刊小說，以萬歷板爲最多，無一嘉隆以前本。得

此，足彌斯憾。清平山堂所刊話本，不知種數若干。今所見者，以日本內閣文庫藏之三冊為最多。亡友馬隅卿先生嘗於甯波大酉山房殘書堆中，檢獲清平山堂刊雨窗集，欹枕集（天一閣舊藏。）二冊，詫為奇遇。嘗攜以北上。余輩見之，皆欣羨無已，促其印行。此本存梅杏爭春，翡翠軒二種，一為話本，其一實為嬌紅傳、剪燈新話式之傳奇文。然清平山堂所刊，實不皆為話本。若風月相思、藍橋記、風月瑞香亭均傳奇文。即「三言」所選者，亦不全屬話本；如張生彩鸞燈傳（古今小說）即是一例。綜計所見清平山堂刊小說，併此二種凡有二十九種矣。錢先生得此，亦是奇緣。刼前，中國書店收得某書，錢先生見其每冊封底頁均有字迹，遂逐頁揭下，合之乃成此本。初不知為何書，僅知其是明刊小說耳。持以示余。余曰：此清平山堂話本之二種也。取雨窗，欹枕諸印本對之，果不誤。皆大喜！錢先生曾為文記之。一年後，值大刼，此書幸無恙。終以余酷愛之，遂舉以相贈。實余藏小說書中之一祕籍也。此書三冊藏於日本內閣文庫；雨窗欹枕集則併馬隅卿先生他書皆與北平同其淪落。僅此零星斷簡尚在我輩手中耳。

八　硃訂西廂記　孫鑛評點　二卷四冊　明末諸臣刊本

此朱墨本西廂記，題孫月峯評點。余得明刊本北西廂記十餘種，所見亦多，卻絕不知有此本

。乃乾以此書及盛明雜劇見示。余時正在奇窘中，竭阮囊得此書。以盛明雜劇余已藏有殘本，且尙有複刻本，不如此書之罕見也。首附圖二十頁，凡四十幅，殆集明代西廂圖之大成。其中有從王伯良校注本摹繪者，但多半未之前見。刻工爲劉素明，即刻陳眉公評釋諸傳奇者。繪圖當亦出其手。素明每嘗署名於圖曰：「素明作」。明代刻圖者多兼能繪事。蓋已合繪、刻爲一事矣。已與近代木版畫作者相類，不僅是「匠」，蓋能自運丘壑，匪徒摹刻已也。

九　宣和譜

介石逸叟撰　二卷二冊　康熙間刊本

以水滸傳爲題材之雜劇，元明二代最多。高文秀至有黑旋風專家之稱。明傳奇則有沈璟義俠記，許自昌水滸記，沈自晉翠屏山等，至今傳唱不衰。但諸作皆同情於水滸英雄，惟宣和譜作翻案筆墨（又名翻水滸），以王進、欒廷玉、扈成等剿平水滸諸寇爲結束。殆受金聖嘆腰斬水滸傳之影響，並又爲兪仲華蕩寇志作前驅。余得之來青閣，甚得意。春夏間，來青閣收得明刊戲曲不少，皆歸余，殊感之。

十　新鐫彙選辨眞崐山點板樂府名詞

鮑啓心校　二卷二冊　萬歷間巖鎭周氏刊本

此書余得於來青閣。從此明刊樂府集又多一種矣。凡選傳奇琵琶記以下三十四種，散曲步步嬌「閨怨」（萬里關山）以下二十一套。不知何以於散曲後，更雜入金貂記傳奇一種。所選傳奇，中有四節記、減竈記、合璧記較罕見。然如京兆記，則巧立名目，故爲眩人，實卽汪道昆四劇中之京兆眉耳。明人故多此惡習，而於俗本、坊本尤甚。

十一　古今奏雅

無撰人姓名　明末刊本　存卷六一册

此書余亦於來青閣得之。寫刻至精，首附圖八幅亦小巧玲瓏，雖尺幅而有尋丈之勢。惜僅殘存一卷。不知原書究有若干卷。馬隅卿先生亦曾藏有殘本一册。惜未記爲第幾卷。所選皆散曲。此第六卷，爲「黃鍾調」「越調」「雙調」三種，近九十頁。頗疑此書與怡春錦等爲同類，半選劇曲，半選清曲也。至多八卷而止，似不當更超此數。若全選清曲而有八卷之多，則誠足爲南曲選中之一巨帙矣。

十二　眉山秀

李玉撰　二卷四册　順治甲午刊本

李玄玉所著傳奇至多，今傳世者僅「一人永占」四種耳。此本題「一笠庵新編第七種傳奇」，

惜其他各種，未能一一發見也。書凡二卷，二十八齣，述蘇氏父子兄妹事。以今古奇觀之蘇小妹三難新郎一話本爲依據。明淸之際，傳奇作家每喜取材於「話本」，此亦其一種。惟所述情節較複雜，範圍亦較廣耳。首有順治甲午某氏序，序末署名已被剷去，但有「題於拂水山房」語，當卽錢謙益。此書，余得之來靑閣。中華書局曾有複印本，易名女才子。以其少見，復收之。玄玉傳奇，余更有千鍾祿，太平錢二種，皆傳鈔本。原刻本殆極少見。得此，甚自喜也。

十三　韓晉公芙蓉影傳奇　西冷長撰　明末刊本　二卷二冊

此是明末四夢盛行時代，佳人才子傳奇之一。述韓樵（晉公），與謝鵑娘相遇於道院芙蓉下，締訂姻緣，中經離散，終賴林太傅、盧侍御之維持，韓生得中狀元，與鵑娘團圓終老事。全書二卷，三十二齣，首附圖十二幅，作圓形，與一笠庵原刻本「一人永占」之圖相同，皆明末淸初流行之板式也。書殊罕見。余得之來靑閣。

十四　吳門忠孝傳淸忠譜　李玉撰　二卷二冊　順治間刊本

偶過中國書店，店某持淸忠譜二冊售余，余不論價，立攜之歸。曲藏中又多一種罕本矣。舊

爲李玄玉作，敘述周順昌事，而以顏佩韋等五人仗義就戮爲關節。今所演「五人義」即其事。首有吳偉業序。蓋作於淸初者。明代閹寺流毒最久，而以魏閹之禍爲尤酷且烈。東林諸賢，遭難之慘，過於漢之黨錮。士人無不切齒。崇禎初，客魏失敗，立有演其事爲傳奇小說者，如喜逢春等，均傳於世。玄玉此作非泛筆。題曰：「吳門嘯侶李玉元玉甫著，同里葉時章雉斐、畢魏萬後、朱皠素臣同編。」以其皆爲吳人，故獨以吳事爲題材。詞氣激昂，筆鋒如鐵，誠有以律呂作鋤奸之概，讀之，不禁唾壺敲缺。畢魏，向作畢萬俟，今乃知其名魏，字萬後，非萬俟，此亦重要之發現也。

十五　藍橋玉杵記

雲水道人撰　二卷四冊
萬歷丙午浣月軒刊本

末附：蓬瀛眞境　天台奇遇二劇

余於來靑閣收得明刊戲曲最多；戰後半載間，壽祺凡有所得必歸之余。戊寅秋日，壽祺電告余，收得明刊白綿紙本藍橋玉杵記，末並附雜劇二種。余立即驅車至來靑閣，細閱一過，愛不忍釋。此書爲楊之炯作，曲品列之下中品。題材爲習見之裴航遇仙事。曲白均庸腐。然諸家目錄，均未見有此書。蓋佚已四百年。一旦獲覩原刊本，誠堪自喜，何忍更剔瑕疵。所附插圖，豪放而

不粗率，猶有明初作風，不同於徽派諸名家所刊者。時正奇窘，然終以半月糧購得之。亟付裝潢，面目煥然若新刊。誠是明刻傳奇中之白眉，亦余曲藏中最可珍祕之一種矣。書刊於萬歷丙午（三十四年）首有斐仙郎全傳，劉仙君傳（樊夫人附，）裴眞妃傳、鐵拐先生傳、西王母傳，並有凡例。共二卷，三十七齣。凡例云；「本傳原屬霞侶祕授，撰自雲水高師。首重風化，兼寓玄銓。閱者齋心靜思，方得其旨。」又云：「本傳中多聖眞登場。演者須盛服端容，毋致輕褻。」明代士大夫曾有一時盛信仙道，以幻爲眞，屠隆，周履靖輩皆墮此障，莫能自拔，楊之炯蓋亦其中之一人。虎耘山人序云：「至若出入玄谷，吐咳丹硃，則煙霞之味，又在撫無絃者賞之。彼煙火塵襟，慾深天淺者，奚能作自觀耶？」蓋彼師徒輩入魔深矣！末附蓬瀛眞境一套，有曲無白，無排場，疑爲淸曲。又附天台奇遇則爲述劉阮事之雜劇也；諸曲自皆未著錄。

十六　文通

明朱荃宰撰　三十一卷八册
天啓丙寅泙漫堂刊本

此書得於來靑閣。以其無甚獨見。初不欲收。後念明人詩文評傳世者不多，姑留之。然欲攘之去者竟不止數人。可見此書之罕見。紹虞聞余得此書，亦自平馳函索讀。「是編考證經史子集制義兩藏文章源流體格。」體例略類史通。而多引明人語，偶有已見，亦殊凡庸，固不足以與語

「著作，」更不足與文心雕龍、史通比肩也。荃宰別有詩通、樂通、詞通、曲通，「鋤刻」公世。然諸家書目皆未載，當均未成書。荃宰字咸一、黃岡人。此書則刻於南京。末卷爲詮夢，亦摹擬劉勰文心雕龍之自序。

自序（節錄）

爰攷諸書之書，彙成文、詩、樂、曲、詞五編，皆以通名之。求以自通其不通也，匪敢通于人也。隨而言之：陳思品第，止及建安；士衡九變，通而無貶。吁嗟彥升，不成權輿。雕龍來挤駝之譏，流別竭捃撫之力。伯魯廣文恪之書，號稱明辨，自述而皆不本之經史。吳詳于文而略于詩，徐又遺曲。或飲水而忘其源，或拱木而棄其韡。世無經學，故無文學。未有通於經而棄於文者也。今不揣固陋，會通古今談經、訂史、說詩、言樂、審音之書，弁短取長，明法究變，尊是黜非。每編彙爲一通：每體彙爲一篇。文則經史子集，篇章句字假取援喻，條晰縷分，而殿以統說。詩自三百樂府古近，題例豔趣，聲音叫響，而弁以總論。樂左書右圖；詞曲右調左譜。經義憲章祖訓，起弊維新。

十七　螺冠子詠物詩

周履靖著　二十八卷　十二册
萬曆乙巳金陵書林葉如春刊本

螺冠子作錦箋記，最著於世。王國維曲錄初未知螺冠子何名。余得明刊本錦箋記乃知其爲周履靖之別署。履靖曾刻夷門廣牘，甚不易得。其中圖譜數種，刊印尤精。余在北平曾見殘本數十冊，因循失收，甚爲憾惜！又得其所刻巾箱本十六名姬詩，珍爲祕笈，不輕示人。茲復獲其詠物詩。版式同夷門廣牘，乃未收入廣牘中。古人無專以「詠物詩」成專集者。履靖此書所詠自天文至花卉雜物，無所不包，近二千首，可謂洋洋大觀。末附「詩餘」「詞餘」及酒歌，酒詠。詩詞皆不俗。淸人輯「詠物詩選」未錄履靖作隻字，殆未見此書也。

十八

唐宋諸賢絕妙詞選

黃玉林輯　十卷二册
萬歷甲寅　秦堣刊本

黃玉林絕妙詞選原分「唐宋諸賢」與「中興以來諸賢」二集。今所見於毛晉刊詞苑英華本外，罕覩他本。四部叢刊所影印者爲英華外之別一明刊本，所謂明翻宋本者是也。未知爲何人何時所刻，余見萬歷丙寅秦堣刊本於朱瑞軒許，卽叢刊所據之祖本也，以其價昂，未收。不數日，乃於來靑閣得之，價已大削。雖僅爲「唐宋諸賢」一集，未獲全璧，亦自得意。首有茹天成一序，四部叢刊本已奪去。殆坊賈有意取下，以欺藏家，冒爲明初本者。茲錄茹序於下，以證刊刻源流。

重刻絕妙詞選引

自漢武立樂府官采詩，以四方之聲，合八音之調，而樂府之名所由始。歷世以來，作者不乏。上追三代，下逮六朝，凡歌詞可以被之管弦者，通謂之樂府。至唐人作長短詞，迺古樂府之濫觴也。太白倡之，仲初、樂天繼之。及宋之名流，益以詞爲尚。如東坡、少游輩，才情俊逸，籍籍人口，往往象題措語，不失樂府之遺意。然多散在各家之集。求其彙而傳之者，惟玉林黃叔暘所選爲備。自盛唐迄宋宣和間爲十卷，自宋中興以後，又爲十卷。凡七百餘年，得人二百三十，詞千三百五十。詞家之精英，可謂盡富盡美矣。蓋玉林乃泉石清士，尤長於詞，爲當時名家所賞。觀其附錄三十八篇，雋語秀發，風流蘊藉，則其選可知矣。余友本嬰秦太學堣，夙好古雅，每見其鼻祖少游詞章，輒諷玩不休。今得是編，頗愜其嚮往之初心。既樂多詞之妙麗，又慨舊刻之舛譌，遂詳校而重梓之。余重玉林之詞，嘉本嬰之志，因綴數語，以引其端。萬歷歲在閼逢攝提格（甲寅）仲春上浣之吉，河內茹天成懋集甫書。

十九　詩經類考

明沈萬鈳輯　萬歷己酉刊本　三十卷十二册（存十一册）

此殘本詩經類考，得於中國書店，闕第二十七及第二十八兩卷。石麒以其殘也，未加重視。余嘗搜集宋元以來說詩之書近三百種，「八一三」之變，大都蕩爲寒烟。本無意於復收此書。以其

辭，且明人說詩之作本不多，故遂收得之。在明人著述中，此書編例，實甚謹嚴。蓋詩考之長篇也。凡例云：「是編祗屬叢記。斬無漏，未斬訂定。故自經傳子史，以至稗編瑣錄，靡不該收。蓋宇宙間事未可執一。將以資詳說，反之約也。」第一卷爲古今論詩考，第二卷爲逸詩考；第三卷以下爲音韻，天文，時令，地理，列國，人物，宗族，官制，飲食，服飾，宮室，器具，珍寶，禮樂、井田，封建，賦役，刑獄，兵制，四夷，禽蟲，草木諸考；第二十六卷以下則爲國風，大小雅及三頌異同考；第三十卷爲羣書字異考。所錄甚富；凡萬歷以上之著述，殆無不兼收併蓄之。逸詩考一卷，搜採亦甚備；且亦擇取甚愼，不似他明人之隨意選載「白帝子」等之僞詩入書也。

二十　唐堂樂府

清黃兆森著　康熙丙申刊本　不分卷二册

余十餘年前獲得石牧忠孝福傳奇，未加重視。惟盼能得其所著四才子。然終不可得。眞州吳氏藏書散出，爲王富晉所購，待時索價，價奇昂。中有四才子之二（鬱輪袍夢揚州），裝一函。余狂喜，不惜重値購之。後至蘇州訪吳瞿安先生，欲借其藏本，鈔補飲中仙及藍橋驛二種。但吳先生殊珍惜此書，頗有吝色。遂不再談及抄補事。七年前在北平，坊賈以忠孝福及四才子半部求

售。仍只有鬱輪袍等二種。遂退還之。前日偶至來青閣閒坐。壽祺告余，新收得居堂樂府一部。亟取閱之，即石牧所著忠孝福及四才子之全部也。久求不獲者，乃忽於無意中獲之。一書之得，誠非易也！首並有序，知刻於康熙丙申。（五十五年1716）石牧生平，藉此以知之者不少。而居堂樂府之名至此始發現。可見「研究」較專門之學問，板本之考究，仍不能忽視。彼輕視「板本」者，其失蓋與專尊「板本」者同。總之，博聞多見，乃為學者必不可忽者也。

二十一　元名家詩集

明潘是仁編　萬歷四十三年刊本　存二十八家一百十七卷十六冊

一・元遺山詩集十卷（好問）
二・劉靜修詩集三卷（因）
三・陳笏齊詩集六卷（孚）
四・貫酸齋詩集二卷（雲石）
五・困學齋詩集二卷（鮮于樞）
六・松雪齋詩集七卷（趙孟頫）
七・吳草廬詩集六卷（澄）
八・盧含雪詩集三卷（亘）
九・馬西如詩集三卷（祖常）
一〇・范錦江詩集五卷（梈）
一一・楊浦城詩集四卷（載）
一二・虞邵菴詩集七卷（集）
一三・揭秋宜詩集五卷（傒斯）
一四・王柏菴詩集二卷（士熙）

一五・薛象峯詩集二卷（漢）

以上元初

（元末諸名公姓氏爵里）

一六・薩天錫詩集八卷（都剌）

一七・張外史詩集六卷（雨）

一八・陳荔溪詩集三卷（旅）

一九・貢南湖詩集七卷（性之）

二〇・楊鐵崖古樂府三卷（維楨）

二一・傅玉樓詩集四卷（若金）

二二・柳初陽詩集三卷（貫）

二三・張蛻菴詩集四卷（翥）

二四・泰顧北詩集一卷（不花）

二五・李五峯詩集二卷（孝先）

二六・余竹窗詩集二卷（闕）

二七・貢玩齋詩集三卷（師泰）

二八・成柳莊詩集四卷（廷珪）

（下闕六家）

此書余得之來靑閣，由合肥李氏散出。余所得李氏書，以此種爲最罕見。余究心元劇，因傍搜及於元人著述；惜限於力，所得不多。故得此書，殊感喜慰。此書本名宋元名家詩集；凡錄北宋十七家（內五家未刻），南宋二十家（內六家未刻），元初二十一家（內五家未刻），元末十九家。今此本於南北宋諸家全闕，於元初諸家中，僅闕釋淸珙溫石屋集一家；於元末諸家中則闕倪瓚、陸景龍、迺賢、丁鶴年、龍從雲、鄭允端六家。以其罕見，雖爲殘本，亦亟收之。宋人

集合刊者至多，自陳思、陳起而下，無慮七八家，而合刊元人集者，則於汲古閣元十家集，元四家集外，他無聞焉。元詩選所據諸集，今不知能有十之七八存世否？故此雖僅寥寥二十八家，而余亦甚珍視之。惟潘氏究未脫明人習氣，未言各家集所據之本，且每與原集相出入；若陳旅集，此本僅有詩三十七首，實則四庫著錄之安雅堂集，詩凡三百二十八首，此僅十之一耳。疑罕見諸家，仍是從諸選本彙輯錄入。潘氏實未睹原本也。

二十二　午夢堂集　葉紹袁輯　明崇禎丙子刊本

一・鸝吹集二卷鸝吹附集（沈宜修撰）
二・百閟遺草一卷（葉世偁撰）
三・愁言芳雪軒遺集一卷（葉紈紈撰）
四・窈聞一卷（葉紹袁撰）
五・續窈聞一卷（葉紹袁撰）
六・返生香（疏香閣遺集）（葉小鸞撰）
七・鴛鴦夢（葉小紈撰）
八・伊人思（沈宜修輯）
九・梅花詩（沈宜修撰）
一〇・屺雁哀（葉世佺等作）
一一・秦齋怨（葉紹袁撰）
一二・彤奩續些二卷（沈紉蘭等撰）

此書近人葉德輝有翻刻本；惟印本至劣，大失原刻精神。余十五年前曾見原本一部，刊印極

精。惜當時失收，至今耿耿！頃以低値獲此，足慰夙願。葉刻本凡十四種，尙有靈簽及瓊花鏡二種，爲此刻所無。羅氏續彙刻書目所收，則僅八種。疑當時所刻，原無定本，隨刻隨增，故種數多寡，每本不同，非不全也。頃見日本某家書目，載此書細目，亦僅有十二種也。

二十三　佛祖統紀

宋志磐撰　五十四卷十册
萬歷甲寅刊本

宋明單刊佛經，不多見。余前在北平，得宋至明初有圖單刊本經近五百本，最爲鉅觀。然以民間流行之心經、陀羅尼經、觀音經普門品及金剛經爲最多。無關「佛學，」更少禪宗之著作。合肥李氏書於夏間散出，悉爲漢文淵所得，余初不知。偶於一夕，過來靑閣，遇姚石子先生。且談且翻閱案上新收書。中有明刊午夢堂集、古逸民史，潘是仁刊元人詩集等，余皆欲得之。復有佛書一堆，皆明刊禪學著作，，余初不加注意。偶一翻檢，覺刻本甚精，便囑壽祺留下。議價妥後，抱書而囘。禪宗正脈、禪林僧寶傳，皆爲寫刻本，吳郡法乘則爲舊鈔本。明日，過漢文淵，所得書已售去過半。但余仍得佛祖統紀及閱藏知津等。閱藏知津雖闕末册，而每册皆有助刊人姓名，洵是原刊本。余甚珍之。佛祖統紀破蛀不堪，但實爲諸書中之白眉。壽祺云：此批書中，「小部頭」最精者皆已爲余得。他若明刊資治通鑑、文選等鉅帙，則余力不能收，卽收得亦無餘地

可藏也。高麗舊鈔本東國文獻備考一百冊，則爲葉揆初先生所得。

二十四　經濟類編

明馮琦編　一百卷一百冊
萬歷三十二年刊本

經濟類編仿藝文類聚等書例，分總類二十，（自帝王類至雜言類，）細目三百餘，約三百萬言，自諸子百家以下，幾無書不採，而尤着意於經濟之言，故錄載奏疏特多，實爲後來諸「經世文編」之祖。體例集若「類書」，而實非「類書」；蓋每錄全文，不若諸類書之條文瑣碎也。陳元慓於萬歷時，輯經濟文輯，陳子龍於明末輯皇明經世文編，即仿其意。而子龍之書尤難得。

二十五　古詩類苑

明張子象編　一百三十卷五十八冊
萬歷間刊本

「是編首自上古，下迄陳隋，一枝片玉，搜括無遺」。（凡例）實全上古漢魏六朝詩之一總集也而以類。爲主，不以時世爲次。蓋變馮氏詩紀之例者。其與詩紀不同者，惟兼收兩京以後箴銘頌贊，於漢晉六朝之「樂府」，則「依郭茂倩舊次，彙爲一部」，不復分類。其分類之部門，略依藝文類聚、初學記各類書，而微加詳悉。於各類書、小說、列仙傳、眞誥所載之詩，亦均錄入。既有詩紀，此等書似可不備。但當時編輯之意，當是便於士子涉獵之用。余以其罕見且廉，

故收之。

二十六　古逸民史

明陳繼儒輯　吳懷謙校
萬歷戊戌刊本　二十二卷六册一函

眉公著述，余所得頗多；見者亦不少。惟大抵皆明季坊賈妄冒其名，或挖去作者姓氏，補印眉公名里，以資速售耳。「古逸民史」確爲眉公所著之一。寶顏堂祕笈未收，傳本甚罕見。眉公著此書，實有所感。彼蓋自託於「逸民」之列，正是做「山人」之張本也。所謂「逸民」類多有託而逃。其末數卷所錄諸宋末「逸民」，皆義人志士也。眉公果何所託而「逃」乎？明人曾有嘲「山人」詩、曲，蓋正指眉公輩而言。惟眉公雖優游林下，享名甚盛，卻非專事「飛來飛去宰相衙」者流。其殫心撰述，主持風雅，亦未可加以蔑視也。

二十七　東谷遺稿

湯胤勣撰　十三卷二册
成化十四年刊本

余既得李氏書若干種於來青閣，復數過漢文淵，得經濟類編等書。偶見案上有東谷遺稿，爲成化黑口本，價至廉，卻無人顧問。余以其附「詞」，且平易淺近類口語，甚喜之，即攜之歸。作者爲湯胤勣，明初功臣湯和裔，死於王事，蓋武臣而能文事者。詩不甚佳，詞具別致。余正輯明

人詞，故亟收得之。

二十八　農政全書

余前在北平，渴欲獲得徐光啓原刊本農政全書。數與書賈言之，均未有此書。後見邃雅齋架上有之，詢價，乃奇昂。以絀於資，未及購。轉瞬間，書已他售。爲之懊喪者久之。由平至滬，仍以此書訪詢各肆，或言前曾售過，今未見。或以淸代翻版者見示。前數月合肥李氏書散出，余見其目，有此書。詢之林子厚，知爲原版，但已售之富晉書社。立追蹤至富晉處，卒獲得之。十年求之不遇，而遇之一旦，殊自喜。書紙蛀甚，然尚可讀。明末初得泰西機械法，介紹甚力，余旣獲王徵奇器圖說等數種，故於此書尤着意訪求。不僅有關西學東漸之文獻，且於版畫研究上亦一要籍也。

二十九　鳴沙石室祕錄

羅振玉編　不分卷一册
淸末國粹學報社鉛印本

此是最早之敦煌文書目錄。惜所據僅爲伯希和所見所知之若干種耳。

三十　敦煌石室真蹟錄

王仁俊編　五卷三册
清宣統元年石印本

此書亦爲敦煌書目，所據亦爲伯希和所攜來及所憶及者。甲卷上載石刻拓本三種。以後各卷亦多錄原文。惟王序未及羅振玉，羅氏諸書亦未一及王氏，不知何故。當敦煌石室發現消息由伯希和傳出時，仁俊正任學部編譯圖書局副局長。傳錄敦煌寫本，當以王氏爲最早。而其名爲羅氏所掩，今知之者罕矣。而此書亦不甚易得。誠有幸有不幸也！

三十一　文始真經（關尹子）

宋拖一子陳顯微注　三卷一册
明萬歷二十一年刊本

連日細雨絲絲，大有春意。頗思閒肆，因而阻興。下午四時，借校中汽車，至開明書店一行，隨轉赴中國書店，遇楊壽祺及平賈數人在彼閒談。得唐賡虞死耗，爲之愕然！唐爲經手買得牛部清常道人校本雜劇者。幾成交而爲孫某所得。因此一轉手，遂多費不少交涉與金錢。唐在滬設聽濤山房，頗可交。不意其竟死於蘇州。壽祺談購李氏書事頗久。此次轉售諸籍頗得利。並知有石倉明詩選四集爲平賈所得，殊可惜！桌上有文始眞經一册，因其爲明代單刊本，購之。關尹子初僅道藏有之，後收入湖北崇文書局百子全書中。此爲拖一子註本，頗罕見。

三十二　麗則遺音

元楊維楨撰六册
明汲古閣刊本

此爲鐵崖賦集；汲古閣附刊於鐵崖古樂府後。前數日下午，於中國書店遇姚石子先生，同檢堆於桌上亂書。較可注意者，有鐵崖樂府、復古詩集及此書，並爲汲古閣刊本。且均初印者。余思得之而未言。惟囑其留下麗則遺音。石子當時亦未言欲得之。明日再過，則肆中人言，「古樂府」及「復古詩集」已爲石子購去。惜此麗則遺音因余一言，未能「璧合」。他日或當移贈石子，以成「完」書也。

三十三　輟耕錄

元陶宗儀撰　三十卷四册
明玉蘭草堂刊本

輟耕錄爲余常引用之書，然初收者卻爲鉛印本及汲古閣刊本。後復得玉蘭草堂初印本殘帙二册。迨四部叢刊影元本出，諸本似皆可廢。武進陶氏之影元刊本，亦已不足重視。今春過中國書店，覩一玉蘭草堂刊本全帙，首附秋江送別圖，爲堵文明所繪，並有貝瓊、趙俶、錢宰、牛諒、詹同、周子諒、張孟兼、王澤、富禮及宋濂諸人送陶九成東歸詩，貝瓊並有序。蓋宗儀於洪武六年被薦至南京，以疾辭歸。諸人喜其歸而惜其別，乃追祖於龍江之上。「而文明工繪事，因寫而

爲圖。視其艤舟於岸者，行人欲發而未發也。引騎或前或卻者賓客之咸集也。波濤洶湧，雲山慘淡。相與置酒勞勞亭上。俯仰金陵之景無窮，而古今之離思亦無窮也」。諸詩及圖爲各本所無。我所見玉蘭草堂本無慮五六部，亦均無之。余正搜集版畫，觀其圖窈遠有深趣，因亟收得之。某君意亦甚欲，但卒爲余先得矣。此本別有萬歷甲辰王圻重修序。然此圖卻非圻所增入。蓋東歸詩頁下仍均有「玉蘭草堂」四字。同時並於文匯得萬歷戊寅徐球刊本，亦精。

三十四　孟蘭夢

清嚴保庸撰　不分卷一冊
道光間刊本

余集清劇，編爲清人雜劇初二集行世。「三集」因故迄未續印。孟蘭夢亦爲三四集中擬收之劇。柳翼謀先生曾以國學圖書館所藏傳鈔本影印。其實此劇本有嚴氏原刊本。余得此原刊於中國書店，末並附曲譜。殊得意。惟因末闕數頁，擬借程守中先生藏本抄補，故至今尚未裝潢成冊。

三十五　宋元名人詞十六家

舊鈔本　四冊

宋元人詞自彊村叢書出，罕傳之作已少。友人趙萬里先生及周泳先君並有補輯。大凡傳世之詞集，殆無不被收入此三書中。然舊本亦自可貴。十年前，繆筱珊鈔本典雅詞散出，價甚廉。余

思得之，而未果。後歸北平圖書館。頃於聽濤山房得舊鈔本宋元名人詞十六家。（張綱華陽詞，高登東溪詞，朱雍梅詞，朱熹晦庵詞，吳儆竹洲詞，許棐梅屋詩餘，歐良撫掌詞，文天祥文山樂府，趙聞禮釣月詞，朱淑眞斷腸詞，歐陽徹飄然詞，趙孟頫松雪齋詞，劉因樵庵詞，薩都剌雁門詞，倪瓚雲林詞，陶宗儀南村詞）十年前，此十餘家皆祕笈也，足補毛氏六十一家詞。今則皆行世矣。此書每冊皆有陳仲魚印，爲坊賈僞託，然鈔本甚舊，至晚亦在道咸中。惜未知校輯者何人耳。

三十六　思玄集　明桑悅撰　萬歷間刊本　十六卷八冊

桑悅爲明中葉一奇人。詩詞作風均大膽，闢李贄，徐渭一途風氣。集甚罕見。此本余得之來青閣，爲萬歷徐威所註。然其註不詳。於「詞」則不加隻字註釋。每卷下，又題：「後學翁憲祥選」，疑非全本。恨未得原刊本一校之。

三十七　新刻魏仲雪先生評點琵琶記　上虞魏浣初批評　李裔蕃註釋　二卷一冊　明末刊本

此爲明淸之間寫刊本；魏仲雪當亦爲其時人。北平圖書館藏有一本，余嘗從之借印數圖。此

本正文不闕，圖則奪去。某賈從杭州回，因某先生之介，以此書歸余。末有萬里題云：「民國元年六月十八號，同樂之、申甫遊永定門。途經琉璃廠，於舊書攤上，以銅元八枚易之」。蓋陳萬里先生手筆也。萬里寓杭，其藏書當盡燬於劫。余於此書外，並得其所藏內府鈔本曲數種。

三十八　謝禹銘五刻

明謝鏞輯　存二種一册
天啓乙亥刊本

謝氏輯陰符、鬼谷、黃石、武侯、青田五家書刻之，故名「五刻」。皆兵家言也。「天時地利，將將將兵，大略具諸書中」。謝氏蓋有志於「請纓」者。此書僅存二種，黃帝玉訣陰符經及鬼谷子；余得於中國書店。明刻本諸子，甚可矜貴，余銳意欲多收之。於劫中見者多，失收亦多。及今挽救，已似亡羊補牢矣。

三十九　新刻皇明開運輯略武功名臣英烈傳

明未知撰者　六卷
十二册　萬歷間刊本

皇明英烈傳刻本甚多。余有萬歷刊徐渭重訂本，有通行本；內容均互異。今得此書，則又多一種矣。沈氏萃芬閣書散出。為余所最欲得者為萬歷版異夢記及此書。異夢記議價未妥，已為平賈所得。此書則終歸余有。明刊傳奇尚時時可見，惟小說則絕少。故亟收之。萃芬閣書目列此書

於「史」部，且註爲嘉靖刊本，實則爲萬歷間所刻。其插圖形式，大類羅懋登三寶太監下西洋記及周曰校本三國志演義，自是同時代之產物也。英烈傳在淸代爲一禁書，不知所禁者爲何本。此書遇廟諱皆抬頭，述元人處則皆曰「胡」或「虜」。所禁或卽此本也。作者未知何人。但可信爲一最早之祖本。相傳武定侯郭勳作此傳以彰其先世郭英之功績。有人更作眞英烈傳以糾之。眞英烈傳今不傳。今所傳諸英烈傳，文字雖不同，而事跡則大致相類。此亦可證其爲同出一源。

四十　啟儁類函

明俞安期纂　萬歷間刊本　一百卷三十二冊

俞安期纂輯三類函；余先得詩儁類函及唐類函。唐類函庋於東區，燬於此劫，復於劫中得一部。獨闕啟儁類函。詩儁類函及唐類函皆不足重視，惟啟儁類函則搜集啟札甚富，頗有資料。余求之十餘年未得。頃過中國書店，見案下有亂書一堆，爲朱惠泉物，中有此書。蓋某書賈曾購之，以其闕佚不全，復退回者。余乃收得之。所闕僅末數卷。明人啟札集至多；以升庵、禹金二書爲最流行。惟究以此書收明人作最多。（禹金所收均古作）。

四十一　西學凡

明艾儒略答述　天啟癸亥刊本　不分卷一冊

此書題西海耶穌會士艾儒略答述；與三山論學紀合訂為一冊，版式亦同。蓋天啓時杭州單刊本，非天學初函之零種也。西學凡敍述十七世紀時歐洲學術之大凡；三山論學紀則記艾儒略與葉向高問答語，宣傳耶教之作也。論學紀首有扉頁，題「武林天主堂重梓」，「同會陽瑪諾、費奇規、費樂德訂，值會陽瑪諾准，杭州范中，錢塘舒芳懋較」，皆西學西教東漸之重要文獻也。

四十二　程氏墨苑

明程大約撰　六卷十二冊
萬歷間彩印本

此「國寶」也！人間恐無第二本。余慕之十餘年，未敢作購藏想。不意於劫中竟歸余有，誠奇緣也！初，徐森玉先生告余，陶蘭泉先生處，有彩色印程氏墨苑。余將信將疑。於孝慈處，曾覩墨苑二十八宿圖，符篆皆為硃色，意此卽為彩印本。時正從事版畫史，欲一決此疑。乃以森玉之介，訪蘭泉先生於天津。細閱此書竟日，錄目而歸。曾語蘭泉先生：他書皆可售，此書於版刻史上，美術史上大有關係，不宜售。後蘭泉遷居滬上，藏書幾盡散出。余意此書亦必他售矣。秋間，至友某君來滬，遇蘭泉，余懇其詢及此書。竟尚在。時余方歸「曲」於國庫，囊有餘金，乃以某君之介，收得此書。書至之日，燦燦有光，矜貴之極。曾集同好數人展玩至夕。復細細與他本墨苑相校，其中異同處甚多。施彩色者近五十幅。多半為四色、五色印者。今所知之彩色木版

畫，當以此書爲嚆矢。元明之交，我國受歐洲中世紀手鈔本的影響，一時盛行金碧鈔本。今存者尙多。嘉靖間，宮妃布施經藏，亦每施以彩繪。惟皆於版畫上手繪金彩。無以彩色施之版上者。此書各彩圖，皆以顏色塗漬於刻版上，然後印出；雖一版而具數色。後來諸彩色套印本，蓋即從此變化而出。墨苑後印諸本則皆漬墨，不復能加彩色矣。我人談及彩色套版，每不知其起源於何時。得此書，則此疑可決矣。

頃閱日本尊經閣文庫漢籍分類目錄，知閣中亦藏有彩色墨苑一部。則當時彩印之本必不止一二部也。

四十三　李卓吾評傳奇五種　十卷十冊　萬曆間刊本

此書亦陶蘭泉先生所藏，與彩印程氏墨苑同歸於余。余方斥售明刊傳奇數十種，乃復收此，結習難忘，自嘆，亦復自笑也。此五種傳奇爲：浣紗記、金印記、繡襦記、香囊記及鳴鳳記。其中金印、鳴鳳，香囊三記尤罕見。圖版精良，觸手若新。浣紗記首有三刻五種傳奇總評，甚關重要。初刻或爲荊劉拜殺及琵琶，二刻當爲幽閨、玉合、繡襦、紅拂、明珠。合之，凡十五種。荊記尙有傳本。劉拜殺則不可得而見矣。頗疑李卓吾祗評琵琶、玉合、紅拂數種。其後初刻，二

刻、三刻云云，皆爲葉晝所僞作，故合刻數種，殆皆爲翻印本。不細校，不知原刻之精美也。

三刻五種傳奇總評

浣紗尙矣！匪獨工而已也，且入自然之境，斷稱作手無疑。若金印、若香囊，俱書生之技，學究之能，去詞人遠矣。可喜者錦箋一傳，組局既工，塡詞亦美。雖未入元人之室，亦已升梁君之堂，近來一作家也。如鳴鳳，原出學究之手。曲白儘佳，不脫書生習氣。而大結構處極爲龐雜無倫，可恨也。噫，安得荊劉拜殺而與之言傳奇也哉！安得荊劉拜殺而與之言傳奇也哉！不獨傳奇已也。若至今日，詩文舉子業皆不可言矣。奈何奈何！付之長嘆而已矣！　禿翁

四十四　快書

明閔景賢輯刊　天啓丙寅刊本　五十種五十册

此書余曾讀於巴黎國家圖書館。在諸明人雜輯叢著中，此書體例，尙稱謹嚴。雖多巧立名目，而尙注出原書名稱，並注明是刪本或元本。殊非小窗四紀諸書採雜纂言者之同類。頃於文匯書局見一部，乃收得之。價甚昂。別有廣快書五十種，爲何偉然所纂，惜未得見。明末人最善於談花評酒，窮奢極欲於生活上之享受，純是「世紀末」之病態。余本有意於研究此一時代，故每喜搜羅此類書。

四十五　渭南文集

宋陸游撰　五十卷十六册
明末汲古閣刊本

汲古閣刊放翁全集，非難得之書。惟所見每為後印本。余十年前曾得初印本劍南詩藁，並附南唐書、齋居紀事、家世舊聞等。但闕渭南文集及老學庵筆記。月前，於文匯書局覩渭南文集一部。亦為初印本，亟收之。然仍闕老學庵筆記。一書之全，其難如此，誠非以書為賞玩之資者所能理會也。放翁有心人也，生當南北宋之際，身經中原陸沈之痛，見朝廷上下，宴安嬉樂，若自甘於小朝廷之局面者，愁然憂傷，見之詩文。回天無力，呼籲誰聞。屈子孤吟，賈生痛哭，其心苦矣！臨終時，猶有恢復之念，乃有「家祭無忘告乃翁」語，傷矣傷矣！，其心何日忘中原也！豈知小朝廷飲鴆自娛，日陷日深，竟至復有「胡馬渡江，翠華浮海」之變。放翁死不瞑目矣！余幼時卽喜誦放翁詩，今置「全集」案頭，幾日日快讀數十百首。每不覺悲從中來，淚涔涔下，漬透紙背。然念今時局面，决非昔比，則又自壯！

四十六　大明一統志

明李賢等輯　九十卷五十册
萬歷間萬壽堂刊本

此書有明天順及弘治二刊本，價奇昂。此為萬歷間金陵坊賈所刻；其印時則已入清，故凡「

大明」二字均挖改爲「天下」二字，書名亦作天下一統志。故價甚廉。余得於朱瑞軒處。明代一統志修於天順時，撰者爲李賢諸人。乃直至萬歷間尙未重修，仍沿用舊本，至可詫怪。若淸一統志則一修於乾隆，再修於嘉慶。於斯可見明廷官吏之不知留心時務與經世之術。地理之不知，方位之不明，風俗人情之不了解，何能談「政治」之設施乎？

四十七　中晚唐十三家集

劉云份輯　十六卷
附八劉詩集八卷　八冊明末刊本

劉云份初輯八劉詩集（劉叉、劉商、劉言史、劉得仁、劉駕、劉滄、劉兼、劉威）因得中晚唐人集不少，復輯十三家爲一集；（姚合、周賀、戎昱、唐球、沈亞之、儲嗣宗，曹鄴、姚鵠、邵謁、韓偓、林寬、孟貫、伍喬）蓋有得卽刊也。所據原本，均未甚佳。蔣孝於嘉靖中刊中唐人詩十二家，此無一家與之重複；唐詩紀僅刊「初」「盛」，未及「中」「晚」。云份此刊或意在補闕歟？

四十八　唐宮閨詩

劉云份輯　二卷二冊
明末刊本

此書一題「唐人遺詠」女才子詩，余得於文匯。離余得中晚唐十三家集，不及一月也。劉云

份序云：「近輯中晚唐人詩，遍閱諸集。念此簾幙中人，蘭靜蕙弱，何能搦數寸之管，與文章之士競長門工。彼其微思別致，託物寄情，婉約可風，精神凝注，亦與白首沈吟者輝耀後世，可謂卓絕矣。忍際諸選家取此遺彼，令其珠明花豔，顧淪沒於書蟲竹蠹間乎？爰從讐定之次，廣羅而全錄之。取其品行端潔者列爲上卷正集；若夫敗度踰閑者列爲下卷外集」。唐宮閨詩無單刊者，胡震亨唐音統籤「庚籤」有宮閨詩九卷，然未刊。流傳於世者亦僅薛濤，魚玄機詩集耳。此書所輯雖遺漏尚多，然實爲輯全唐女子詩之椎輪也。

四十九　譜雙

明未知撰人　不分卷一册
正德刊欣賞編本

沈氏萃芬閣書散出，某肆得元十家集、升菴詞品及正德本欣賞編，求售於余，價甚廉。余囑其留下。明日過之，已悉爲他人所得。余尤喜欣賞編。爲之懊喪不置。一月後，託中國書店於杭州某肆收得譜雙一册，蓋欣賞編中之零種也。具人物圖，且有生動之趣者，欣賞編中亦僅有此種。得此，可不備全書矣。余於書，本不作收藏想，祗視爲取材之資而已。似此類書，本不必求全也。

五十　欣賞修真

明未知撰人　不分卷一册
明刊本

得譜雙後，復得欣賞修眞，同一版式，蓋亦欣賞編中之一種。首有「長興王氏詒莊樓藏」印。惟余見欣賞編總目，卻無此種。蓋在「續編」中也。惟「欣賞續編」爲萬歷間茅一相集，而此書則似爲正德刊本，不知何故。疑沈杰之欣賞編原有「續編」而今未見也。

五十一　集樂府先春

精選點板崑調十部　陳繼儒選　三卷一册
萬歷徽郡謝少連校刊本

明刊散曲傳世者甚罕，南曲選尤不易得。余十年前得天一閣舊藏新編南九宮詞於乃乾許，曾詫爲不世之遇。後又鈔得吳瞿安先生藏本南詞韻選，及情籟，北平圖書館藏本三徑閒題，某氏藏本詞林白雪。以重價購得南北詞廣韻選及吳歈萃雅、彩筆情詞、吳騷集、吳騷二集、吳騷合編、怡春錦、詞林逸響、太霞新奏、初印本南北宮詞紀等書。（又於斐雲處見南音三籟，惜未錄副）戰時，又於來青閣得樂府名詞及殘本古今奏雅。收藏此類書者，恐以余爲最多。然南九宮詞於翻印後即轉讓於北平圖書館，南北詞廣韻選、樂府名詞及古今奏雅三書最近亦於錄副後，歸諸國家。南詞韻選則於南下後遍覓未獲，不知何時失去。存者僅寥寥數種。收書之興，爲之頓減。然頃

於無意間乃復獲得樂府先春一册，頓使黯然減色之「曲庫」爲之絢爛生光輝。余本有志於編刊明曲，獲此，得助不少。初，余於課餘偶過中國書店，遇性堯，立談甚久。夜色蒼茫，燈火逐漸四現，正欲歸去，抱經堂主人朱瑞祥忽攜數册破書來，要郭石麒鑒閱。余久不與之交易，姑問有何好書。彼云：新從杭州收得此數種。略一翻閱，赫然有樂府先春在。首附插圖八幅，爲黃應光所鐫，圖中人物，古樸類唐畫。書分三卷，首卷有套數二十，上卷有套數六十五，下卷有套數五十七。題松江陳眉公選，其刊刻年代當與吳騷集約同時。（萬歷四十年左右）余得之，不忍釋手。詢價。索金五十。立即收得，不復躊躇觀望，蓋一失之，即不可復得也。方斥售「曲庫」中物大半，精本盡去，不意乃復得此，誠自喜！中有俞羨長、姜鳳阿、鄭翰卿、朱射皮、李復初等十餘家曲，皆他處所未見者。抱書而歸，滿腔喜悅，不復顧及餐時已過，飢腸碌碌矣。

五十二　彙雅前集　明張萱編　二十卷　存一——二、五——七、十一——十五、共六册　萬歷丙午刊本

此殘本彙雅前集，余得於石麒許。余所藏北雅，爲張孟奇刻。初不知張孟奇爲何人。今見此書，乃知孟奇即張萱。萱爲回教徒，居南京，刻書甚多。所謂清眞館本雲笈七籤，即其所刻。此書萱自序，亦正署「題於金台之清眞館」。萱又著疑耀七卷，重編文淵閣書目爲內閣藏書目錄八

卷。蓋亦好事之徒。此書以爾雅為綱，而以廣雅、小爾雅、方言、釋名諸書，彙於爾雅之下。又以埤雅爾雅翼彙為「後編」，今未見。宣自序謂：「余為字觽，計非十年不敢出以示人。然一出當令古今字書皆廢」。而以此書先之。字觽未知曾成書否？而此書則實為「前無古人」之作也。

五十三　至大重修宣和博古圖

宋王黼等撰　存第一、二及十五、十六卷二冊　元至大間刊本

宣和博古圖流行於世者為萬歷戊子泊如齋刊本。乾隆間黃晟得其版，合考古圖及古玉圖稱三古圖。余於劫中，得泊如齋初印本博古圖於來青閣。壽祺云：蘇店尚有元版博古圖殘本。余促其郵來。不數日，書至。雖僅四卷，余亦收之。以元版圖今已不多見也。此書卷帙甚大。每半頁八行，每行十七字。每圖悉註依元樣製，減小樣製等字。明人諸刻，均削去之。蘊其原器之眞面目矣。諸家書目間載此書，而每為殘本，罕有全者。

五十四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

楊齊賢集註　蕭士贇補註二十五卷六冊　明萬歷間許自昌刊本

許自昌曾刊太平廣記，不易得，又撰水滸記，演唱者至今不衰。余久欲得其所刊李杜集。雖不難得，卻一時未遇。頃在上海書林朱瑞軒架上，見有李集，且價甚廉，乃收之。不知杜集何時

可以收得。

五十五　古今名公百花鼓吹

唐詩五卷　宋元明梅花鼓吹二卷　梅花百詠八種　又牡丹百詠一卷　二冊
萬曆戊申梁溪九松居士（王化醇）尊生齋刊本

抱經堂從杭州攜來一批書，余得萬曆版樂府先春，爲其中白眉。數日後，至中國書店，又在亂書堆中，獲見百花鼓吹及淸人某氏之百花詞話，亦爲抱經堂物，聞已售之北平文殿閣。余渴欲得百花鼓吹，卽取歸。明日再過之，則百花詞話已爲程守中先生所得。余方斥去萬歷楊氏原刊本之唐詩豔逸品，乃忽發興欲得此書，思之，不禁自笑其多事。然豔逸品尙有朱墨刊本可得，百花鼓吹則絕罕見，且所附之宋元明「名家梅花鼓吹」二卷及梅花百詠等尤多不易得見之詩篇。梅花百詠傳世者向僅中峯禪師及馮子振撰二種，夷門廣牘中則僅有馮作及周履靖之和作。阮元四庫未收書目提要有梅花百詠一卷，爲元韋德珪撰。今此書於中峯、子振、德珪所作外，別有王達善、于謙、周正及無名氏幾種，且附張豫源之牡丹百詠，故必欲得之。此類書雖無甚大意義，然亦元明文學資料之一種，不宜聽其淪落也。

五十六　鴛鴦棒

明范文若撰　二卷二冊
崇禎刊本

荀鴨撰博山堂三種曲有原刊本，附北曲譜，二十年前，余曾見一全書於受古書店。後爲涵芬樓所得。「一二八」之役，與樓同燼。每曲皆附圖，作圓形，甚精緻。劫中，先得北曲譜四册於來靑閣，價甚昂。頃又得鴛鴦棒一種，末亦附北曲譜。惜圖奪。余所藏玉夏齋傳奇十種中有荀鴨二劇，（鴛鴦棒與花筵賺）獨闕夢花酣。荀鴨作傳奇甚多；今所知者尚有倩畫姻、勘皮靴、金明池、花眉旦、雌雄旦、歡喜寃家、生死夫妻等，皆稿本未刊，僅見數曲於南詞新譜。（玉夏齋本鴛鴦棒，實即用博山堂舊版刷印者）。

五十七　籌海圖編

明胡宗憲編輯　十三卷六册
天啓甲子刊本

此書翻印本甚多，均不佳。此本爲天啓刊白皮紙本；於所見各印本中最爲精良。惜嘉靖壬戌原刊本，不可得見，是一大憾事。籌海圖編爲防倭而作，於沿海形勢，言之甚詳。倭患經過，亦加詳述。「經略」中，論水戰船艇之構造與戰術，最可注意。所附各圖皆精。單桅與雙桅船之桅上，均有「望斗」，爲他書所未見。足與戚繼光之紀效新書、練兵實紀同爲明代倭患史中之要籍。余所得紀效新書、練兵實紀亦均爲翻刻本，十數年來，訪求原刊本，迄未曾收得。

五十八　說郛

元陶宗儀纂
明末陶珽刊本

一百二十卷四十册

陶宗儀說郛體例仿宋曾慥類苑，而所收雜糅之至，然古佚書往往賴之而存，不能廢也。原本久佚，僅散見明鈔殘本。近人張宗祥集諸明鈔，重刊印行，原本面目，約略可覩。然張本之前，流行者惟陶珽一刻。今所見陶刻，多後印者，闕佚累累，幾無一本相同。後人得其殘版者，更欺詐百端，巧立名目，併續說郛殘版，或稱五朝小說，或稱唐宋叢書，或稱續百川學海，或稱廣百川學海，皆得酬其欺。其實僅加刻一二通序目耳。此本余得於中國書店，尚為中印較善之本。與彙刻書目所載目錄細校一過，彙刻注「闕」者，此本大都有之：（（一）洛書甄耀度（卷五）；（二）山居新語（卷五十）；（三）朝會儀記（卷五十一）；（四）南越志（卷六十一）；（五）乾道奏事錄（卷六十五）；（六）東谷所見（卷七十三）；（七）髻鬟品（卷七十七））。亦有彙刻不注「闕」而此本實闕者；（乘軺錄（卷六十五）公私畫史（卷九十一）禾譜（卷一百五）及齊諧記（卷一百十五）四種）。此本有而彙刻未列目者凡三十二種。足補諸叢書目之遺漏。書非目覩，或得善本，誠未易即據為「目」也。叢書目不難輯，難在不能多得異本相校耳。

五十九　續說郛

清陶珽纂　順治間刊本　四十六卷二十四册

珽既刊說郛，復纂明人說部五百二十餘種以續之。但間亦闌入宋元人作。此本余與說郛同時得之，亦佳。彙刻書目注「闕」之龍興慈記（卷五），雲南山川志（卷二十五），水品（卷三十七），拇陣譜（卷三十九），野菜箋（卷四十），虎苑，袁弘道促織志（四十二），廣寒殿記，李公子傳，倉庚傳（卷四十三），蓮臺仙會品，後鑑品，續鑑品（卷四十四），雜纂三續（卷四十五），此本均有之。但目錄中注闕者仍有數種。不知初印本完全不闕之正續說郛各藏家有之否？

六十　皇朝四明風雅

明戴鯨輯　嘉靖三十五年刊本　四卷四册

甬上耆舊詩與續耆舊詩，選四明人作已大略無遺。此爲戴鯨輯，入選者皆明人，故名「皇朝四明風雅。」（序作四明雅集）「四庫」入存目，傳本罕見。余得之平湖胡氏。近購得地方詩文集不少，而明本則不多，於金華文徵外，僅有此書耳。

六十一　金華文徵

明阮元聲輯　崇禎間刊本　二十卷八册

此書余得於富晉書社，刊印尙精。淸人輯金華文略，多取材此書，而被削去之篇章不少。故此書仍不能廢。元聲別有金華詩粹一書，惜未收得。頃北平來薰閣復於此間得正德本金華文統。迨余知而追詢，則已載之北去矣。

六十二　鶴嘯集

明朱盛㴶著　二卷二册
崇禎丁丑刊本

今歲書市因平賈之麕集而頗呈活躍。各家皆出書目。杭州諸肆亦每寄臨時目錄來。但均無甚好書。蓋好書不待目出皆已爲平賈攫去。前在中國書店見杭州某肆目中有鶴嘯集，名目較生僻，卽託其代購。頃書來，爲崇禎寫刻本，甚精，首題楚鄂渚朱盛㴶著。明代楚地朱氏，多楚藩後，至二三萬人。盛㴶當亦爲宗室。詩無驚人語，然穩妥。

六十三　海內奇觀

明楊爾曾輯　十卷十册
萬曆三十八年刊本

楊爾曾自號雉衡山人，所輯書不少，有仙媛紀事，楊家府演義及韓湘子傳等，殆爲杭地書肆主人，或代書肆輯書者之一人。此書余在北平曾見一部，未留下。近編「版畫史」，思得一本，而上海各肆均無之。平賈王渟馥云：彼肆中有之。乃囑其寄來。價不甚昂，遂收之。明人輯名山

遊記者有都玄敬（穆）何振卿（鏜）諸人，而其書皆不附圖。名山記之有圖，蓋自爾會此書始。圖爲錢塘陳一貫繪，新安汪忠信鐫，甚精雅，惟尙微具粗獷氣。崇禎間無名氏天下名山勝槪記出，則其圖漸趨細緻纖弱矣。此書「說」皆出爾會手筆，不類他書之專集昔人遊記也。

六十四　金湯借箸十二籌

李盤撰　十二卷五册　崇禎己卯（十二年）刊本

此書有清代翻刻本，甚易得，然已删去違礙語。蓋原本在禁書之列，久不得復覩矣。頃從葉銘三許得此書原本，甚爲快意。李盤生當崇禎末年，亂兆方萌，此「十二籌」：「籌修備」，「籌訓練」，「籌積貯」，「籌制器」，「籌清野」，「籌方略」，「籌申令」，「籌設防」，「籌拒禦」，「籌阨險」，「籌水戰」，「籌制勝」，慮深思周，固亦一有心人也。明代兵家言，自戚繼光練兵實紀、紀效新書後，作者至多，皆附圖說，偏於實用。亦有輯古語故事者，若百名將傳、經世奇謀等。但類多輾轉鈔襲。此書則合將略、故事及器用爲一編，亦多蹈襲語。似爲兵家實用之一手册。附圖亦甚精雅。

六十五　百名家詩選

福清魏憲選　枕江堂刊本　八十九卷存二十二册（缺一—六）

卷一 魏裔介
卷二 李霨
卷三 王崇簡
卷四 龔鼎孳
卷五 梁清標
卷六 王熙(以上缺)
卷七 錢謙益
卷八 吳偉業
卷九 曹溶
卷十 申涵光
卷十一 曹申吉
卷十二 佟鳳彩
卷十三 楊思聖
卷十四 戴明說
卷十五 沈荃
卷十六 陳廷敬
卷十七 王士祿
卷十八 王士禎
卷十九 曹爾堪
卷二十 施閏章
卷二十一 嚴沆
卷二十二 宋琬
卷二十三 張永祺
卷二十四 梁清寬
卷二十五 范承謨
卷二十六 魏裔魯
卷二十七 孔胤樾
卷二十八 郜煥元
卷二十九 陳寶鑰
卷三十 柯聳
卷三十一 毛逵
卷三十二 成性
卷三十三 程可則
卷三十四 周令樹
卷三十五 李衷燦
卷三十六 傅爲霖
卷三十七 程雲
卷三十八 嚴曾榘
卷三十九 顧大申
卷四十 陸求可
卷四十一 周體觀
卷四十二 王日高
卷四十三 范周
卷四十四 王紫綬
卷四十五 竇遴奇
卷四十六 王追騏
卷四十七 李贊元
卷四十八 紀映鍾
卷四十九 劉六德
卷五十 黃苣若
卷五十一 宋翔
卷五十二 孔興釪
卷五十三 申涵盼
卷五十四 袁佑
卷五十五 毛升芳
卷五十六 梅清

卷五十七 計東
卷五十八 趙威
卷五十九 孟瑤
卷六十 程啓朱
卷六十一 楊輝斗
卷六十二 成光
卷六十三 黃伸
卷六十四 黃任
卷六十五 張祖詠
卷六十六 張鴻儀
卷六十七 張鴻佑
卷六十八 劉友光
卷六十九 戴其員
卷七十 李念慈
卷七十一 陸輿
卷七十二 沈道映
卷七十三 朱驊
卷七十四 孫郁
卷七十五 劉元徵
卷七十六 楊州彥
卷七十七 楊思本
卷七十八 劉維禎
卷七十九 王澤弘
卷八十 丘象升
卷八十一 葉雷生
卷八十二 宗元鼎
卷八十三 毛師柱
卷八十四 黃之鼎
卷八十五 曹玉珂
卷八十六 吳學炯
卷八十七 釋大依
卷八十八 繆讀徵
卷八十九 魏憲

右百名家詩選八十九卷，魏憲輯，蓋續石倉詩選者。實祇八十九家。每家有一小序，足資知人論世之助。「百」字係後來挖改，疑非原來書名。余先有魏氏詩持三集，復於傳新書局徐紹樵許得此。價甚廉。故雖闕前六卷，仍收之。紹樵云：有石倉詩選百二十餘冊。余力促其出售。未商妥，而先獲此。南洋中學有此書全帙，當借鈔補足。憲自附其詩於後，不脫明人積習。所選未必皆可觀。然其中詩集不傳者居多。賴此，得窺豹一斑。

六十六　唐十二家詩集

不分卷十四册
萬歷甲申楊一統刊本

一　王勃集　一册　　二　楊炯集　一册　　三　盧照鄰集　一册　　四　駱賓王集　一册

五　陳子昂集
六　杜審言集　合一册　　七　沈佺期集　一册　　八　宋之問集　一册　　九　孟浩然集　一册

十　王維集　二册　　十一　高適集　二册　　十二　岑參集　二册

右唐十二家詩集十四册，爲南州楊一統（允大）刊本。明人編選唐詩者至多，自高棅唐詩品彙以下，至馮惟訥唐詩紀、張之象唐詩類苑、胡應麟唐詩統籤（僅見戊籤及癸籤二集）、曹學佺唐詩選無慮數十百家，而合刻數家詩者卻不多見。合刻初盛唐詩十二家者，有嘉靖壬子永嘉張遜業本，有晉安鄭能本，余皆未見。此本題爲「重刻」，卻未說明係覆刊何家者。三家所選十二家，名目皆相同。未知張鄭二家孰爲祖本。十月二十日，余終日清理書籍，欲脫離古書於蟲鼠之厄，奔波於樓之上下，筋疲力盡，乃姑置之，乘車至中國書店。無一可資留戀之書。正欲廢然而返，在堆滿「廉價」書之桌上忽發見破書一堆，爲書賈葉某之物，其中有舊鈔本天啓宮詞及此書等。索價不昂，便收得之。自喜不虛此行也。時日色黯淡，西風淒厲，衣衫單薄，漸覺涼意侵人，然挾書臂下，意甚自得，同時獲得者尚有程榮刊嵇中散集一册。孫仲逸序此書云：「於時作者衆

多，篇章繁蕪。選醇摘粹，種種相望。苛嚴於歷下，汎濫於新甯，使務精者致憾於多，博撫者遺恨於寡。均之二集，未爲折衷。故總唐初四傑及陳沈王孟十二人爲集。上盡正始之英，中羅開元之美，外聯甫白之華，下杜中晚之漸。有唐之盛，班然備於斯集矣。」雖多溢美之詞，然知擇此十二家，尙有識力。暇當與他本校之，未始非重輯「全唐詩」之助也。每册均有「御賜天存閣」及「南海康有爲更生珍藏」二印，蓋自康氏散出也。同時散出者尙有劉侗帝京景物略等，悉爲平賈所得。（北平圖書館亦藏有此書殘本。）

六十七　嵇中散集

十卷一册　萬歷間程榮刊本

程榮爲刊漢魏叢書者。當時承七子之餘風，士人競以刊刻漢魏名著爲事。漢魏叢書流傳甚廣，但榮此刻卻不多見。不知尙刊有其他漢魏人集否？余頗思多搜羅明人單刊諸子與六朝人集。此願不知何日可償。蓋限於力，未必能每見皆收也。此刻首有嘉靖乙酉黃省曾序，似重刻省曾本。但其中異處甚多。魯迅云：「程榮刻十卷本，較多異文，所据似别一本。」（魯迅全集第九册嵇康集序）魯迅於此集用力至勤，其寫定本已足爲定本。然明刊舊本，仍可貴。

六十八　莆風清籟集

鄭王臣輯選　六十卷十六册
乾隆壬辰刊本

余不喜收故鄉文獻，以其過於偏狹，有「鄉曲」之見也；尤惡稍稍得志，便事編刊鄉里叢著。友人滕固，以介紹希臘羅馬及德國文化爲職志，與余有同嗜。及其任職南京，久不相聞問。一旦相見，乃出所刊寶山文獻諸集見貽。余頗怪其染時習之深。近從事「文學考」之纂輯，乃知地方詩文集之重要，復稍稍收之。然實浩如煙海，不能以一人之力一地之「資」搜羅其百一。聊備其所當備者耳。此莆風清籟集余偶得之於抱經堂架上，殊罕見，足資文學考之參訂。固非以其鄉邦文獻而收之也。

六十九　第五才子書

金聖嘆評點　七十五卷二十册
雍正甲寅句曲外史序刊本

此翻刻貫華堂本第五才子也；然罕見。首附人物圖四十幅，筆致及贊語均臻上乘，頗疑即爲翻刻老蓮水滸葉子者。故余雖已收聖嘆外書數種，卻仍收之。某君嘗語余：嘗於日本京都某肆得貫華堂本水滸，首附老蓮畫人物像，當即此本。

余頃復收得原刻老蓮水滸葉子一册，與此本圖像對校，此本果即翻刻老蓮所作者，不出余所

料。原刻本所缺劉唐、𣝣明二像可以此本補之。惟此本將武松、戴宗二贊互易，大誤。李逵亦易爲手執二板斧，與原作異，原作神采奕奕，此本則形似耳。

七十　石倉十二代詩選

明曹學佺編　崇禎間刊本　存六百六十卷二百四十七册

石倉十二代詩選爲明代詩選中最弘偉之著作，其明詩一部分尤關重要。四庫全書所收，明詩僅至次集而止。謂三集以下均佚。彙刻書目載其全目，亦謂六集以下爲鈔本。實則石倉所刻明詩，不止六集。所謂禮親王府藏本，於明詩六集外，別有明續集五十一卷，再續集三十四卷，閩秀集一卷，南直集三十五卷，浙江集五十卷，福建集九十六卷，「社集」二十八卷，楚集十九卷，四川、江右、江西集各五卷，陝西集三卷，河南集一卷。於六集中，又有：三續集十三卷，四續集九卷，續五集四卷，五續集六卷，六續集二卷，均刻本也。（彙刻書目作鈔本，係據嘯亭雜錄，誤。）羣目爲最足本。嘗爲陶蘭泉所得。後蘭泉所藏叢書悉售之日本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此書亦東去不返。（此本有禮王府藏印，必卽爲彙刻書目所云之本；惟彙刻所擧，尙有七至十集，此本無。恐彙刻誤記。以「九集」本卽「社集」也。見後。）十五六年前，乃乾嘗得殘本百餘册，中有明詩七集及八集十數册，卻又溢出禮親王藏本之外。後乃乾所藏歸於北平圖書館，其

中七集及八集則歸於南洋中學圖書館。余七年前，嘗在北平邃雅齋見此書一部，亦有七集。渴欲得之，以索價奇昂而止。但終在他肆得次集五十餘冊，載之南歸。合肥李氏書散出，中有明詩四集。余未及知，已爲平賈所得。秋間，偶過傳新書店，得清人詞五十餘種。徐紹樵云：有石倉十二代詩選一百餘冊，正在裝訂，其中明詩有八集九集。平賈欲得之，議價未妥。我聞之，心躍躍動。即囑其爲余留下。時未見書，亦未詢價也。數日後，紹樵持魏憲百名家詩選來。余即購之。憲書蓋續石倉者。不意竟先得之。葉銘三聞余購石倉詩選。亦至。云：彼亦有殘本石倉詩選百餘冊。余促其攜來。不數日，書至，凡一百十六冊，反先於紹樵書歸余。自古詩、唐宋元詩、明詩初、次、三、四、五集均有，而明詩奇零之極，三集僅有一冊。然余竟以高價收之。紹樵書卻久不送來。數次速之。一月後，書乃至。凡一百二十冊，均爲明詩，竟有八集三十餘冊，社集十五冊，（以其中間標作九集，故紹樵目之爲九集。）矜貴之至。八集數冊及社集全部，其卷數均尙爲墨釘，未刻。經數日之整理，剔除重複，凡得六百六十卷，二百四十七冊。獨七集竟無一冊，續集則僅存第四十五卷一冊；三集亦僅存一冊（四卷）。其他各集，闕卷，闕頁，比比皆是。然余已感滿意。以斯類材料書固不能斤斤於完闕與否也。惟不知何日方得配齊全書耳。即借鈔亦不易也。一書之難得如此！豈坐享其成者所能想像得之乎？八集中未刻卷數者凡三卷：（一）王留

匏葉詩（附王醇）；（二）李生寅高臥樓集（附李德纖李德豐）；（三）文元發蘭雪齋集。「社集」所收者凡二十九卷，均無卷數次第：（一）陳衎玄冰集，（二）張千曇舒節編。（三）陳正學灌園集（四）陳偉容閣集，（五）鄭邦泰木筆堂集，（六）林光宇情癡集，（七）徐熥幔亭集，（八）高景木山齋集，（九）崔世召秋谷集，（十）陳瞻四照編，（十一）林叔學蒹葭集，（十二）張燮藏眞館集，（十三）黃天全葆穀堂集（附黃倚弘，）（十四）吳潛竹房稿，（十五）顏容軒鳴劍集（十六）倪范古杏軒稿，（十七）暘葉瑤鳴秋集，（十八）陳翼飛紫芝集，（十九）周嬰遠游編，（二十）林祖恕山房集，（二十一）游日益辟支岩集，（附游及遠，）（二十二）李天植冥六齋草，（二十三）陳宏己百尺樓集，（二十四）陳鴻秋室集，（二十五）游士豪口口集（二十六）遊適遊草，（二十七）李岳湖草集，（二十八）王宇烏衣集，（二十九）陳仲溱響山集。殆隨得隨刻，故不記卷數。以作者皆閩人，且皆學侶同社，故曰「社集。」不知較禮親王藏本（僅二十八卷，此本多一卷）異同如何。明詩初集每卷皆附原集舊序或傳，次集以下，則均無之。又一集之中，往往卷數多重複。爲例甚不純。當是未加整理之作，然明人詩賴此而活者多矣！自余購此書後，葉銘三知余亦收殘書，復持某氏殘書目二冊來。中有天一閣舊藏本甚多。余得五六十種。亦意外之收穫也！

七十一　陶詩析義

明黃文煥編　四卷一册　明刊本

六朝人詩，以淵明集刊本爲最多。余既收楚辭不少，乃復勤收陶集之輿。頃見正德刊何孟春註本十卷，爲平賈所得，索價至二百金，爲之愕然。力不能收，亦不欲收。但劫中所得陶詩，實多明刊本，而以黃文煥刊本爲較罕見。文煥嘗輯詩經考，余十年前收得一本。此書不屑屑於字解句註，惟釋其大意而已。然多妄讚語，類大宗師之評點墨卷。蓋猶是李贄、葉晝、孫鑛輩批評諸書之手法也。

七十二　碎金詞譜

清謝元淮編　道光間刊本　六册　又續譜四册

以工尺譜譜詞者，此書當爲第一本。余以其多竊取南北九宮大成譜，不甚注意，故雖屢見之，均不收。近來歌詞之風漸盛，且有翻爲西樂譜以便唱者。於是此書乃大行於世，頗不易得。此書有二刻，以寫刻本爲佳。余前在來青閣得寫刻本「續譜」，頃復在中國書店得宋體字刻本正集。余集「詞」甚多。此書自當在「詞山」中佔一席地。懼其漸趨難得，故遂收之。非趨時尚也。

七十三 管子 二十四卷八册 韓子 二十卷八册 萬歷十年趙用賢刊本

管韓二子，明刊本不多，且均不佳。吳勉學刊二十子本，無註。惟趙用賢刊本獨佳，均有註。（管子註，題唐房玄齡撰；韓子註，題李瓚撰。）足匹世德堂六子，爲管韓定本。大抵明人刊書，每多竄亂篇章，任意增刪註語，甚乏忠於古本之精神。用賢所刊，則一以古本爲主，謹愼嚴密，不師心自用。萬歷末有所謂「花齋管子」者，朱長春刊，卽據用賢本，加以評釋。韓子舊本，多所佚脫。用賢始據宋槧校補，力謀恢復原書面目，用力至劬。相傳用賢刊書，均由子琦美助之。琦美卽脈望館主人，號淸常道人，藏書甚富，鈔校書亦不少，是明代一最謹愼小心之讀書人。所刊書自是不苟。此二書余同時得於文匯。惜一爲白綿紙本，一爲竹紙本，未能匹儷。

七十四 蕭尺木繪太平山水圖畫 淸張萬選編註 順治間刊本 不分卷一册

蕭尺木離騷圖，余藏有二本。惟太平山水圖畫則久訪未得。十餘年前，曾於蟫隱廬案上見一本，正在裝訂。詢其價，不過三十金。思得之，而肆中人云：已爲日人某所購。留連數刻，不得不舍去。後見支那古版畫圖錄，中收太平山水圖畫一幅，正是蟫隱廬售去之本，印本甚模糊，倘

可相識。秋間，偶與石麒談及此書，深憾未能獲得。石麒云：張堯倫先生嘗於劫中得一本，甚初印。我聞之，心踊躍動，力懇石麒向堯倫借閱，時余猶未識堯倫也。不數日，堯倫果慨然以此圖相假。余感之甚！細閱一過，圖凡四十三幅，無一幅不具深遠之趣。或蕭疏如雲林，或謹嚴如小李將軍，或繁花怒放，大道騁騎；或浪捲雲舒，烟靄渺渺。或田園歷歷如氈紋，山峯聳疊似島嶼；或作危岩驚險之勢；或寫鄉野恬靜之態；大抵諸家山水畫作風，無不畢於斯，可謂集大成之作已！不忍獨祕，遂再度商之堯倫，付之印廠。後堯倫聞余收太平天國書數種，甚欲得之。余擬與此圖相易。堯倫復慨然見允。於是此「版畫」絕作，遂歸於余。十載相思，得遂初願，喜慰何已！所堯倫割愛相貽之情，亦「衷心藏之無日忘之」也！

付印後，某賈見告：某社曾翻印過一本。取得閱之，殊失原作精神，且原本亦非初印者。此本仍有重印之必要。幾乎幅幅皆精，故不忍捨去一幅。竟全收於版畫史之圖錄中。

七十五　禮記集說

元陳澔著　十卷八冊
萬歷間書林新賢堂張閩岳校梓本

此書得於來青閣。版式甚怪，每頁上半均空白。壽祺云：此書無用，擬將上半頁釐紙截下，作為補書之用。余亟救取之。首有「凡例」數則，述所據之「校讐經文」及所「援引書藉」，為

通行本所未見。末頁附一圖，圖繪數鯉向龍門跳躍狀，殆坊賈用以視頌士子者。頃出此書眎乃乾。乃乾云：上端空白，當是「高頭講章」，後人剷去不印入者。余本疑其爲「高頭講章」本。果然余二人所見略同」。

七十六　南柯夢　湯顯祖撰　二卷二册　萬歷間刊本

此玉茗四夢之一，於還魂外，此曲刊本獨多。余有柳浪館評本，有臧晉叔改本，頃復收得一萬歷間刊本，甚精。不知爲何人所刊。然實刊於臧本及柳浪館本之前。附圖亦甚精美。數年前余在平曾獲一本，甚初印，惟闕末數頁，此本則首尾完全。杭州某肆於秋間出一書目，中有明刊四聲猿及此書，價均廉。余託中國書店購之。但均已爲他人所得。四聲猿歸朱瑞薜，復轉售於來薰閣。此本則歸富晉書社。余以十倍於原價之數，從富晉得之。嗜書之癖，彌增頑強，誠不易滌除也。

七十七　重刊河間長君校本琵琶記　元高明撰　二卷二册　萬歷戊戌陳大來刊本

琵琶記明刊本最多，今所見者亦不下十數本，武進某氏影印之琵琶記，號爲元刊本，與荆釵

爲雙璧，均傳奇最古刊本。原本曾藏士禮居，後歸暖紅室。今則在適園。然實亦嘉靖間刊本。非元本也。北平圖書館得尊生館本，最精，余欣羨不已。然二十年來，余亦得精本不少。玩虎軒刊本，號爲「元本琵琶記」，凌初成朱墨本亦自云據元本。別有容與堂刊李卓吾評本，金陵唐晟刊「出像標註」本，則通行本也。劫中，又得魏仲雪評本一種。然大略均不甚相歧。頃復於富晉書社收得陳大來重刊嘉靖戊午河間長君校元本，刊刻至精。唐晟本亦云出河間長君本，然奪去「凡例」「總評」及音律指南，河間長君序亦不署年日。此本獨備。似尤勝尊生館本。細校之，知玩虎軒本所云「元本」者，實亦據此本。而評語註釋多攘竊之迹，而又妄事臆改，不若此本之忠實。此本爲朱惠泉物，本欲求售於余，乃爲富晉所奪。余必欲得之。乃以二倍之價，歸於余。今所見諸明本琵琶記，於適園藏嘉靖本外，當以此爲最精良矣。

七十八　皇淸職貢圖

董誥等編　九卷九册
乾隆辛巳（三十六年）刊本

明人多繪苗猺圖，施以彩色。淸本苗圖亦多。余以其皆爲寫本。不收。明刊三才圖會，精採天下便覽博聞勝覽考實全書，及石渠閣諸書法海諸書中，皆有「九夷圖」，而甚妄誕不經，甚至收及山海經中人物。皇淸職貢圖中所刊諸蕃夷，近自西南夷，遠至西洋諸國人，則皆寫實之作。

原序云：「非我監臣所手量，我將帥所目擊，我驛使所口陳者不以登槧削焉。統計以部曲區名者，凡三百數，以男女別幅者凡六百數」。此語誠可信。此六百幅圖像，皆可作「信史」，確非妄爲向壁想像者，不啻「冊府傳信之鉅觀」也。余在北平曾見一部，以價昂，未收。茲於富晉書社得之。繪圖者爲監生門慶安、徐溥、戴禹汲、孫大儒四人，刻工未署名。筆法輭弱，雖細緻而不奔放，蓋「匠人」之作也。皇家刻本，大抵皆然。

七十九　尺牘新語二集

淸徐士俊汪淇同輯　康熙丁未刊本　二十四卷八冊

余得尺牘新語廣集於北平，甚有用。嘗於來靑閣架上見有尺牘新語二集，疑即一書，未加留意。後來靑閣臨時書目印出，載有此書，姑取來與廣集一校。二書編制相類，取材卻全歧。尺牘新語爲徐士俊輯；二鈔爲士俊與汪淇同輯；廣集則爲洪獨輯；俱收明淸之際士大夫啓札，多有關史實之文字。因復收得。周在浚等之賴古堂尺牘新鈔三集，亦即其類。余嘗得新鈔二三集，未得初集；此書亦獨闕新語（即初集）。想均不難配全。

八十　澹生堂藏書訓約

明祁承㸁著　萬歷丙辰（四十四年）刊本　不分卷一冊

紹興先正遺書本澹生堂書目首附藏書約、庚申整書小記及整書略例；繆筱珊嘗刊祁氏之藏書約及藏書訓、讀書訓。此書則爲萬歷原刊本，讀書訓，約及整書小記等均備於一編。諸藏書家皆未著錄，誠秘笈也。首有郭子章、周汝登、沈淮、李維楨、楊鶴、馬之駿、錢允治諸人題序，亦他書所未見者。葉銘三攜明刊殘書百數十種來，余選購數十種，價甚昂。此書亦在其中，獨不闕。余得之大喜。快讀數過，若與故人對話，娓娓可聽；語語皆從閱歷中來，親切之至。蓋承㸁不僅富於藏書，亦善於擇書，讀書也。惟甘苦深知，乃不作一字虛語。余所見諸家書目序跋及讀書題跋，惟此書及黃蕘圃諸跋最親切動人，不作學究態，亦無商賈氣。最富人性，最近人情，皆從至性中流露出來之至文也。繆刻多錯字，紹興先正本亦多所刪削。稍暇，當以此本重印行世，以貽諸好書者。

八十一　讀書志

明江陰周高起輯　不分卷二冊
萬歷庚申（即泰昌元年）五月玉柱山房刊本

余今晨得明刊本澹生堂藏書訓約一冊，不禁大喜，快讀數過，餘味若猶在舌端。此誠是眞藏書人，眞讀書人之精神也！語語淺近，而無不入情入理。天陰欲雨，清晨皆消磨於斯。飯後微雨，地膏潤若暮春時節。余欲訪葉某，商購若干明人集殘本，便冒雨至中國書店。心頭猶帶輕快

之感。未遇葉而遇石麒。桌上堆滿亂書，多爲友人某君託售者。好書已去不少。余亦選購數種，皆詩人小傳之屬。此類材料，至有用。正選時，石麒打開一包云：「此爲某先生所託售者」。內爲繭桂仙及讀書志二書。繭桂仙，余已有，遂置之。細閱讀書志，正似將祁承𤏡讀書訓擴大數倍之物。不分卷，卻分「好、蓄、護、專、癖、慧、適、友、助、激、觀、遇、閏」十三部。周氏編纂此書時，與讀書訓刊刻時間相差不過五年，或是受祁氏影響而纂輯者。採摭頗富，而皆不註來歷。仍不免明人纂書通病。但甚罕見；亦足爲好書者案頭常備之物。一日而連獲此二書，頗自喜「書」運之佳也。

八十二　南華真經副墨

明陸西星述　八卷二十六册
萬曆戊寅刊本

明人註諸子，好臆解，不如清儒之篤實。余方集周秦諸子，乃不能棄明人註不收。於罕見單行者，尤銳意購求，數年後或可略具規模。年來所獲已十數種。今日過中國書店。郭石麒方自內地回。所得各書，已大半爲平賈所得。案上尚餘數書，爲彼輩所未見。余乃盡得之。中有南華眞經副墨，刊本精至，書亦罕覯。通帙書法宗顏魯公，莊重古雅，殊可愛。然其註則不佳。雖分八卷，而三十篇皆自爲起訖。此種編法，亦是前無古人。

八十三　皇朝經世文鈔

陸燿編　三十卷十六册
同治乙巳金陵鐵氏刊本

此書一名切問齋文鈔；編於乾隆四十年，但原刊本未見。賀長齡之經世文編即續此而輯。余陸續收得賀氏、盛氏及光宣間刊印之若干「續編」「新編」等。獨文鈔未遑購入。滬戰後一二月，舊書賈以籮筐挑書，沿街叫賣。有陳生者曾以此書及其他明版集子問余可購否。余未便奪之，但勸其留下此書。今乃無意於上海書林得之。價奇廉，僅國幣二紙。此類書頗有用；不當視如敝屣也。

八十四　請纓日記

清唐景崧撰　十二卷四册
光緒癸巳臺灣布政使署刊本

余嘗發一弘願，欲收清季史料書。然實多至不可勝收，萬非斗室所能容。乃先收其較罕見及記述較確實者。於中英、中法、中日及拳亂諸變，均有所得。頃於積學書社得唐景崧請纓日記，尤得意。景崧守臺灣。中日戰後，清廷割臺於日。臺人大忿，景崧被擁戴爲「總統」。違命抗戰。雖失敗，其事則可泣可歌。此書爲景崧身預中法之役，以日記體述其經過者。初刊於臺灣布政使署。中有數頁闕佚，以鉛印者補入。當是擕版歸後重印於滬上者。

八十五　知本堂讀杜　清汪灝輯　二十四卷八册　康熙四十三年刊本

杜甫詩，註者極多，余不耐搜集，幾於一種都無。近方收明刊本數種，（許自昌刻本，嚴羽許本等。）皆不愜意。此書以年統詩，頗與余意相合。灝自序云：「讀杜必須編年。孟夫子知人論世遺訓也。」又云：「合年譜於詩目中，庶讀者瞭然，易於貫徹。」全集共收詩一千四百七首，而以附錄殿之。其卷二十四：爲「錢宗伯本附錄。」。凡哭長孫侍御以下四十八首；仇少宰本附錄，「選存」漢川王錄事宅等三首；更附「表賦」。清人註輯書，皆愼重將事，不似明人之輕率。不宜以其「近」而棄之也。

八十六　陳章侯水滸葉子　陳洪綬繪　黃肇初刻　存三十八頁（缺二頁）一册　明末刊本

余酷嗜老蓮畫。力不能得眞蹟，則思得其刊木之本，以其近眞而不能作僞也。初獲九歌圖，墨色如漆，毛髮可數，喜甚。持以較諸本，皆無出余右者。後獲覩張深之本西廂記，首有老蓮圖，卻不能收得，至今爲憾。嘗在北平肆文堂得李告辰本西廂記，亦有老蓮繪圖；其鶯鶯像尤佳，半弛其衣，態蕩情醉，若出手蹟，不類刷木。又友人周子競先生藏有老蓮繪博古頁子，余嘗假以

付故宮印刷所影印二百冊。獨老蓮水滸葉子則屢求而未獲一覩。諸家皆無之。某君曾收得第五才子書，云其人物圖像爲翻刻老蓮本。然余亦未之見。讀張宗子水滸牌序（瑯嬛文集卷一）益深神往。私念不知何日得見此本。月前，於中國書店收得雍正刊第五才子書，首附人物圖四十幅，疑即是翻老蓮作，而未敢確信。昨夜，遇抱經堂朱瑞祥，談及木刻書，彼云：所藏尙有數種罕見者。有水滸葉子，擬付石印，不出售。余喜甚，將信將疑。力促其攜來一閱。今日果攜來。誠是宗子所謂「使宋江兄弟復覩漢官威儀」之作，五才子之獲得，若爲此本之出現作預兆者然。細細翻閱，不忍釋手。「伯益考著山海經，獸毨鳥氄皆拾爲千古奇文。吳道子畫地獄變相，青面獠牙盡化作一團淸風。」鬚眉畢現，目睛皆若有光射出紙面。瑞祥云：必五十金乃售。余立應之。持書而歸，喜悅無藝。胸膈不飯而飽滿，陶醉若飲醴酒。求之廿載。而獲之一旦，誠堪自慶也。持示不知者，皆淡然謾贊一二語，或不置一辭，不禁自笑其過度之愛好，竟至要强人同之。然余「必日灌薔薇露，爇玉蕤香」，方可啓觀，此本收得，大抵老蓮畫之刊木者，當嘆觀止，且盡於斯矣。惜奪宗子序，（有江念祖引）且缺劉唐、秦明二頁，僅存三十八頁。然無傷也。

頃遇潘景鄭先生，又談及此本，景鄭云：亦藏有一本，無闕。當向之假來，補足序文及劉唐、秦明二圖也。

刻者自署黃肇初，疑即刻博古頁子之黃子立。

八十七　花草粹編

明陳耀文輯　十二卷附錄一卷　存四、六、九至十二卷六冊　萬曆間刊本

陳耀文嘗著正楊，糾正升庵謬處不少，又著天中記，蓋博雅之士也。花草粹編十二卷，又附錄一卷，選輯唐宋人詞；於諸明人詞選中，為甚謹嚴之著作。所謂「花草」者以「花」代花間集，（唐五代詞），「草」代草堂詩餘（宋詞）也。惟實非「花」「草」之合編，其所選儘多出二書外者。此書原刊本甚不易得，即清金氏活字本亦罕見。（國學圖書館有影印袖珍本，甚易得）。余嘗在中國書店見殘本二冊為「四庫底本」。館員改易卷次，鑿齊詞例之筆跡尚在。（四庫析為二十二卷，不知何故。）以余未有「四庫底本」一冊，故收之，以備一格。葉銘三頃又攜殘本四冊來，亦收之。合之，僅得原書之半耳。

八十八　三經晉註

明盧復輯　十二冊　明末刊本

所謂三經晉註者，蓋合刻晉王弼註之周易，道德經及郭象註之南華經也。盧復義例云：「談理莫若晉人。老易之有弼，莊之有象，一曰理窟新義，一曰疏外別解。蓋已為象弼之書，非復羲

文，杜下，漆園之書也。」於易外，老莊二書，均附李宏甫、袁中郎、劉孟會、楊用修、孫月峯之批評於眉端。此亦明人刻書之癖習。頃見來青閣書目有此書，以其不多見，且甚廉，遂收之。明刻諸子，以正德嘉靖間所刻者為最不苟。萬歷間趙用賢刊管韓二子亦佳。啓禎時所刻者則類多急於成書，未免草率將事。此書亦其一也。

八十九　古文品內外錄

明陳繼儒輯　品內錄二十卷八冊　品外錄二十四卷十二冊　萬歷間刊本

古文品外錄為萬歷間陳繼儒選評，首有王衡、姚士粦二序及「總校全書姓氏」。所選皆為「旨遠情深」之文，凡三百餘篇。初無品內錄之名也。二書版式亦絕不相類。品內錄首有眉公序，所選自考工記以下至唐宋諸家文，二百餘篇。每卷書名上所列陳眉公三字，似均係挖改補入。頗疑眉公序亦偽作，殆坊賈以品外錄盛行，遂別選品內錄以匹之。後更冒名以資號召。凡萬歷崇禎間諸坊本，號為眉公評選者，殆皆此類。余曾藏品外錄一部，以此本璧合品內、品外二書，甚可怪，故復收之。

剡中得書續記

序

余於三月前輯劫中所得書諸題跋，爲刦中得書記，實未盡所得之十一也。友好見之，乃妄加策勵；並有欲誘之使盡所言者。斗室孤燈，寂寂亡憀，乃復叢集諸書，鈔錄各跋。併續作新得各書之題語，彙爲續記。夫余所得，較之天壤間因劫所失者何啻九牛之一毛。固不足以語於收拾劫灰之殘餘，即就余所已燼者言之，亦僅得十之二三耳。復何沾沾之不已邪？然私念古籍流落海外，於今爲烈。平滬諸賈，搜括江南諸藏家殆盡；足跡復遍及晉魯諸地。凡有所得，大抵以輦之美日爲主。百川東流而莫之障，必有一日，論述我國文化，須赴海外遊學。爲後人計，中流砥柱之舉其可已乎？頃見上海三月八日各報載：

(哈瓦斯社華盛頓航訊)美國國會圖書館東方部主任赫美爾博士，昨就中國圖書輸入美國情形，發表談片，略謂：「中國珍貴圖書，現正源源流入美國，舉凡希世孤本，珍藏祕稿，文史遺著，品類畢備，國會圖書館暨全國各大學圖書館中，均有發現。凡此善本，輸入美國者，月以千計，大都索價不昂，且有贈予美國各圖書館者，蓋不甘爲日本人所攫，流入東土也。即以國會圖書館而論，所藏中國圖書，已有二十

萬冊。爲數且與日俱增。由此種情形觀之，該國時局今後數年內，無論若何變化，但其思想文化，必可綿延久遠。稽之史乘，古羅馬帝國瓦解後，陷於黑暗時期者，歷四世紀之久，遠東中國不虞其若此也。抑中國國有各藏書樓所藏書籍，想已安然運來美國，目下所運來者，多係私家藏書，其中大部份原屬中國北方之名閥世家所有，蓋其祖先往往諧誡兒孫什襲珍護，永世弗替，故凡一經庋藏，便爾祕不示人，後之學者，雖求觀摩而不可得也。曩者，余嘗求見一珍本，主人欣允，然亦須徵得其族人之全體同意，始得一覩，其難可知。惟因此類書籍之稱珍，故爲任何學者所不獲寓目，敢信其中必有豐富之寶藏。今既流入美國，爾後當予學者以機會，俾爲探討此種豐富之智識源泉，而大規模之編目工作，亦待着手進行。若干年前，北平有文化城之目，各方學者，薈萃於此，誠以中國四千餘年以來之典章文物，集中北平各圖書館，應有盡有，自今而後，或將以華盛頓及美國各學府爲研究所矣。抑中國偉大的典章文物之流入美國，對於美國思想界，亦必有相當重大的影響，蓋中國文明，乃社會民主政治之極則，與美國文化，殊途同歸，而美國教會兒童之生長中國者，原已將中國哲學氣息，滲入美國生活之中，所望爾後美國全國學生，於本國永久貯存之中國偉大學術富源，多加研討焉。」

（路透社七日華盛頓電）國會著名圖書館東方組主任赫墨爾頃稱：「極可珍貴之中國古書，從戰火中保全者，現紛紛運入美國。中國藏書家將其世藏珍本，以賤價售之，半爲避免被日人掠去，半爲維持其離民生活。國會圖書館本有中國書籍二十萬冊，今在華購書之代表又購進數千冊，尙有許多將分置於全國各

大學之圖書館中，無論中國如何，然寄託於文字中之中國靈魂，將安然保全於美國，故中國局勢，將與羅馬陷落致歐洲發生四百年黑暗時代之情形相似」。渠預料將來研究中國史學與哲學者，將不往北平而至華盛頓，以求深造。中國藏書家之出售其書籍，實出於不得已，與其聽令永遠喪亡，不如由同情的外人收藏之爲愈。渠以爲中國古書之大批輸入，當可補救泰西物質主義，蓋中國文化實在社會民政與技術發展中代表人類之更大進步，可使人類安居無擾也。近已運抵美國之中國書籍中，有數千種係地方之史乘，如府志，縣志之類，此種史乘中，對於女子事業紀載頗多；其他爲法律書及判例，此亦外人前所罕聞者也云。

赫美爾之言，雖未免鄰於誇大。然涓涓不息，其所言必有實現之一日則可知也。

美國哈佛及國會諸圖書館，對於「家譜」「方志」尤爲着意收購；所得已不在少數。儘有孤本祕笈入藏於其庫中。余以一人之力欲挽狂瀾，誠哉其爲愚公移山之業也！杞人憂天，精衞塡海，中夜徬徨，每不知溯之何從！雖近來收書，範圍略廣，然爲力所限，每有見之而不能救者。且自開歲以來，生計日艱，餘囊已罄，節衣縮食，所得不過寥寥數十種。余之苦心孤詣，索解人其可得乎！每勸友輩購書，而大抵亦皆清貧如洗，所入僅敷數口之食，竟亦不能從事於此也。而江南自經此次兵火刼掠之後，諸書院，書局及私家所存之版片，亦多殘缺不全，或且全部付之刼灰。亂定後，即求光宣

間所刊之普通圖籍，恐亦有苦於難得之嘆矣。聞南菁書院之續經解版片已燼於火；浙江書局之九通版片，廣雅書局所鐫諸書之版片，常熟，蘇州各地私人所刊書之版片，亦均十九不存。或爲兵丁持作爨具，或爲平民攫去作薪柴。即有幸免於難者，亦往往殘闕不全，修補爲難。且今兵事方急，烽火未寧，即若干此時幸免於劫之版片，其運命亦尚在未可知之天。嗚呼！文化之遺產，歷劫而僅存者其能有幾乎！故余不僅苦心瘖口，敦勉藏家之網羅放失，且亦每每勸勵書賈輩多儲有用之書，以爲將來建國之助。曾見一人持書單一紙，欲購九通或商務版之十通通開明版之二十五史，足跡遍此間坊肆，急切間竟不能得其一；即併任何版本九通或二十四史，亦並不能存一二部於架上。誠可哀已！余困居斗室，儲書之所極窄小。於此等書竟亦未能收藏一部兩部。有力者或將聞風興起，有意於此乎？綜余劫中所得於比較專門之書目，小說及詞曲諸書外，以殘書零帙爲最多。竹頭木屑，何莫非有用之材。且殘書中儘有孤本祕笈，萬難得其全者。得一二册，亦足「慰情」。藏書家每收宋元殘帙，而於明清刊本之殘闕者多棄之不顧。余則專收明刊殘本，歷年所得滋多。將別爲三記一篇，專收殘帙之題記焉。是爲序。

一 中州集 十卷 中州樂府 一卷十册

金元好問輯 汲古閣刊本

汲古閣刻中州集，後附中州樂府，余久欲得之。以其有石印本，因循未收。近校中州樂府，乃承思得一本。月前在中國書店見到一本，印工尚好，價亦甚廉，欲取之而未言。適性堯亦在，為其捷足先得。余詢性堯：可否見讓。性堯卻堅欲得之。余甚怏怏。石麒云：此書不難得。再有，必代留。不及旬日，果復見一部，印本極佳，遠勝性堯所得者。乃即攜歸。惜中闕一册。石麒云：原係全書，必不闕。然在該肆桌上架上卻遍索不獲。數日後，該肆送來所闕之一册，蓋得之亂書堆中者。此不難得之書也，得之，乃亦大費周折，可嘆也！中州集以董氏影刊元本為佳。四部叢刊曾據以覆印。汲古本中州樂府盡去作者小傳，卻不知張中孚、王滄、「宗室從郁」及折元禮四傳，未見中州集，不應一併刪去。此可見毛氏校勘之疏忽，而影元刊本之足貴益著。書貴舊刊，實非僅保存古董也。乾嘉諸老，往往重視影抄舊本，幾與宋元刊本等量齊觀，良有以也。

二 重刊宣和博古圖錄

三十卷十六册 萬曆間鄭樸刊本

宋刊本宣和博古圖錄，並一頁亦未之見。今所見者多為元重刊本。余嘗得皮紙印殘本數册。

細閱之，卻是明翻至大本。嘉靖時，蔣暘嘗縮小圖型重刊之。今此本亦罕遘。獨泊如齋本盛行。頃郭石麒以萬歷間鄭樸重刊蔣本見售。綿紙初印，古樸可愛。余訪蔣本不能得，念得鄭本亦佳，遂收之。蓋鄭本實亦不多見也。後又見鄭本二部，均竹紙後印者，不若余此本之精絕。頃以曝書檢出，復細細翻讀一過，甚愛重之。與此書同時收得者有夏樹芳玉麒麟二冊，亦爲白綿紙初印本。

三　佳日樓集

明方于魯撰　萬歷戊申刊本　十三卷六册

方于魯佳日樓集爲明人集中最罕見難得者之一。程君房、方于魯墨訟案，鬨傳當代。程氏墨苑至附中山狼傳圖以詬于魯。然當時士大夫中，亦有左袒于魯者。方詫于魯墨譜中何以無一語以自辯解，今得此集，見所附續集師心草中乃有喻謗一文，則于魯亦未嘗不欲有所言也。喻謗序曰：「古人有言，息謗無辯，又曰：止謗莫如自修。自余罹難以迄於今，與讐面絕十餘年，何謗書層見疊出！余未嘗以一字答之也。大都因詩忌名，因墨妬利。謗從二者而生焉。夫墨以磨而知眞贋，以試而測底裏。法眼有在，何用謗爲！余既不能已謗，不能弭謗，不能有辯，不能無辯。於是作喻謗之篇，託爲魚登日之辯。游戲筆墨，將以解嘲。」文末乃云：「既不能投之山鬼，又不

能屏之島夷，將使俠者扼其喉而斷其舌，譽者殘其形而鞭其屍。彼斯惡之為害，誰能甘其肉而寢其皮，」則亦至破口大駡矣。余因收集版圖，乃廣搜墨苑、墨譜諸作。蘭泉所藏諸墨圖，除汪氏墨藪已於十年前歸余外，其彩印本墨苑亦於今歲暑中歸余。但方氏墨譜及方瑞生墨海等書，則歸張氏約園。余於他處亦獲得墨譜、墨苑初印本，且所得不止一部。所未得者惟墨海耳。因墨譜諸書乃連類推及而欲收程方諸家集。程集絕不可得。方集則今方遇之，亦蘭泉物也。由孫實君轉售於余。聞蘭泉年內奇窘，故不得不斥售所藏書。急景凋年，不祭書而去書，其心境之惡，亦可知矣！于魯詩殊不惡，故李維楨、屠隆諸序皆盛推之。得此不僅得一程方公案之文獻，且亦得一晚明之佚著也。獨惜未能幷獲程氏諸集耳。

四　史外

清汪有典撰　八卷四冊　同治刊本

旁晚，驅車赴文滙書店小坐，覩案上有待裝鈔本史外四冊，小字密行，鈔甚舊，而字不工，即攜之歸。蓋以其卷數甚多（三十二卷，）與通行本不同，疑有溢出者。置架上數日。又至秀州書社購得刻本史外四冊（八卷。）以一夜之力，細細校過。二本分卷雖不同，而內容不殊，文字亦絕鮮可資校勘處。且抄本譌字觸目皆是，反不若刻本之佳。書貴舊抄，尤貴宋元人集之舊抄者，

以其足以補正四庫館臣之妄删亂改也。若斯類抄本，實不僅一顧。遂捨抄而取刻。（後聞此抄本售於某，得善價。蓋彼輩僅耳聞舊抄可貴，而不知舊抄之所以可貴者何在也。）

五　帝京景物略

明劉侗著

余甚喜讀劉同人帝京景物略；亦若余之喜讀張宗子文也。朱竹垞日下舊聞雜輯他書以成之，不若景物略之輕蒨窈渺，體物入微。前在北平，曾得景物略一部，以其價昂，復退還某肆。然實念念不忘此書。劫中，於中國書店見南海康氏散出書中有此書一部；惜爲平賈某所奪去，未能收得，悵惘無已。頃過樹仁書店見其架上有此書，亟取下。然其價竟較康氏藏本倍昂，而與平肆前時所索者略等。以不欲再失去，乃挾之而歸。燈下披讀，如見故人。不厭數回讀之書，斯其一已。故都淪陷，未知何日得重遊。在在皆足觸動悲楚之感。東京夢華、武林舊事，低徊愴惻，倍增忉怛。然中興非夢，恢復可待，他日挾書北海，朗聲長吟，爲樂殆無量也！

六　太平三書

清張萬選編注　十二卷十一册
順治間刊本

余得蕭尺木太平山水詩圖後，友人某君致函云：有太平三書併太平山水詩圖求售，欲得之否

？余不自意，此絕難得之書，乃竟先後有二本出現，且均能歸余，殊喜躍不禁！遂毅然復收之。書來，太平山水詩圖一卷，乃後印模糊者。惟太平三書佳甚，極初印，恰可與余前所得者配合成一完書。「四庫」所收，有太平三書而無「詩圖」。蓋當時館臣亦未見「詩圖」也。北平圖書館所藏之一本，亦闕「詩圖」。疑當時「詩圖」本別行，故傳本往往有書而無圖。然「詩圖」本為書之第一卷，不知何以獨闕之。惟書亦不多見。得之，亦甚自喜也。

七　瑞世良英

五卷五冊　明金忠輯　崇禎間刊本

余酷愛版畫，尤喜明人所鐫者，故每見必收得，一若余之搜購劇曲、小說諸書者然。坊賈知余喜此類書，每收得，必售之余。然每每亦故昂其値。寓平時，余之天和廠宅中，幾無日不有三五書賈之足跡。有劉某者，本為九經堂夥友，後出而自立門戶，至余家尤勤。余所得諸精品中，若宋刊天竺靈籤等書，皆為彼所持售者。然索價則往往高昂絕倫。余漸疏之。彼嘗持也是園舊藏明刊天文圖等書四冊來，索四百金。余以其昂，未之收。再詢之，則已他售。此為永不能忘之一大憾事！後又持殘本御世仁風二冊見售。無首尾，並書名亦不存。且每頁均經截割重裱，書品極窳下。惟尚初印，且價亦廉，遂收之。孝慈處有此書全本。故余意：得此殘本亦佳。孝慈本後歸

北平圖書館。十餘年來，迄未再遇第三部。余乃益自珍此殘本。自余得此本後數月，劉某復攜瑞世良英四冊來。價乃奇昂。余深喜是書，而怒其妄索高價；抑之。分文不讓。乃忿然退還之。後知爲孝慈所收。喜其得所，且喜仍可得借讀也。孝慈卒，乃不知此書流落何所，孫實君從蘭泉許得書甚多。此書亦在其中。蓋又從孝慈許轉歸蘭泉，玆復散出也。余如見故人，立收得之，不問價也。不意乃較劉賈所索者尤昂。余念：此次不能再交臂失之矣。遂毅然留下。所費幾盡一月糧。自笑書癖之深乃至於此。劫火彌天，黃流遍地。報國無方，乃復抱殘守闕，聊以自慰，亦可哀已！

八　席刻唐詩百家

清席啓寓編　康熙間刊本　六十册

余數遇席刻唐百家詩，皆未之收，蓋以其頗易得，且有掃葉山房石印本也。年來，收唐人集頗多，乃欲得一席本。急切間，未遇一部。屢訪之坊肆，皆無此書。頃至中國書店，見平滬諸賈紛集，若有所待。詢之，云：郭君方自城中得盛氏書數十綑，即可至。余乃亦坐候。書至，中乃有席刻唐詩及唐詩類苑。遂選得之。余已有古詩類苑，故欲併得之唐詩類苑也。席氏所刻唐詩，從宋本出者不少，刊印亦精。惟亦若納蘭容若刊之通志堂經解，皆經重寫，改易版式，面目全非

。大是憾事！蓋其時風尚如是也。今宋刻本唐人集存者屈指可數。絳雲樓所藏宋版唐詩三十册，已蕩爲雲煙，不可一覩。若席氏能景摹宋版，其功當尤偉。獨惜影宋刊本之風，至乾道而始盛。汲古主人亦僅知抄本之應景宋而不知翻刻宋本。蓋翻刻宋本之風，至明代嘉靖後即中絕矣。

九　唐詩類苑　四十卷　萬歷間刊本

余既得古詩類苑，乃思更得唐詩類苑。以此類書雖非上品，然搜輯之功，究不可沒，且余方收唐人集，得此，亦甚有用。數月來，遍訪各書肆，竟未能得。石麒近從城中購得盛氏書數十綑，多常見之物。惟中有席刻唐百家詩及唐詩類苑，余乃併收之；價且奇廉。明人輯書，於一二大家外，往往因陋就簡，徒供舉業詞章之用，而不知學問之道。此書亦其一也。本是「全唐詩」，自應以時代與人爲次第，卻瑣瑣分類，不倫不盡，不知編者何不憚煩至此也。臧懋循輯之古唐詩所，亦有此弊。固遠不如馮惟訥詩紀，梅鼎祚詩乘，文紀，及唐詩紀之有裨「詩學」，有關「詩史」也。惟椎輪爲大輅之始。明人所輯唐詩，自朱警唐百家詩以下，迄未見全帙。胡震亨之唐詩統籤，今傳於世者僅戊癸二籤，則我人所見之「全唐詩，」自當以此書之輯爲其祖禰焉。明末，錢謙益始有志於輯「全唐詩」，後其藁爲季振宜所得，乃踵成之，即爲康熙間所刊全唐詩之底本

也。

十 瑯嬛文集

明張岱著　四册　光緒間刊本

張岱之石匱書，余幾得而復失之。其瑯嬛山館筆記則十餘年來遍訪未得。其橋中言，嘗於亡友馬隅卿先生許得一讀，今則淪陷於故鄉，并錄一副本而不可得矣。余於宗子，何緣之慳也！岱所著，得時時置案頭者，惟陶菴夢憶、西湖夢尋諸書易見耳。最後，乃獲瑯嬛文集四册。此書非難得者，昔嘗收一不全之抄本。頃過福煦路書攤，見有此書刻本，亟與論價得之，價奇廉。攜歸，快讀數過，若見故人。岱爲明末一大家，身世豪貴，歷劫，乃家資蕩然。然才情益奇肆；一腔悲憤，胥付之字裏行間。夢憶一作，蓋尤勝東京夢華、武林舊事。其勝處卽在低徊悲嘆，若不勝情。不知何故，其著述在生前乃迄未一刊布。「文集」「夢憶」「夢尋」，皆在淸末始有刊本，而其弘偉之作，若石匱書，則僅有一二抄本流傳，若「筆記」及橋中言等，則似僅有藁本存人間。一失，便成永世之憾！深望在此大劫中能得有力者亟爲之救取流布也。其功德蓋不僅在救全一大作家之著述也！

十一　十竹齋印存

胡正言篆　四卷四册　丁亥刊本
又胡氏篆章不分卷一册

平賈孫實君於陶蘭泉許得明版書數十種，正在打包寄平。余匆匆翻閱一過，檢出方于魯集、毛古鷲集及十竹齋印存三書，云：余欲得之，勿寄出。實則，余所欲者不止此；以阮囊羞澀，僅檢最所心喜者購之。實君立交予攜歸。時年關將屆，余所存不足三百金。乃與實君商，先付書價之半數。彼亦允諾。在此三書中，余所最留意者，尤在十竹齋印存。此書余在平時，曾於某肆一覩之。以其價昂，未之購。不意乃爲蘭泉所得，且終歸於余。余於「印譜」素不留意，前曾過一顧古堂印譜，價奇廉，亦未收。此以其爲十竹齋胡氏之作，乃收之。蓋余於十竹齋所刊書，幾於見無不收。收十竹齋版書最多者，國內似當以余爲首席焉。（惟最重要之十竹齋畫譜，初印本僅有二册）。攜歸後，細細翻閱印存一過，乃復有奇獲。印存凡四卷，首有「丁亥」周亮工序及杜濬諸人序。按「丁亥」爲順治四年，亮工序僅署「甲子」而不序年號，蓋時猶爲遺民，未仕「新朝」也。正言於明末弘光時旅居南京，嘗供奉宮庭。國變後，起居一樓，不屈節。年已逾七望八，以篆刻爲生。印存四卷中，所刊刻之印章，故多爲忠臣烈士及諸遺老。（間亦有後仕「新」朝者，然其時則皆是遺民也。）自錢士升、倪元璐、范景文、楊文驄、馮如京、孫必顯、徐石麒

、鍾惺、譚元春、王思任、楊嗣昌以下，凡百餘家。中有「史可法」「道鄰」二印，尤爲可寶。而龔鼎孳、周亮工、杜濬、蕭士瑋諸人印章亦預焉。蓋包羅萬歷末至順治初之諸文士名流，亦以見胡氏生平交遊之廣也。印章皆押於開花紙頁上，其色彩至今猶煥耀鮮明。氣魄甚大，不拘拘於摹擬秦漢印。吳奇跋云：「日從印存，奇不欲怪，委曲不欲忸怩，古拙不欲矜飾。是亦余所心折者矣。余嘗謂藏鋒斂鍔，其不可及處全在精神。此漢印之妙也。何必襲蝕殘駁，宛出土中，然後目爲秦漢！」此語誠足鍼今印人之失也！末附胡氏篆草一册，則皆爲「出游五岳，歸臥一丘」，「紉秋蘭以爲佩」，「文章有神交有道」諸「閒章」。

十二　毛古庵先生全集

明毛憲撰　十卷四册
嘉靖壬戌刊本

古菴集十卷，爲其子訢所刊，首八卷爲文，後二卷爲詩，末附毘陵正學編。古菴爲弘治正德間人，篤志好古，專致本然之良知。「知行並進，着實踐履。」於陽明之說「雖心服其高明，然不敢輕變其學以從焉。」然實深受陽明之影響。此集甚罕覯。原爲陶蘭泉氏所藏。余從孫實君許得蘭泉藏之十竹齋印存、瑞世良英，同時並得此集。首有清末其裔孫鴻達手跋，當是從其家散出者。

十三　皇朝禮器圖式

十八卷十八册　乾隆間刊本

一書遇合之巧，殆無過於余之收得皇朝禮器圖式。初，余在中國書店，見平賈王淳馥打包寄平之書中，有殘本皇朝禮器圖式九册。略加翻閱，見其印本甚佳；衣冠之花紋、毛片，極爲細密光緻。雖非上乘之版畫，然殊精工可愛。便對店中人云：此書余欲得之，可留下否？數日後，再過之，聞此書終於寄去。余心殊怏怏！但店中忽復收得此書五册，石麒云：此五册足配前九册，係從同一家散出。余即收得之。並囑其作書至平，將前九册寄回。十日後，書果寄來。惟已三倍其售價。然余竟收得之。此十四册，裝璜一律，果是一書。細閱之仍缺四册。私念：此一書將終無能配全者矣！頃於旁晚過傳新書店，與紹樵閒談。見某賈正以殘書一包，與紹樵論價。中有殘本三才圖會數册，紹樵指以示余，云：鄭先生正收三才圖會，此數册可售予之。余頷之。復翻閱他書，忽見有禮器圖式四册雜於其中。余立檢出，訝其裝璜與余所得者酷似，卽詢其從何處得之。某賈云：與前售予平賈之九册同出一家。余知其必爲所佚之餘册，立與論價，得之，持歸，與前十四册合之，果爲一書，竟完全無闕。深嘆其巧合！夫時近二月，地隔平、滬，書歸三肆，余乃一一得之，復爲之合成全帙，快何如也！書之，不僅見余訪書之勤，亦以見有心訪購，終可求

得。費一分力便得一分功。一書之微如此，學問之道亦然。然在劫中散佚不全之書多矣！此書固幸，卻亦爲無數散佚之書浩嘆無窮也！

十四　宣和博古圖錄　寶古堂重修　存第二十三二十四卷　萬歷刊本二冊

明代所刊書，往往被後人攘竊，作爲已有，而於新安所刊者爲尤甚。蓋徽地產良材，所鐫書版，堅緻異常，易代而後，每完好如初。版片售去後，得者略易數字，便成「新刊」。知不足齋印之列女傳，爲最著之一例。黃晟印之三古圖，其原版亦是明代泊如齋所刊。然少有人知「泊如齋」三字亦是後來挖改者，最初之印本，乃是寶古堂所鐫。今人知有泊如齋者已稀，更無復知有寶古堂者矣。郘亭知見書目考古圖條下，注云：「丁禹生有寶古堂重修考古圖十卷刊印精絕。」則寶古堂幷刊有考古圖矣。但郘亭未悟泊如齋之版片卽是寶古堂所遺下者。殆未見其書歟？余於明本版畫書無不收，卽對於一頁半幅之殘片亦加意收下。故得獨多，所見亦較廣。昨在中國書店，遇朱賈惠泉，云：新收得殘書數種，余索閱之，中有寶古堂博古圖錄二冊，卽收之。石麒云：寶古堂本博古圖從未前見，余則疑其與泊如齋本爲同一版片。惟原爲白綿紙初印本，而所見泊如齋本則大抵皆竹紙後印者。此可證泊如齋本爲攘竊之寶古堂者。攜歸後，取泊如齋本細校一過，

果如余所料。

十五　玩虎軒本　養正圖解　明焦竑撰　殘存一冊　又清初印本二卷二冊　黃鏻刊

明新安汪光華玩虎軒鐫行戲曲書不少，亦萬歷季年一重要之書肆也。余嘗得其所鐫琵琶記，又從汪樹仁處，得其所鐫紅拂記半部。月前樹仁又送來玩虎軒本養正圖解殘本一冊，（殘存祝世祿序及卷上八頁。）余不以其「殘」而斥去。仍收之。然今乃得其用。至友某君爲余在平得白綿紙印養正圖解二冊，價近百金，殊昂。此本有康熙己酉曹鈖重刊序，標題亦署作重刊養正圖解。然細察其圖式與字型，眞是明代刊本，圖式絕精工，萬非康熙時人其能及，余疑莫能決。頃因檢理所藏版畫書，乃取此本與玩虎軒殘本一對讀，竟是一本。不過曹氏本刷印在後，圖中細緻之線條已有模糊併合之迹。蓋玩虎軒本版片在清初爲曹氏所購得。曹氏乃攘爲己有，云是「重刊」，欲以湮其攘奪之實。若余不收得玩虎軒本，幾無不爲其所愚者。可見復本殘帙，殆無不有可資考證之處也。祝世祿序云：「鐫手爲『黃奇』。」「黃奇」二字，玩虎軒本原作「黃鏻」。則玩虎軒本之插圖，其刊刻實出黃鏻手。博聞多見，誠爲學之要著哉！

十六　藿田集　范駒著　十三卷　附岳班集范日觀著

清人集多不勝收。余所取者僅千之一，而皆爲案頭所需者。間亦取「詞」人諸集。而於集後附「曲」者，則每見必收之。蓋余嘗欲編清人雜劇，並欲編清人散曲爲一書也。因之，亦得「僻」集不少。藿田集其一也。范駒爲東皋人，集中以「賦」爲多，「詩」「文」不及三卷，其第十三卷則是「曲」；散曲十餘套以題「照」者爲多，仍是清人習氣；末附「戲曲」送窮一篇，則爲清人雜劇之資料也。「這窮鬼非但算個吉神，亦可當個益友。不須爲逐貧之揚子雲，轉該做留窮之段成式矣」。駒蓋爲窮不得志之士，有激而言者。岳班集爲其子日觀所著，首爲「詩」，後爲「曲」爲「詞」，「曲」僅二套。此書刊於道光間，爲駒壻張金誥所輯。中經太平天國之亂，版片必已燬失，故傳本甚罕見。

十七　子華子　程本著　明金之俊評閱　十卷二册　川南雷鳴時刊

子華子，僞書也，首有劉向序，亦僞作。然明單刊本則不多見。此書明代川中刻本，版片至清猶在，故附有康熙甲寅吳琯跋，及雍正五年李徽序。金之俊所評，純是明人習氣，無足觀。余

於中國書店書堆中見之，以其罕覯，乃收之。

十八　雲林石譜　宋杜綰著　三卷一冊 明新安程興刊本

雲林石譜一書，於「叢書」本外，所見皆傳抄本。頃乃於中國書店得一萬歷程興單刊本，爲之狂喜。蓋今日所見之刊本，殆未有早於此本者。而此本迄亦未有人知之。首有高出序。出序云：「漢唐以來，所謂石，猶是碑版文字耳。無好眞石者。好眞石，起於近代。如米海岳翁，以奇癖著稱。後人頗多倣。則物色辨識，聚於賈胡，進退取舍，嚴於律令，又增一家賞鑒。好事至湧直千萬，剗削贋欺者矣。」蓋「石」之賞鑑，起於宋，盛於元，至明而大熾，乃成畫家一派。倪雲林拳石小景，於尺幅寄江山萬里之思，尤爲偉觀。明清人「石譜」不少概見。而皆託始於此書。綰字季陽號雲林居士，山陰人。所收自「靈壁石」至「石棋子」，凡九十三品，每品說明甚詳，獨惜未有「圖」耳。

十九　唐詩戊籤　明胡震亨輯　二十冊　明末刊本

唐詩紀僅輯成「初」「盛」二紀而未及「中」「晚」。胡震亨之唐詩統籤則網羅全代，弘富

無比。惜統籤迄未見有全書。故宮博物院曾藏有一全部，殆是海內孤本。不知今尚無恙否？坊間所流行者惟戊籤與癸籤耳，癸籤輯「詩話」，戊籤則足以補唐詩紀之未備，皆爲研討唐詩者所不能不置於案頭者。余去歲訪得戊籤一部，尚是明代初印者。惜闕佚數十頁。配全想亦不難。

二十 唐詩紀 明吳琯編 一百七十卷 萬曆間刊本

余力不能得宋元本唐人集。「書棚」本、「蜀」刊本之小集與李杜元白諸集，價等經史，雖間有遇者，亦無能致之。僅於去歲，以廉値得元刊之韓柳二集。韓集且闕一冊。不得已而求其次，惟求多得明刊本各集耳。余求古詩紀至數載，近始獲一殘本，一竹紙後印全本。求唐詩紀亦至數載，近乃得一萬曆吳氏刊本。唐詩紀編纂謹嚴，與唐詩類苑之分類雜糅者不同。嘗於季振宜輯全唐詩底本中，見一嘉靖刊本唐詩紀，分上下二欄，上欄甚狹窄，載校勘及音釋，下欄爲本文。今萬曆本，則校勘及音釋均雜入本文中矣。唐詩紀僅成「初」「盛」二代，「中」「晚」惜未著手。然搜輯之勤，已足沾溉後人。余得此書於葉銘三許，初僅得半部，後乃配全。寒士之得書，誠不易也！

二十一　唐詩紀事　八十一卷二十四册　嘉靖間張氏刊本

唐詩紀事八十一卷，宋計有功撰：因詩存人，因人存詩，甚有功於「詩」與「史」。論述唐代之詩史者，自當以此書為不祧之祖。余初僅得醫學書局石印本，後又得商務影印洪楩刊本。惟商務本闕洪氏序，余嘗借羣碧樓藏本補全。尚有嘉靖間張氏刊之一本則迄未收得。平賈王某頃寄來古籍數十種，中有張刊本唐詩紀事，價頗廉，尚為余力所能及，乃收得之。嘗見錢謙益輯「全唐詩」，（後由季振宜補全）凡一百十餘巨册，皆剪裁明人所刊諸唐人集黏貼而成者；其詩人傳記一部分，則於新舊唐書外，以取諸紀事者為最多。可見此書之重要。元辛文房唐才子傳所收不過百許傳，而紀事所收者則凡一千一百五十家。余久有志於重輯唐詩，故甚欲得紀事諸本，校勘一過，作為「定本」，以資引用。張刊本之收得，自是得意。「校勘」之工，雖若奢靡，實則為基本功夫之一也。

二十二　唐音癸籤　三十六卷十六册　明末刊本

胡震亨既輯唐音統籤，復搜集關於唐詩之評論成癸籤一書。其用力之劬，不下於計有功之唐

詩紀事，尤袤之全唐詩話；而於明人詩話，所收尚多；儘有今日不易得見之本，余既得唐音戊籤，復訪癸籤，久未得。後乃見一本於某肆，索價奇昂，棄之不顧。平賈孫賓君頃持書單一紙，中有此書，余乃亟收得之。余欲重輯唐一代詩，立願已久，思先集諸家評論爲一集，此書亦一重要之取資淵藪也。故宮博物院所藏之統籤一部，今未知已救出否？如能付之重印，則此奇籍將藉爲重輯之底本。不知此願何日得遂。清人刊全唐詩，其詩人傳僅寥寥數語，不足爲知人論世之助。季輯全唐詩底本，雖傳語較詳，然亦不甚完備。故重輯之功，仍當以此癸籤爲主而再加以展拓者也。

二十三　燕京歲時記

長白富察敦崇撰　不分卷一册
光緒丙午刊本

清遠道人嘗致書其友，痛詆北平之風土，以爲不適南人，俗諺亦有「無風三尺土，有雨一街泥」之說。然湯氏久爲南都閒曹，或有所激而云然。而自民國建立以後，北平市政亦已大易舊觀，若干重要之大道皆鑿潔平直，不讓其他大都市。而北平之「美」乃畢見。嘗於春日立天安門之石橋上，南望正陽門以內，繁花怒放，紅紫繽紛，自迎春之一片嬌黃，至刺梅之碎雪飄零，幾無日不在鬧花中過活。每獨自徘徊於花影之下，不忍離去。而中山公園牡丹，芍藥相繼大開時，茶

市尤盛，古柏蒼翠，柳絮撲面，雖雜於稠人中，猶在深窈之山林也。淸茗一盂，靜對盆大之花朵，雪樣之柳絮，滿空飛舞，地上滾滾，皆成球狀。不時有大片之白絮，搶飛入鼻，呼吸幾爲之塞。夏日則蕩舟北海，荷香拂面，時見白鷺拳一足獨立於木樁上。遠望塔影橫空，釣者持長桿靜坐水隅，亦每忘其身在鬧市中。至秋則菊市大盛。西山之紅葉，似伸長臂邀人。鮮紅之柿，點綴枝頭，若元宵燈火。冬則冰嬉風行，三海平滑如鏡，甚羨少年兒女輩之飛馳冰上，縱橫轉折，無不如意。白雪堆積街旁，至春乃融。冰花凝結窗上，尤饒興趣，而臘鼓聲催，家家忙於市年貨。古風未泯，舊俗依然。而四時廟會不絕，別具風趣。廢歷元旦至燈夕之廠甸，尤爲百貨所集；書市亦喧鬧異常，攤頭零本，每有久覓不得之書，以奇廉之值得之。余嘗獲一舊抄本南北詞廣韻選即在廠甸中某攤頭議價成交者。夏日之十刈海，亦爲一大市集。嘗聽雨樓頭，陣雨掃過荷葉上，聲若瀑泉迸出，濤韻至佳，至今未忘。總之，四時之中，殆無日不有可資留連之會集，無時不有令人難忘之風光。今去平六載矣！每一思及，猶戀戀於懷。獨恨當時人事倥傯，未能遍歷平市繁華耳。何時復得遨遊於此古都乎？讀此燕京歲時記，種種景象，皆宛在目前。然而遠矣！惟有在夢中重溫一過耳。被迫去平者多矣，遠適川濱者尤多。殆皆與余有同感。痛飲黃龍之日，當是我輩重聚古柏下，芍藥旁，談天說地之時也。

二十四　今吾集筆雲集　錢曾撰　舊抄本　各一卷一册

余夜睡甚早。於微醺後，尤具「吾醉欲眠君且去」之概，不問客爲何人也。蓋疏懶成性，早眠早起慣矣。昨夜，乃乾來，挾以與俱者爲錢遵王今吾、筆雲二集。余一見狂喜。興奮異常，竟談至深夜。此二集爲舊抄本，亦間有後來補抄之迹，中有牧齋字者必加塗乙或挖去。但不知何人，又以朱筆補入。可見此抄本必在牧齋文字被厲禁之前。原詩更有塗改處，字蹟蒼老，極類遵王手筆。則原本始是遵王之稿本歟？詢價頗廉，遂收之。細細翻讀，殊爲得意。遵王詩文極罕見。於讀書敏求記及述古堂，也是園二書目外，幾無他作可得。牧齋吾炙集以遵王之作爲壓卷，然吾炙集向亦僅有抄本傳世。且所選畢竟寥寥。今一日而併得此二集，得詩近二百首，不可謂非幸事。遵王爲牧齋姪孫，絳雲災後，牧齋所蓄，幾盡歸之遵王。後來，遵王又悉售之季滄葦。其讀書敏求記及述古、也是二目所載，多絳雲舊物；滄葦之目又多是遵王舊物。淵源有自，授受之迹犂然可見。古代文獻，歷刼僅存，其保存維護之功，殊不可沒。然牧齋歿後，有柳如是身殉之變，遵王受謗最甚。幾不爲鄉人所齒。其詩文之不傳，或以此故歟？遵王之詩，以述懷詩四十韻呈東澗先生爲最傳誦一時。「感極翻垂涕，銜悲祇自知。顧愚蒙品藻，倜直荷恩私，」感恩之深，溢

於言表。「謗傷殊可畏，欲殺又何辭。俗子添蛇足，狠奴竊虎皮，」是在牧齋生前，已騰謗一時。牧齋答以：「牛角從他食，雞窠且自全，」「敢謂斯文付，私於老我便，」解之，亦以勉之也。邂王集凡八，已刊者有三集，未刊者有五集。然已刊之本，今亦絕不易得。諸家書目皆無之。余今得此二集，傳布之責，當肩之不疑。

二十五　批點考工記　元吳澄考註　明周夢暘批評　二卷二冊　萬歷刊本

明人批點文章之習氣，自八股文之墨卷始，漸及於古文，及於史漢，最後，乃遍及經子諸古作。批點考工記亦此類書之一也。余於中國書店書堆中得之，頗罕見。首有萬歷丁亥十一月郭正域序。周氏批語，列於上欄。吳澄考註，則列於每節正文後，皆加以「吳氏曰」三字，體例尚謹嚴。所評多腐語，點亦無聊。正文間之附評，所謂「句法」「字法」等，則直以此古代文獻作爲「八股文章」應用矣。

二十六　閔刻批點考工記　二篇一冊　明末閔氏朱墨刊本

明末湖州有凌閔二氏，刊書均甚多，且均是以朱墨二色或三色四色套印者，世號曰「閔刻」

，而凌氏之名竟被湮沒焉。大抵閔氏所刊以經史子集等讀本為主，而凌氏則多刊小說、戲曲。近來收「閔刻」書，成為一時風氣，北方有陶蘭泉氏，南方有周越然氏，皆收集閔刻書近百種。陶氏書後售予某軍人；越然書則大都燼於「一二八」之役。今此類朱墨本，坊間亦不多見，見亦必索高價。然閔刻讀本，雖紙墨精良，實非上品。每每任意刪節舊注，未可稱為善本。余既得周夢暘批點考工記，復於某肆架上，取得閔刻本批點考工記一冊，以其索價不昂，收之。頃燈下校讀二本，於閔刻本之不盡不實處竟大為驚詫，閔本首亦為郭正域序，但刪去序末：「吾楚周啓明氏為郎水部，品藻記文而受之梓。夫所謂在官而言官者乎？郎以文章名。所品藻語，引繩墨，成方圓，進乎技矣。有所著水部考行於世。則冬官之政舉矣。請校周禮，吾從周」等四十五字。復易「卷」為「篇」，並不標出吳澄及周夢暘之名，於「考注」「批評」及「音義」均任意刪改變動。若余不先收得周氏刊本，直不知「批點」出於周氏手而「考注」之為吳澄著也。閔刻書之不可靠，往往如是。世人何當以耳代目乎？

二十七　焦氏澹園集

明焦竑撰　萬歷間刊本　存四十一卷十二冊

焦竑澹園集列清代禁書目中，故極不易得。余久訪未得全本，乃收此殘本。竑門人許吳儒題

云：「澹園先生所著，多不自惜。頃直指黃雲蛟公欲刊布之，乃稍稍檢括，裁什二三耳。……先是，有焦氏類林八卷，老莊翼十一卷，陰符解一卷，焦氏筆乘六卷，續筆談八卷，養正圖解二卷，經籍志六卷，京學志八卷，遜國忠節錄四卷，業行於時。東宮講義六卷，獻徵錄一百二十卷，詞林歷官表三卷，詞林嘉話六卷，明世說八卷，筆乘別集六卷，尚藏於家。餘刊行文字書籍，託名者衆，識者自能辨之。」後獻徵錄亦已刊行，然亦甚罕見。按目卷四十二至卷五十九爲詩詞及崇古堂答問、古城答問、明德堂答問。此本共佚八卷，幸「文」均全，仍甚有用。

二十八　新鍥諸家前後場元部肆業精訣

明李叔元輯　四卷
萬歷甲辰建邑書林存德堂
陳耀吾刊本

此爲習舉業者應用之陋書也。當時此類書必多，然今則已甚罕遇矣。分元、亨、利、貞四部；元、亨二部皆述八股文作法；利部爲「分類摘題偶聯，」並附諸家論作八股文法。貞部則爲「作論要訣」及「詔誥表統論」，作「判」「策」要訣，而以「王鳳洲先生詩教」爲結束。論述八股文及「表」「策」「試帖詩」之作，本不多，此猶是明人所集，故雖陋書，亦收之。

二十九　三儂嘯旨

清嘉定汪价著
五「册」康熙己未刊本二册

三儂嘯旨全集凡二十六「册」，已刻者僅此五「册」，自第六册登高小牘以下均未刊。尚有外集中州雜俎三十五册，儂雅四册，增定陽關圖譜二册，入林題目八册，罷春秋一册，俗語三絕圖三册，妙喜老人隨記四册亦均未刻。此未刻諸册，今當均已佚去，不可得覩矣。此「五」册爲：（一）七十狂談，自三儂贅人自序以下雜收詩、詞及文數十篇。（二）天外天寓言，自郭將軍傳以下，凡錄文二十一篇，詩詞二十七首，「文多假借，語雜詼諧」。（三）書帶草堂弄筆，錄廣自序一文。（四）上元甲子百八吟，（五）半舫詞。价字介人，蓋老不得志者，故多牢愁語，明末人積習至此尚滌除未淨。价嘗被聘總纂江南通志，爲其生平最得意事。故於自序中瑣瑣言之。「一生落拓，不諳家計。操家秉者，早年有父，中年有妻，晚年有子。介人晏然衣食而已」。其一生，殆一典型之有產士大夫生活也。衣食無憂，惟未衣紫腰金。以此缺憾，乃發爲牢愁之言。

三十　劉隨州集

劉之闓校宋本　五卷一册

余與公魯有一面緣。公魯辮髮尚垂於腦後，世目爲「遺少」。家富藏書，然聚學軒所藏，亦漸散出易米。前歲，蘇州遇大劫，公魯竟以身殉城，余甚傷之！公魯殉難後不久，所藏乃全部爲

平賈輩所得，多半輦之北去。余無意中於來青閣得公魯校之劉隨州集一冊，亟收之，以誌永念！底本係全唐詩，首有公魯四跋。封頁題云：「以北宋活字本略校一過，公魯記」。跋云：「此劉隨州詩集序云：集十卷，內詩九卷，今編詩五卷。而北宋膠泥活字本則詩十卷，而詩反較此為少。今據宋本校勘。凡宋本有者，皆以朱筆圈出，並記異同於眉。但以債所迫，將鬻宋本於人。而購者急於星火。匆匆一校，未能詳也。可嘆！可嘆！戊辰六月十七日公魯記」。此宋本今不知流落何方。公魯云：「宋本每半頁九行，行十七字」。疑仍是明初活字本，非宋本也。其行款與明初活字本諸唐人集正同。

三十一　梅巖胡先生文集

宋胡次焱撰　十卷二冊　正德間刊本

宋明人集佚者多矣！余前於漢文淵得成化本明湯胤勣東谷遺稿二冊，甚自喜。茲復於中國書店以廉值得正德本梅巖胡先生文集十卷二冊，尤為得意。此是罕見宋人文集之一也。諸家書目皆無之。卷一至八均為文，僅卷六有詩數篇。卷九為諸家次韻之作，及洪杏庭梅巖胡先生傳，卷十為曹弘齋（名涇）致梅巖書四通；尚有第五通以下，因末數頁已闕，不可得見，且未知究竟有若干通。「文集」末附友輩贈詩與文者，頗罕見；楊冠卿客庭類藁末亦附有時人書啓及贈詩，殆宋

人之風氣如是也。次猋字濟鼎，號餘學，又號梅巖，婺源人，登咸淳四年進士第，授迪功郎湖口縣主簿，改授貴池縣尉。德祐乙亥，微服歸鄉。以易教授鄉里，後學來集者常百許人。金華胡長孺跋其詩曰：「宋蹙於淮，重兵在山陽、盱眙、合肥，池岸江域，惡渠隘淺，荷戈不滿千人。兵未及境，都統制張林，潛已納款降附。與異意，輒收殺之。當是時，濟鼎爲附城縣尉貴池贏尫弓手數十百人，勢不得獨嬰城。家寒親耄，無壯子弟供養。隊張出迎，託公事，過東流縣，作冢於道周，書本爲表識曰：貴池尉死葬此下。用杜張猜疑，令不相尋迹」。是梅巖乃宋遺民也。高尙其志，不屈身於強者。此集誠宜刊布表彰之。

三十二　花鏡雋聲

明馬嘉松選定
存九卷二册　明刊本

余前得馬嘉生花鏡雋聲八卷於北平，自漢魏詩至歷朝詞均全，自以爲係全書矣。頃復於中國書店得殘本二册，第一册爲卷一至卷四，卷五以下缺。第二册復爲卷一至卷六（中闕卷五），却係明詩，爲余本所無。乃復收之。卷六以下仍闕佚。相隔數年、得之兩地，仍未能配全，一書之不易得有如是乎！誠非紈袴子弟、富商大賈聾之封書於架上，徒以飾壁壯觀者所能知其艱苦也。明人喜刻宮閨詩。然多爲選本，每不足重。周履靖嘗刻十六名姬詩，最爲美備。此亦一選本也，

不殊於他選，惟選明詩特多，每有本集已佚者。得之，亦足資論明代詩者之考鏡。按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卷四）載：花鏡雋聲十六卷，則此本明代部分亦是八卷，佚去者爲第七及第八卷。

三十三　牧牛圖頌

釋袾宏輯　萬曆己酉刊本　不分卷一册

萬歷刊本牧牛圖頌，余未之前見。康熙翻刻本，世已稀有。今所傳本，皆是乾隆間所刻者。陶蘭泉氏石印本亦是從乾隆本出。余嘗得一乾隆本於北平。頃濟川自杭回，得此萬歷本，即送至余所。彼甚得意，余亦甚喜。雖索價甚昂，竟收之。圖凡十：未牧，初調，受制，回首，馴伏，無礙，任運，相忘，獨照，雙泯，圖之下方各附普明禪師頌一篇。末另附十頌，自尋牛至入廛，惟無圖。寫刊俱精，雖寥寥十許頁，而意境無窮。此種單行薄帙，最易散佚。得者能不寶之乎？作者深隱禪機，所謂「牧牛」，蓋象徵「學道」之歷程也。「人牛不見杳無蹤，明月光寒萬象空。若問其中端的意，野花芳草自叢叢。」意不難知。

三十四　聖諭像解

梁延年輯　康熙二十年承宣堂刊本　二十卷十册

此書有道光間廣東翻刊本，刊者爲葉名琛父志詵，其精工處幾可亂眞。然細校之，則原刊本

之精美仍自見。坊賈於此類書素卑視之，不索高價。近以版畫書頗有羅致之者，乃亦竟有以葉刊本去序僞作原刊者。余數遇之，皆未收。曾見一原刊本於北平，又見一本於中國書店，均未之購。去歲，以印行版畫史，乃欲得一本。急切間各肆皆無有。漢文淵有一本，爲平賈所得。聞是開花紙初印者。價不過三十金。急追迹之，則已犛載北去。姑購一葉刊本歸，孫實君聞予欲得是書，乃自平寄一本來，竟索價至一百金以上，遂退還之。濟川自杭返，攜有此書及牧牛圖頌；同時並得之，所費亦僅三十餘金。按聖諭凡十六條，自「敦孝弟以重人倫」至「聯保甲以弭盜賊，解讎忿以重身命」，凡一百十二字，梁氏乃衍爲二十卷，仿養正圖解及人鏡陽秋爲之圖說。異族帝王，防閑反抗，無微不至。此聖諭十六條亦「防閑」之一術也。「像解」是爲虎添翼，助紂爲虐之作。殊惡之，姑取其圖耳。

三十五　洹詞

明崔銑著　十二卷十二册　嘉靖間刊本

洹詞爲明人集中最易得者之一·此本刷印甚後，頗不佳。得於福州路某書攤。以其價奇廉，故收之。有「知不足齋」及「江夏徐氏」、「徐恕」諸藏印，蓋從徐行可許散出者。崔銑力排王守仁之學，爲嘉靖間一大政治家。此集編年排比，分爲館集、退集、雍集、休集及三仕集，頗可

考見時事得失。

三十六　灩澦囊 五卷 附歐陽氏遺書 一卷六册 李馥榮編輯 道光間歐陽鼎刊本

通行本灩澦囊皆不附歐陽氏遺書。此道光刊附遺書本，不多見。余頗欲多收明末史料書，乃於文匯書局得此本，同時并得史外一部。叙蜀中張獻忠事者有蜀碧。但未必是信史。受難者肝腦塗地，粉身碎骨，讀之，無殊入屠獸場，令人戚然寡歡。灩澦囊所叙始崇禎六年，迄康熙二年。劉承莆序云：「曾見二三父老，聚飲一堂，述其亂離之況，聞者莫不心膽墮地。或老而劓刵者，曾遭搖黃刧者也；或老而缺左右手者，曾遭張獻忠刦者也。」嗚呼，亦慘矣！歐陽氏遺書爲歐陽鼎之高祖歐陽直所著；直事見灩澦囊，身死明季之難。未死前，曾將身所經歷，撰紀亂一書，卽此遺書是也。目覩身經者之所述，自較「采輯」者爲更動人。內憂外患，幾無代無之，而於明季爲最烈。論述國史者，於農民起義時之背景與心理，必應有極確切之分析也。

三十七　農桑輯要 七卷 明胡文煥校補 萬歷壬辰刊本

農、桑一類書，與本草諸書同，均甚有實用。惟諸家書目所載，均以農桑之作爲最鮮。宋鄧

御夫隱居不仕，作農歷二百卷，較齊民要術爲詳。其書不傳。元王楨作農書，乃今所見「農桑」書中，於農政全書外之最詳備者。元刊本今並一頁未見。明嘉靖時有刻本。四庫館臣未見此刻本，却從永樂大典中輯出之。此農桑輯要七卷爲元世祖時司農司所撰，頒之於民。今刻本亦極罕見。余於傳新書店得此胡文煥刊本，亟收之。自「農功起本」、「蠶事起本」至「孳畜」、「禽魚」「歲用雜用」，凡種殖之事無不畢備。惜胡氏不翻刻原本，而僅以農桑通訣（即王楨農書）諸書爲之「校補潤色」，未免減色耳。明人刻書之不可靠，於斯可見。

三十八　何大復集

明何景明著　嘉靖間刊本　三十八卷十二册

大復集亦明人集中之易得者。余頃於來靑閣見一部，以其廉，收之。此本曾經火厄，每頁均缺其右角，惟已抄補完全。景明與李夢陽同爲「前七子」之柱石。夢陽之作，贋鼎也，景明則有自得之趣。薛君采云：「俊逸終憐何大復，麤豪不解李空同，」殆是定評。

三十九　月壺題畫詩

上海瞿應紹著　道光間刊本　不分卷一册

應紹字子冶，天才清逸，擅能三絕。所作詩，幸綿溫麗，出入玉溪、飛卿之間；而其題畫諸

作，尤清新可喜，「詩中有畫」。陶蘭泉嘗以此本付之石印。余頃於中國書店得此原刊本，甚是得意。余喜王、孟之作；於明詩中，則喜石田、六如，皆以其詩中有畫也。朱氏明詩綜多竊牧齋列朝詩集，不足道，而其多收六如題畫詩，（多本集佚去者）則深爲余所愛好。子冶詩，若「紅林碧草寫霜天，隔岸斜陽客喚船。最喜秋光似春色，白蘋花外一溪烟」，若「墨痕淡極如含露，竹粉香時欲染衣。記取春三游屐處，一山寒綠雨霏微」，若「冷雲吹樹樹當門，恐是江南黃葉村。落日在林風在水，滿山空翠溼煙痕」諸絕，皆雋妙。

四十　惠山聽松庵竹罏圖詠

清吳鉞輯　四集一册
乾隆壬午刊本

友人某君爲余得此本於平，附圖四幅，極精良可喜。乾隆三次南巡，皆經惠山，曾題此卷。諸畫爲秦文錦所臨，書簡者則爲吳心榮，均佳妙。第一圖爲九龍山人王紱製，第二圖爲履齋寫，第三圖爲吳珵寫，第四圖則爲張宗蒼所補繪。元明人眞蹟，傳世者罕矣！得此摹本閱之，亦慰心意。鄒炳泰午風堂叢談（卷五）云：「乾隆己亥，是卷爲邑令邱漣取入官廨，不戒於火。名山鉅蹟，了無一存。大吏奏入。皇上於幾暇親灑天筆，爲作第一圖，復命皇六子補第二圖，貝子弘旿補第三圖，侍郎董誥補第四圖，御製詩章冠於卷首。於每卷圖後，補錄明人序跋詩什，依其原次

，以還舊觀。」按此本刊於乾隆壬午（二十七年），至己亥（四十四年）而原卷燼於火。存此摹刻之本傳世，猶依稀可見古作之面目，幸矣！

四十一　春燈謎　明阮大鋮撰　二卷四冊

阮氏之「燕子」「春謎」，余於暖紅室及董氏所刊者外，嘗得明末附圖本數種，均甚佳，惟惜皆後印者。陳濟川以原刻初印本春燈謎一函見售。卷上下各附圖六幅，繪刊之工均精絕。余久不購書，見之，不禁食指爲動，乃毅然收之。董綬經刊阮氏四種曲時，其底本亦是原刻者。原書經董氏刻成後，即還之文友堂；後爲吳瞿安先生所得。瞿安先生嘗告余云：董本謬誤擅改處極多。他日必發其覆。今瞿安先生往矣，此事竟不能實現！原本仍在川滇間。他日當必能有人繼其遺志者。余今得此本，如有力時，當先從事於「春燈」一劇之「發覆」也。憶瞿安先生藏本，插圖均奪去。獨此本插圖完整無闕，尤足珍也。余去歲售曲數十種於守和，「曲藏」爲之半空。今乃復動收「曲」之興，殊自詑收書之志，雖歷經挫折而仍未稍衰也！守和云：君年力正富，不患不能償所「失」。余深感其言。自信：若假以歲月，余之「曲藏」，誠不患其不復能充實豐盛也。

四十二　十竹齋箋譜初集

胡曰從編　四卷四册
崇禎十七年刊本

余收集版畫書二十年，於夢寐中所不能忘者惟彩色本程君房墨苑，胡曰從十竹齋箋譜及初印本十竹齋畫譜等三偉著耳。去歲暑中，因某君介，從陶蘭泉氏許，得彩色本墨苑，詫爲難得之奇遇！十載相思，一旦如願以酬，喜慰之至，至於數夕不能安寢。十竹齋畫譜坊肆翻刻本甚多，均粗鄙不堪入目。初印本幾絕迹人間。北平圖書館前曾得初印本數册，余極健羨之。孝慈生前，亦嘗從琉璃廠文昌館中某肆，得開花紙初印本三册。余出全力與之競，竟不能奪之。後乃以十年前在杭肆所得汪氏列女傳初印本二册與孝慈易得竹譜一册。又從劉貫處得白綿紙（明末之最初印本也）印石譜二十餘頁。乃亦自詫幸運不淺！至十竹齋箋譜則僅獲於某君處一覩之。亦孝慈物也。矜貴之至，不輕示人。然余終能設法借得，付之榮寶齋翻刻。刻至第二卷，孝慈卒；復與其嗣君達文、達武商，欲繼續刊刻。惟孝慈家事極窘迫，不能不盡去所藏以謀葬事。箋譜遂歸之北平圖書館。余知孝慈書出售事，嘗致北平諸友，欲得其箋譜，但余時亦在奇窮之鄉，雖曰欲之，而實則一錢莫名，并借貸之途亦絕。即達文願見售，實亦無力得之也。幸此本終歸公庫，並承守和慨允續借，刊刻之工得不至中斷。蘭泉原亦藏有箋譜一部，惜已於十年前付之某氏，并他書數十種

售於日本文求堂。田中君出書目時，箋譜竟在「目」中，且標價僅五百元。余乃作函田中，欲得之。十日後，得覆函，乃云：已售去。實則，彼已自藏，不欲售出也。余嘆息不已，深憾無緣。後晤蘭泉於天津，尙再四致嘆於此書之外流不已！已聞上海狄氏處亦藏有一部。然不可得見。二月前，徐紹樵來告云：淮城一帶有箋譜一部可得。余聞之狂喜！力促其設法購致。然久久未有消息。每過傳新，幾無不問及此書。紹樵云：必可得。得則必歸之余，無他售理。後微聞他賈云：此書不全，僅存半部，且爲黃紙印者。余私念：卽得半部乃至十數頁亦佳。然久未見其送來。日夜忐忑不寧，惟恐其不能得，或得之而已爲有力者負之而趨。生平患得患失之心，殆無有逾於此時者。余久不購書，然於此書，自念必出全力以得之。蓋余於此書過於著意，將得而復失之者數矣。此次如再失之，將無再逢之期！微聞他書已運到。然箋譜則仍無音耗。幾日至傳新，丁寧追詢。紹樵云：尙未到。到則必爲余留下。聞之，心稍慰。昨日微雨綿綿，直類暮春，艱於外出。紹樵突抱書二束至。匆匆翻閱，箋譜乃在其中。紹樵果信人也；竟爲余得之！且四册俱全，各册之篇頁亦多未佚去，（惟佚去第二册之「如蘭」十幅）。足補孝慈藏本之闕頁不少。并彩印本花史一册，顧曲齋刊元曲二册，索六百金，價亦不爲昂。余乃欣然竭阮囊得之。時距余得彩印本墨苑恰爲一歲餘也。生平書運之佳，殆無逾於此二年者。雖困於危城劫火之中，亦不禁爲一展顏也

。而於紹樵則至感之！此本箋譜爲黃綿紙印。憶孝慈本亦是黃綿紙者，恐人間未必有白綿紙本耳。一燈如豆，萬籟俱寂，深夜披卷，快慰無極！復逐頁持以與余翻刻本對讀，於翻刻本之摹擬入神處，亦復自感此番翻刻之功不爲浪擲也。

四十三　彩印本花史

明□□□輯殘存二卷一冊

徐紹樵知余喜收版畫書，有所得，必售於余。然數年以來，竟無一佳品。此次既爲得十竹箋譜四冊，復儷以花史一冊，亦彩色本。此冊未知爲誰氏所輯，且復是後印者，彩色模糊，欠鮮妍明快。然典型猶在，可推見初印本之必神彩煥發。雖名花史，實「花卉譜」也。殘存「秋」花譜二十頁，（第六十一頁至八十頁），「冬」花譜二十二頁；每頁先列彩色印之「花卉」圖，後附簡略之說明及種植法。意必分爲「春」、「夏」、「秋」、「冬」四卷。每卷後，并附古今人詩若干首。然作者多謬誤，「冬集」之首，冠以「南國有嘉樹」一詩，乃署曰：「唐梅聖俞，」可見明人考證之疏陋。然余仍深喜此書。雖殘，亦收之。不僅以其罕見，且亦爲余版畫書庫中增一光輝也。紹樵云：憶昔年曾以此書一冊，售之周越然氏，不知能補配得全否。他日當持此冊與越然所藏者一印證之。

四十四　稗海大觀

商濬稗海爲甚易得之書。其版片殆至清代猶存，故刷印甚多，流傳頗廣。惟初印本卻極難得。余嘗於中國書店以廉値得稗海（缺龍城錄一種），頃復於石麒案上，見有明刊白綿紙書一堆，題作稗海大觀者。平賈陰宏遠正在翻閱，云：似是稗海零種。余略略一閱，即驚其爲罕見之祕笈。即告石麒云：余欲得之。數日後，全書送至。即與稗海細校，果爲初印本之稗海；無續編，且中闕數種，然無傷也。稗海之初名稗海大觀，實無人曾論及者。首冊且多出「序」「凡例」及編校姓氏等；此種重要之「文獻」，後印本皆已佚去。「總校」之鈕緯（字仲文，浙江會稽人），即明代有名之世學樓主人，藏書極富。稗海大觀中各書，殆皆出於鈕氏之藏。「分校」爲商濬及陳汝元二人；故各書或題濬校，或題汝元校不等。「同校」爲謝伯美及鈕承芳。承芳殆亦世學樓之裔也。「總校」中尚有陶望齡，則爲當時之名流，亦會稽人。濬序云：

「余嘗流攬百氏，綜覈羣籍，自六經語孟之外，稱繁頣者莫踰左右史。然周秦而上，其說芒芴杳昧，練飾詭誕，繆戾乖軌。周秦而下，風氣日開，人事日衆，駭于聽熒者不勝夥矣。故周志晉乘，鄭書楚杌，與尼父麟筆，並垂霄壤。離是而還，龍門世授，班氏家承，其文藝體裁，爲百

代稱首。歷世沿襲，類相倣效。大都才望名位，俱表表人倫。雖極之輿統崩析，方策零落，然先後賡續，掇拾修纂，終無泯滅。第勢殊時異，敘議參商，則有或儕或散，或徧紆索米，或穢黷賄成，即正史猶未足憑據。於是有虞初、稗官之譚，下俚、齊東之語。書不出於蘭臺，籍不須於實錄。職不列於金馬。人抒胸臆，置丹鉛，亦足識時遺事，垂示後人耳目所不及。蓋禮失而求諸野也。即是非褒貶，不足衮鉞當世，而縹緗坐披，景色神照，則亦博古蒐奇者所不可闕。惜乎書隱辟偏，宣播弗廣。昔子雲太玄，以祿位不逾中人，僅給覆瓿。此輩簡編雜遝，湮沒無聞者，要不止什而八九矣。吾鄉黃門鈕石溪先生銳情稽古，廣搆窮搜，藏書世學樓者，積至數百函，將萬卷。余為先生長公館甥，故時得縱觀焉。每苦卷帙浩繁，又書皆手錄，不無魚魯之訛。因於暇日撮其記載有體，議論的確者，重加訂正。更綰旁收紳家遺書，校付剞劂，以永其傳，以終先生惓惓之夙心，凡若干卷，總而名之曰稗海大觀。夫珍裘以衆腋成溫，大廈以羣材合搆。海之所以稱巨浸者，為不擇細流也。方其濫觴浸潤，杯勺爾，蹄涔爾，行潦爾。卒之，赴溟渤，達尾閭，汪洋浩淼，於是乎望洋者向若，蠡測者反步，觀水畢是，始無餘觀矣。今茲集也，就一書觀之，所載方言，所譚階除，所詫愕者幽異，誠不啻聖賢緒餘。然合而數之，上下千百載，涉閱百端，牢籠百態。從漢魏以下，種種名筆，罔不該載，謂之稗海大觀也固宜。夫天壤間殺青掇管，充棟汗牛

，詎敢云稗史盡是。然較之蹄涔行潦，抑有間矣。漆園叟有言：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迺余之懼，選不盡耳。若夫明，不明則以俟諸達觀者。萬歷壬寅秋桂月望日會稽商濬書。」

凡例：一，古今小說無下數百家。是集悉獲之鈔本。其舊刻二十家，四十家，并說海等書所收，並不重載。即鈔本中又必拔其尤者。而碌碌無奇則罷去之。間有散見諸書，未經盛行者不妨收入，以免遺珠之嘆。

一、小說體裁雖異，總之自成一家。好事者往往摘而彙之，取便一時觀覽。而掛一漏萬，遂使海內不復覩其全書，良可惜也。是集一依原本校刻，不敢妄有增損。

一、是集幾經鈔錄，亥豕雖多，而又苦無善本可校。姑以意稍訂其易通者。而不可意通者，則闕之以存其舊。俟高明者釐正焉。

一、是集所錄諸家，各以世代爲序。而一代之中，非鉅卿名士，無從稽考，不無一二棼淆。其原本不著姓氏者，則分附各代之後。

一。是集俱出前代名賢之手，足與六籍並垂。我明人文丕振，非直理學經濟，超軼前修，而小說家亦極一時之盛。當博采續梓，庶稱合璧云。山陰陳汝元謹識。

濬序及汝元之「凡例」均爲後印本稗海所無。

四十五　忠義水滸傳

施耐庵集撰　羅貫中纂修　存卷之十一一册
嘉靖間刊本

此忠義水滸傳雖是殘本，余殊珍重視之。亡友馬隅卿嘗語余云：鄞縣大酉山房林集虛處，有殘本水滸傳一册，爲友好零星索取，僅存二頁。此二頁後爲隅卿所得。余嘗假得影洗數份，爲研究中國小說者之參證。即此嘉靖本也。今得此一册，誠足償素願矣。此册爲第十一卷，存第五十一回至五十五回。原書當以五回爲一卷，全部當爲二十卷，一百回。卷端題：「施耐庵集撰，羅貫中纂修」，雖與高儒百川書志所著錄者略異，然儒所見，或當即此本也。明刊本小說，傳世最爲寥寥。蓋通俗讀物，閱者衆多，最易散佚；而藏家亦絕不加以保存，每聽其湮沒無聞。而所存諸本反可於海外得之。近二十年來，着意收購者漸多，而書亦漸出。嘉靖本三國志演義，曾於滬肆獲見一部，由涵芬樓影印行世。我亟得之，詫爲希世之珍祕。後在平，乃數遇之。萬歷刊本金瓶梅詞話，我輩方於日本得殘頁七張，亦大喜過度，競加影洗。不意一月後，乃於文友堂獲得全書。獨水滸傳則徧訪不獲。雖獲二殘頁，仍於研究少所裨助。余今得此，足以傲視諸藏家矣。惜隅卿墓木已拱，未及見此，可痛也！曾持此與李玄伯先生重印百回本水滸傳校讀一過，正文歧異甚少，惟此本每回有引「詩」，李本皆刪去。如第五十一回，此本有「詩曰：龍虎山中走煞罡，英雄豪

傑起多方。魁罡飛入山東界，挺挺黃金架海梁。幼讀經書明禮義，長為吏道走軒昂。名揚四海稱時雨，巍巍朝陽集鳳凰。運蹇時乖遭迭配，如龍失水困泥岡。曾將玄女天書受，漫向梁山水滸藏。報冤率衆臨曾市，挽恨興兵破祝莊。談笑西陲屯介冑，等閑東府到刀鎗。兩贏童貫排天陣，三敗高俅在水鄉。施功紫塞遼兵退，報國清溪方臘亡。行道合天呼保義，高名留得萬年揚」。李本卽無之。此本無征田虎王慶事，故此詩亦不提田、王。正文中之詩篇，被刪去者亦多。今所知之水滸傳，此本殆為最古、最完整之本矣。書賈朱某以五元從地攤上得之。後輾轉數手，歸中國書店。余以一百二十金從中國得之。以一殘本，而費至百金以上，其奇昂殆前人所未嘗夢見者。

四十六　玉霄仙明珠集

明蘇臺吳子孝刊　嘉靖丁巳刊本　二卷

明刊本明人詞集最為罕見。四庫全書一部未收，僅於「存目」著錄瞿佑樂府遺音，吳子孝玉霄仙明珠集及施紹莘花影集三部。此玉霄仙明珠集二卷，首有「翰林院」印，並有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浙江巡撫三寶送呈印記，蓋卽四庫館臣所見之本也。子孝字純叔，長洲人，官至湖廣布政司參議，後罷職家居。文集未見。此詞集首有顧夢圭序。夢圭稱其「意態流動，似豔而實雅，無一語蹈襲前人。」實則語語平實流利，不甚着力，又多壽詞，大類夏桂洲詞，尤不及劉伯溫也。

集中定風波四首，多感慨語，似是述懷之作。「伊呂勳名曾夢想，悵望，不如沈醉臥花茵，」蓋「橫罹讒忌」後之作也。

四十七　文山全集　宋文天祥撰　萬歷刊本　二十卷十冊

余嘗重印文山指南錄，所用底本，爲明末所刊者。惜無他本可校。玆於中國書店得此文山全集，甚覺高興！嘗持此本中指南錄及指南後錄（第十三及十四卷）與余所印者對校一過，二本互有詳略，次第亦有不同處。當非出於一源。某氏處藏有宋末刊本文山集，惜未得借校。

四十八　袁中郎先生批評唐伯虎彙集　四卷　又外集　一卷　明唐寅著　萬歷刊本

伯虎詩文眞率自然，間有淺易語。然大體皆儁妙。余初得淸刊本伯虎集，不知何時失去。劫中又得一部。然遍訪明刊本未遇也。後從王賈許得萬歷刊本外集一册，外集續編二册。取校淸刊本，幾皆已收入，無甚遺漏。頃又於朱惠泉處得此袁中郎批評本；雖名彙集，詩文雜著，反不及淸刊本之多。中郎云：「子畏小詞，直入畫境。人謂子畏畫筆之妙，余謂子畏詩詞中有幾十軸也。特少徐吳輩鑒賞之耳。」所見正與余同。余所深喜者乃子畏之題畫詩也。

四十九　牡丹亭還魂記

明湯顯祖編　萬曆刊本　二卷

自臧晉叔改本還魂記出，而還魂記失其眞面目矣；自冰絲館刊本還魂記出，而還魂記遂無全本矣。何若士之多厄也！余舊有萬曆間石林居士本牡亭還魂記二冊，爲獨得其眞，甚珍际之。此本版片，至明清間似猶在人間。歙縣朱元鎭嘗得版，重加刷印。朱印本雖較模糊，然流傳頗廣；惟去石林居士序，並於題下多「歙縣玉亭朱元鎭較」數字爲異耳。不知者皆誤爲朱氏重刊本。余曾得此本數部，皆破蛀不全。葉銘三頃以此本見售。以其獨爲完整不闕，復收之。

五十　胭脂雪

淸盛際時撰　二卷　存下卷二冊
淸內府四色寫本

余收得昇平署鈔本劇曲不少，惟無若此本之精鈔者。此本「曲牌名」以黃色筆寫，「曲文」以黑色筆寫，「白」以綠色筆寫，「科」以紅色筆寫，眉目極爲明晰。自第一齣，首尾完全，故坊賈逐頁挖去「下卷」二字，冒作全書。共「上卷」當亦是從第一齣至十六齣也。此戲崑弋二腔雜用，每齣用何腔，皆於齣目下注明，可見淸初崑弋二腔均流行甚廣。故王正祥等旣輯十二律崑腔譜，復輯十二律京腔譜也。

五十一　陶然亭　吳下習池客填詞　不分卷一册　稿本

淸人雜劇每喜用實事爲題材；作者自述之作尤習見不奇。徐爔之寫心雜劇，卽全部以自身之瑣事爲題材者。此劇亦寫實事。正名云：「樂昇平車馬淸明節，會文武詩射陶然亭。」作者自署「吳下習池客，」實爲許名崙之別署。名崙字訪槎，許廷鑅之侄，嘗客納蘭常安履坦許，故履坦嘗爲其梅花三弄作序。梅花三弄仿沈君庸漁陽三弄而作，寫范少伯、蔡中郎、陳季常事，惜不傳。

五十二　卷石夢　吳下習池客塡譜　不分卷一册　稿本

正名云：「古虎丘改塟碧鬟仙，來鶴樓感現卷石夢」所敍者爲劉碧鬟事。碧鬟爲乾隆時吳人盛傳之乩仙。滿紙荒唐言，實不足存。以爲其稿本，姑收之。

五十三　新刻金陵原板易經開心正解　四卷四册　萬曆間閩建書林熊成冶刊本

首有熊成冶序云：「近太史魯象賢家，親筆課兒易經正解，不泛不略，不艱不詭，字字啓發

，句句明瑩，誠初學之芳規，爲舉業發軔之門路也。」首卷爲易經各色考實，凡十一頁，皆是插圖。每頁分三欄，亦尙存古意。余則以其圖而取之。斯類童蒙讀物，最易散佚。余收購二十載，所得亦不過二十餘種耳。諸藏家殆皆未見，即見，亦未必收。然收之，於論述近古童蒙敎育者，或不爲無用也。

五十四　新鍥翰府素翁雲翰精華

十二卷六册　萬歷間熊冲宇刊本

熊冲宇名成冶，即鐫易經正解者。熊氏在閩建書林中，刊書甚多；通俗應用書及童蒙讀物所刊尤夥，此書爲供民間實際應用之尺牘，與元刊本翰墨大全頗相類。分上下二欄，各爲六卷。自啓札、行柬、慶賀至「名公文翰」，所收頗多。上欄第五卷爲「攔門詩」（有祝讚及撒帳詩句）及對聯。下欄第一卷爲「文公冠禮考證」，餘皆柬牘也。

五十五　新鍥兩京官板校正錦堂春曉翰林查對天下萬民便覽

四卷一册　明鄧仕明修編　萬歷間閩建書林陳德宗梓行

此閩建坊賈所刊通俗應用書之一。每卷之首，附插圖一幅，作風同當時閩肆所刊他書，而頗精善。明人詩聯之書頗多。經廠刊本有對類，李開先有拙對，大都皆供詩人抉擇之用。惟此書所

錄，多爲宅舍、慶賀、祭弔、遊賞時景之用，則當是實際上民間之應用書也。每頁分上下二欄，尙存古風。多收時人之詩，亦一特點。第一卷之前數頁及末卷之最後若干頁已佚去。余向收此類通俗書不少，且以其有圖，故竟以五十金購之，亦豪舉也。

五十六　鼎鐫校增評註五倫日記故事大全

四卷　萬曆辛卯閩建書林鄭世豪刊本

日記故事爲童蒙讀物之一，不知爲何人所撰。今所見最古本爲嘉靖時所刊者。余舊藏一嘉靖本，上圖下文，亦建安書坊所刊。此本插圖已易爲全頁大幅；可窺見閩地版畫作風之變遷。首有吳宗札序。卷一題下，署「嶺南亞魁約菴吳宗札口口，武夷門人海東彭濱口口」，蓋坊賈好假借魁元之名以傲俗，此風建賈尤甚。此書以「生知」始，以「治國」終。「生知」凡收詩三首，其一云：「問天知大志，論日豈凡材。人號張曾子，座稱謝顏回。對鱉吟磨轉，灌水取毬來。正字諷朋黨，救兒擊甕開，」每句敍一故事；句下便注明此故事，並加以評釋。然亦有非「詩」者，如「君臣」類：「焚身禱雨君，伐罪弔民君」，「剖心直諫臣，彊項盡忠臣」，「父子」類：「問安西伯子，嘗藥文帝子」，「殺雞以奉親，求鯉以養親」等，然不多。晚清流行之童蒙讀物龍文鞭影之類，殆即從此脫胎而出。

五十七　李卓吾先生批點西廂記真本　二卷　存上卷一册　明末刊本

余舊藏此本一部，卷首圖像已被奪去。後又收清初刊金聖嘆評本西廂記，首有「十美圖」，甚精美，即從此本撫印者。然以不得原刊之圖像爲憾。孫助廉得此殘本一册，祕不示人，且已寄平。余聞之，力促其寄回。乃得歸余所有。圖像原有二十幅，今僅存十幅有半。零縑斷簡，彌見珍異！刊工爲武林項南洲，亦當時名手之一。

五十八　徐文長四聲猿　公安袁宏道評點　不分卷　明末刊本

四聲猿刊本最多，余舊所得者已有三種。此爲明末刊本，首有鍾人傑序。插圖四幅：「漁陽意氣」，「暮雨扣門」，「秋風雁塞」，「玉樓春色」，爲歙人汪修所畫，意態綿遠，鐫印精工，惜未知鐫者爲何人。殆亦新安名手之作也。余舊有此本，遍覓未得，當已於南北遷徙中失去。此本初印可愛，因復收之。人傑序云：「袁中郎先生未識文長名，見四劇驚嘆，以爲異人。海內始知有文長。此太玄之於桓譚也。予因得中郎所點評者，圖而行之。或謂點評，詞受其妍媸，不礙板乎？圖奚爲？圖以發劇之意氣也。北拍在絃而不在板，予固審所從矣。」萬歷以來，無劇不

圖。人傑固從俗也。

五十九　秦詞正訛

明秦時雍撰練子鼎輯　二卷存上卷　嘉靖辛酉刊本

秦時雍散曲，最罕見。余重印新編南九宮詞，會發見時雍數曲，甚以爲喜。沈璟南詞韻選亦收秦曲數首。此本雖非全帙，卻爲諸藏家所未見，最爲珍祕。書賈從內地收得，序缺第一頁之前半，中縫均已加挖改，蓋欲泯上下二卷之痕迹，冒作全書也。陳良金序云：「吾姻家復菴子，慧敏穎脫，博聞强識，蚤負盛名，晚擢京科。宰畿縣，竟以不能粉飾，俯仰見絀。其居常撫景懷人，觸物起興，啓口容聲，即成佳韻。凡得一曲，遠近爭膾炙之，曰：此秦詞也。但其傳誦既久，涇渭混淆，識者惑焉。此崇藩歸來，而秦詞正訛所由輯也。」此上卷存套數十九，小令三十六，以贈妓閨怨之作爲最多。集中憶白蘭畹（步步嬌套），之汴憶蘭畹（甘州歌套），憶王琴鴇（步步嬌套），憶杜弱蘭（二犯傍妝臺套），張雪仙晝眠（啄木兒套），雪夜憶雪仙（步步嬌套），寓京師寄雪仙（黃鶯兒套），爲高幽閣（山花子曲）等，皆贈妓作也。綺膩深情，尙有元人遺風。

六十　國朝詞綜補

清無錫丁紹儀輯　五十八卷　光緒九年刊本

余喜收詞曲書。淸詞選本及別集，二十年來，所得不少。惟丁紹儀國朝詞綜補一書，久訪未

得。後聞無錫丁氏藏有一本，亦無暇向之借鈔。午後，春雨連綿，百無聊賴。友人某先生電告予云：有書賈送丁氏國朝詞綜補一書來，索一百八十金，意不欲留。知予索此書久未得，可送來否？余聞之狂喜，即告以欲得意。不數刻，書果至。蓋即無錫丁氏所藏之本也。置之案頭，摩挲未已。森玉先生恰在此，見之，亦甚慰悅，云：亦未見此書。價雖昂，仍勉力收之。亦詞曲藏中不可闕之物也。丁氏此書，所收清詞凡一千三百餘家；有補王氏原書所未備者，有續王氏未及見收者，亦有僅補「詞」者。弘富過於王黃二家。閩侯林氏別藏有丁氏續補八卷；無錫圖書館亦藏有丁氏手稿本三卷，皆溢出此本外。當借鈔配全之。惜丁氏於原詞每改易字句，又往往不注明各詞所從出處；仍不免蹈明人編書之陋習。

右劫中所得，多為明刊小品。經史巨著，宋元善本，以至明鈔名校之書，雖多經眼，卻無力收之矣。書生本色，舌耕筆耘，其不能網羅散佚，彙為巨觀者，勢所必然。「巧取」固所不忍，「豪奪」更無可能。入春以來，書值暴漲，若山洪之奔湃，一發不可復收。我輩更無「問津」之力矣。得書記之着筆殆與收書之興同歸闌珊矣！雖尚有若干去歲所收之書，頗值一記者，亦竟無意於續作。不禁擱筆三嘆！中華民國三十年五月十八日西諦跋。

附錄

跋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

一

元人雜劇多賴臧晉叔元曲選而存。從前研究元劇的，幾以臧選爲唯一的寶庫。臧選刋於萬曆四十四年，所選雜劇凡百種。㈠殆爲雜劇選中最豐富的一種。不僅前無古人，抑且後鮮來者。孟稱舜於崇禎六年刋古今名劇柳枝集及酹江集，多據臧選。㈡所錄連明作併計之，亦不過五十六種而已。十年來，陸續發現刋行於臧選之前或約略同時的雜劇選集若干種，像息機子古今雜劇選，尊生館主人（黃正位）的陽春奏，古名家雜劇選，新續古名家雜劇選，顧曲齋刻元劇，童野雲刻元劇，繼志齋刻元劇㈢等，較之臧氏百種，均相形見絀。所載的至多不過臧選的一半。且所能補充臧選的，也不過寥寥的幾種而已。我在顧曲齋刻元劇裏得到關漢卿的緋衣夢一種，曾詫爲不世之遇。在古名家雜劇選裏所見的羅貫中龍虎風雲會楊梓忠義士豫讓吞炭

無名氏漢鍾離度脫藍彩和，龍濟山野猿聽經，蘇子瞻醉寫赤壁賦，㈣在息機子雜劇選裏所見的九世同居，符金錠，在陽春奏裏所見的二郎神醉射鎖魔鏡，都曾使我感到興奮過。在金貂記卷首發現的敬德不伏老也使我有相當的激動。㈤六本的西遊記雜劇㈥的出現，成爲一件重要的大事。八千卷樓書目（卷二十）所載明抄本燕孫臏用智捉袁進，吳起敵秦掛帥印二種㈦曾引誘過我特地跑到南京。等到知道這二種不知何時已亡佚了去，我卻懊喪了好幾天。這些發現都是零零星星的。

最大的發現是元刊雜劇三十種。這是黃蕘圃舊藏，經羅振玉、王國維的發見而流傳於世的。㈧在這三十種裏便有未見收於臧選及他選的元劇十七種。㈨更重要的是，藉此，我們可以見到元人刊元劇的本來面目。㈩藉此，我們也可以知道，明初周憲王（朱有燉）刊行他的『樂府』㈠㈠時，爲什麼每種都要註出是『全賓』。㈠㈡當時，黃蕘圃在書籤上曾寫着『乙編』二字。這二字曾引起了王國維和許多人的幻想，以爲既有『乙編』，必有『甲編』乃至『丙編』『丁編』等等。㈠㈢那末元人刊的元劇必不僅這三十種而已，也許還再有三十種，六十種的發見。

這期望並沒有落空，卻以另一個方式出現於世。我們雖然不曾得到元人刋元劇的『甲編』乃至『丙編』『丁編』，——這幻想證明了終於是『幻想』，永遠不會實現的㊀㊃——然而我們卻終於又發見了更大的一個元明雜劇的寶庫；這寶庫包含了二百四十二種的元明雜劇；在種數上，較之臧選更多到一倍半；而足以補臧選及他書之未及的，單在元劇方面，已有二十八種。明劇則有六種；元明之間，所謂『古今無名氏』所作的則有一百種以上。這弘偉豐富的寶庫的打開，不僅在中國文學史上增添了許多本的名著，不僅在中國戲劇史上是一個奇蹟，一個極重要的消息，一個變更了研究的種種傳統觀念的起點，而且在中國歷史，社會史，經濟史，文化史上也是一個最可驚人的整批重要資料的加入。這發見，在近五十年來，其重要，恐怕是僅次於敦煌石室與西陲的漢簡的出世的。

這發見，並不是沒有預兆的。

相傳明初親王就藩時，每賜以雜劇千本。㊀㊄永樂大典錄元雜劇二十一卷。（卷之二萬七百三十七至卷之二萬七百五十七）前二卷雜劇名目，大典目錄㊀㊅已闕。

然此十九卷所載已有九十本。這恐怕是彙選雜劇之始。我們也知道，明代收藏雜劇者往往將若干單帙薄册之雜劇合釘爲一本。明季祁氏讀書樓目錄⊖㊆曾記載着：

（一）名劇彙　　七十二本（凡二百七十種有詳目）

（二）雜劇　　十四本（無目）

（三）抄本雜劇　　十二本（無目）

（四）未釘雜劇　　二帙（無目）

晁氏寶文堂書目⊖㊇裏，載有薄册單刊之雜劇不少。錢遵王也是園書目⊖㊈所載雜劇名目獨多；雖不註明合釘爲若干册，但今知也實是合釘着的。季滄葦書目㊁㊉也載有抄本元曲三百種，一百册。（見後）晁氏祁氏之書已不可得見。也是園書目最著稱於世。王國維曲錄㊁⊖全載其雜劇部分。（王氏未見晁氏及祁氏二目）而這一部分的書，也徒令人有『書亡目存』之感。

民國十八年十月間出版的國立北平圖書館月刊（第三卷第四號）裏載有丁初我的黃蕘圃題跋續記一文；在這篇文章裏忽發現黃氏的古今雜劇跋。這書凡六十六册

（原註：今缺二册）丁氏註云：『也是園藏趙清常鈔補明刊本，何小山手校。』又跋云：『初我曾見我虞趙氏舊山樓藏有此書，假歸，極三晝夜之力，展閱一遍，錄存「跋語兩則」。』又云：『案也是園原目除重複外係三百四十種。蕘圃所存爲二百六十六種，實闕七十四種。……汪氏錄清現存目錄十四紙，依此書之次第另錄之，實存二百三十九種，又闕二十七種。』

這是如何重大的一個消息！在民國十八年間，丁氏還曾見到這六十四册的也是園藏古今雜劇，則此書必至今不曾亡佚可知。雖然已闕失了一百零一種，但餘下的二百三十九種必定還在人間！這消息的流布，使我喜而不寐者數日。立即作函給北平的友人們追求其書的蹤跡，又託與丁氏相識的友人們去直接詢問丁氏。但丁氏只是說，閱過後，便已交還給舊山樓。他的跋裏原來也是這樣的：『時促不及詳錄，匆匆歸趙。曾題四絕句以誌眼福。雲煙一過，今不知流落何所矣。擲筆爲之歎息不置。』

但我總耿耿於心，念念不忘此書。我相信此書必定還在人間，並且也不會流落

到很遠的地方去。同時，要蹤跡此書的，還有武進某君。舊山樓藏書，多半歸於盛宣懷，他曾至盛氏藏書處細閱，只見有元曲選，並無此書。後盛氏書由政府中某氏贈給了約翰大學圖書館，再度檢閱，也無此書在內。難道此書竟眞的蕩爲雲煙麽？

舊山樓在江南齊盧戰役，曾駐過軍隊。所遺存的古籍多半爲兵士們持作炊柴；兵退後，殘帙破紙與馬糞汚草相雜，狼藉於樓之上下。難道此書竟被兵士們當作舉火之用麽？

問之虞山人士，胥不知此書存佚。輾轉問之趙氏後人，也都不知，再問之丁氏，還是一個『不知』。不久，丁氏歸道山，更沒法去追問此書的消息了。

但我還不曾灰心；耿耿不忘於心，也念念不忘於口。見人必問，每談及元劇，則必及此書。我曾輯元劇佚文，但因希望能見到此書，始終不願付之剞劂。

果然，『精誠所至，金石爲開』，此書竟被我所發現！

二

這是不能忘記的一天！這是永遠不能忘記的一刻！

在民國二十七年五月的一天晚上，陳乃乾先生打了一個電話給我，說，蘇州書賈某君曾發現三十餘册的元劇，其中有刻本，有鈔本；刻本有寫刻的，像古名家雜劇選，有宋體字的，不知爲何人所刻。鈔本則多半有清常道人跋。我心裏怦怦的跳動着。難道這便是也是園舊藏之物麽？我相信，一定是此物！他說，從丁氏散出。這更證實了必是舊山樓的舊物。丁氏所云：『匆匆歸趙』，所云『雲煙一過，今不知流落何所』，均是英雄欺人之談。我極力的託他代覓代購。他說，也許還有一部分也可以接着出現。

當時，我只是說着要購藏，其實是一貧如洗，絕對的無法籌措書款。但我相信，這『國寶』總有辦法可以購下。我立即將這好消息告訴在漢口的盧冀野先生和在香港的袁守和先生。第二天下午，我到來青閣書莊，楊壽祺先生也告訴我這個消

息，說有三十多册，在唐某處，大約千金可以購得；還有三十餘册則在古董商人孫某處，大約也不過千四五百金至二千金可以購得。他已見到此書。這消息是被證實了。我一口託他爲我購下。雖然在戰爭中，我相信這二三千金並不難籌。

這一夜，因爲太興奮了，幾乎使永不曾失過眠的我，第一次失眠。這興奮，幾與克復一座名城無殊！

第二天，一見到幾位同事，便託其設法籌款。很高興的，立即籌到了千金。這溫厚的同情與幫助，是我所永遠不能忘懷的。當天下午，便將此款交給了楊壽祺先生。他一口答應說，明天下午可以從唐某處取得此書三十餘册來。

我立即又作一札告訴袁守和先生，說這部書大約三千金可得；不知北平圖書館有意收購沒有。

渴望的等待，忘情的喜悅，與『萬一失之』的恐懼，交戰於心，又是一夜的不能入睡。

不料，第二天下午，到了來青閣書莊，那『恐懼』竟實現了！楊君說：他去遲

了一步，唐某處的三十餘册，已以九百金歸之孫君了。此書成了完璧，恐怕要漲價不少。同時，並以原金還給我。

沒有那樣的『失望』過！像熊熊火紅的熱鐵突然抛入水中一樣。垂得而復失之，格外的令我難過！想望了十年的東西，一旦失之交臂，這懊喪，這痛苦，是足够忍受的。這一夜又患了失眠。

明天一早，苦笑的把原金還給了同事們，說，恐怕永遠的不會買到此書了，唯一的希望是，此『國寶』不至出國。

守和從香港回了信，說北平圖書館決定要購下此書。三千之數，他可以設法籌措。我苦笑的把這信塞到抽屜裏去。

如此的過了好幾天，終日在『失望』的苦痛裏煎熬裏。任怎樣不能忘懷於此書。十年不能忘於心，不能忘於口的，難道一旦將得之，竟還能聽任其失之交臂麽？

我相信，必有辦法可以得到它；任用多少的力量與金錢都不計，必有辦法可以

得到它！

又晤到了乃乾先生，又提起了此書。他說，古董商人爲孫伯淵君。此書成了全壁後，孫君待價而估，所望甚奢，且聲言此時決不出售。且甚珍秘，不令人見。乃乾和孫君是熟友。我再三的託他去問價，並再三的說，必定有辦法籌款。隔了兩天，乃乾告訴我說，再四與孫君商議的結果，他非萬金不售；且須立刻商妥，否則，將要他售。

我又燃起了希望。肯售，且有了價格，這事便又有些眉目了。這一天，立刻我發了兩個電報，一致守和，一致冀野，說及其價格。守和在第二天，便回電說，他那裏只好「望洋興嘆」。籌款實在不易。我的希望去了一半。到了第三天，冀野卻回了一電，說：決購，並要我去議價。他在教部辦事；對於元劇的狂熱，和我有些相同。

我恢復了『希望』，恢復了興奮，立刻找到乃乾商談此事。乃乾說，恐怕不易減少價格。但經過了三天的議價，終於以九千金成交。我立即電告冀野。同時仍向

同事們先籌款千金，作爲定洋；約定在二十天以內，將全款付清。

時間是五月三十日；天色有些陰沈沈的，春寒還未盡去。我偕乃乾持千金至孫君處，簽定了契約。在這時，我方才第一次見到了原書！一册又一册的翻閱着。不忍釋手；不忍離目。每册有汪閬源藏印。首册有黃蕘圃手鈔目錄，多至三十九頁。幾乎每册都有清常道人的校筆及跋語。何小山也曾細細的校過。錢遵王卻只留下了數行的鈔補的手蹟。董玄宰也有跋四則。到了這時，此書的授受的源流方才皎然明白。原來所謂也是園藏者，只不過是其中受者授者之一人而已，實應作脈望館鈔校本。黃目總名作古今雜劇，不知爲誰氏所命名。除刻本外，鈔本多半註明來源；或從內本錄校，或由于小穀本傳鈔。刻本只有二種，一爲古名家雜劇選本，一爲息機子雜劇選本。此書的鈔校爲萬曆四十二至五年間，恰在臧氏元曲選刋行於世的時候，故所收獨不及臧選。

黃蕘圃嘗自誇所藏詞曲甚富；但適行本士禮居題跋記所載詞曲寥寥無幾。今見此書首册黃氏手鈔所藏曲目及跋，始知『學山海之居』中所庋藏詞曲，果不下於

『詞山曲海』之李中麓也。

這六十四册的寶庫包含鈔本、刻本的元明雜劇二百四十二種，幾乎每種都是可驚奇的發現；即其名目和臧選及其他選相同，而其文字間也大有異同。較之往日發現一二種雜劇即詫爲奇遇者，誠不禁有所見未廣之嘆！

我有充足的勇氣措置這事；我接受了這契約。這書的價值決非數字所能表示的。我最恨市賈的把『書』和『金錢』作相等的估計。無數的古籍、名著决不是區區金錢所能獲致的。以古香古色的名著較之金錢，金錢誠如糞土。我獲見此書，即負契約上的一切損失也願意。

兩個星期過去了；因爲內地匯款的困難，還是沒有什麼消息來，只來了一個電報，叫設法在上海籌款於限期內付出。仍依賴了同情與友誼，我居然籌到了借款，而在限期內將書取回。——這借款過了兩個多月方才寄到歸還。

這『書』是『得其所』了，『國寶』終於成爲國家所有。我的心願已償。更高興的是，完成這大願的時間乃在民族的大戰爭的進行中。我民族的蘊蓄的力量是無

窮量的，即在被侵略的破壞過程中，對於文化的保存和建設還是無限的關心。這不是沒有重大的意義！這書的被保存便是一個例。

三

脈望館藏曲初無藉藉名。談曲的人向來只知道也是園而不知道脈望館。今傳的脈望館書目，[32] 所載詞曲，寥寥無幾。在『書目』盈字號詞曲類裏，所列的不過：㑳梅香雜劇二本，秦仙仙傳一本，大雅堂集一本，狀元堂陳母教子雜劇一本，誠齋傳奇十本，雜劇四本，游春記一本，下船雜劇一本，梁狀元不伏老一本，泰和記一本，崑崙奴傳一本，古本西廂一本，紅拂雜劇一本，雜劇三本，譚板西廂一本，莽張飛大鬧石榴園雜劇一本，枸欄一本，楚昭王疏者下船雜劇一本，（玉簡齋本此下有『升菴雜劇二十本，二套』；按『劇』應據秘笈本改作『刻』）等而已；與今所見之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多至六十冊以上者大異。疑脈望館書目為後來所編，此書或已轉售，故不著錄。

清常道人爲趙琦美的別號。按趙氏『家乘』：『琦美原名開美，字仲朗，號玄度，嘉靖癸亥（公元一五六三年）生。以父（用賢）蔭，歷官刑部貴州司郎中，授奉政大夫。天啓甲子（公元一六二四年）卒。邑志有傳。配徐氏，光祿監事勉之公懋德女，贈宜人。繼呂氏，孝廉名道烱女，封宜人。葬桃源澗。子五，士震振羽振海振華士升。女三；長適瞿式耒，次適江陰繆貞白，次適錢昌韓。』㉓ 邑志的『傳』，寫他的生平較詳：

> 趙琦美字元度，文毅公（用賢）子。天性穎發，博聞强記。以父蔭，歷官刑部郎中。生平損衣削食，假書繕寫，朱黃讎校，欲見諸實用。得善本，往往文毅公序而琦美刊之。其題跋自署清常道人。有藏書之室曰脈望館。官太僕丞時，嘗解馬出關，周覽博訪，上書奏條方略，隨例報聞。遂以使事歸里。著有洪武聖政記、僞吳雜記、容台小草、脈望館書目。子士震，官徐州衛經歷。㉔
>
> ——常昭合志稿卷三十二

他的藏書大抵以得之北方爲多；而所校書也以在北方爲最多。歸里後，他的藏

書似乎也全都綑載而南。在什麼時候，他的藏書散出來，已不可知。但總在天啓、崇禎之間。錢謙益㊁㊄得到他的鈔校本的全部。㊁㊅相傳他卒後，他的子孫不肖，將他的藏書售去時，曾聞有鬼在啜泣。這『話』見於錢曾的讀書敏求記；雖是一段『鬼』話，卻可知淸常道人是如何的篤愛他的藏書，如何寶重他的親自手校的文籍。這部手校的古今雜劇也當是當時歸之謙益的一種。謙益將未與絳雲樓同燬的淸常道人鈔校本的書全部贈給了錢曾。㊁㊆所以古今雜劇也被收於也是園書目。惟遵王並不舉總名，而將雜劇名目一一列舉。其中次第是否照舊，或遵王有否增入若干種，已不可知。但想來，當是脈望館原來的面目；蓋在萬曆四十三年以後刋行的雜劇集，像元曲選等均不會釘入，可見遵王並不會改動了原來合釘的式樣。

錢遵王藏書，多半歸於泰與季滄葦。㊁㊇故季滄葦藏書目㊁㊈所載多半述古舊物。其中有：

元曲三百種一百本　抄

一項。㊂㊉此書殆即今見之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

何煌[31]爲何焯之弟，亦好書。他所得元明人曲本甚多，也勤於校。今此鈔校本中所見之硃筆密校，署名『小山』或『仲子』者，皆煌手筆也。他並藏有『元刋雜劇三十種』一書，故每以元刋本校此鈔校本。

煌所藏曲，此書及元刋雜劇三十種，併琵琶記等，後均歸於黃丕烈的百宋一廛。[32]丕烈跋此書云：『曲本略有一二種，未可云富。今年始從試飲堂購得元刋明刋舊鈔名校等種，列目如前。』

後來，黃氏士禮居藏書散出，此書歸汪閬源[33]所有，故每册之首均鈐有汪氏印章。汪氏散出後，此書又歸趙氏舊山樓。[34]由舊山樓再轉入丁初我手。蓋此書自北南下後，始終未出蘇州及常熟二地。未遭絳雲之炬，歷脫兵火大刦，至今三百餘年，乃大顯於世。其受授源流可列表如下：

趙琦美——錢謙益——錢曾（遵王）——季振宜（滄葦）——何煌（小山）——
黃丕烈——汪士鐘（閬源）——趙宗建（舊山樓）——丁祖蔭（初我）

丁氏字芝孫，號初我，常熟人，嘗知常熟縣事。故於舊山樓散出故籍，所得獨

多。他曾搜求虞地著作，刋爲虞陽說苑二編。（乙編僅成四册）後居蘇州以終。這次蘇城失陷，他的藏書殆盡被刦散出，此書便是其中之一。他生前對於此書極端保守秘密；即其至友亦不知其藏有此書。這實是一件不可了解的神秘。今乃經大刦而反顯於世；且更付之剞劂，不日可以告成。則三百多年來的秘册，將成爲人人可得之物了。

但在授受的淵源裏，有一點可疑的，即此書中有董其昌䟦四則，似董氏曾挾此書於舟中覽閱。也許在錢謙益得到此書之前，或曾經他收藏過。或者他曾借閱於趙氏，也說不定。

四

經過了三百多年的輾轉授受，這部最弘偉的戲曲的寶庫，不能沒有損失。淸常所藏的原來有多少種，已不可知。據也是園書目則有三百四十種。（除重複外）季滄葦書目則有三百種，一百册。（似三百種之數，係季氏舉成數而言，非實際之數

目）但到了黃蕘圃手裏，則僅存六十六册，二百六十六種，較之也是園所載已闕了七十四種。在蕘圃跋裏及他手鈔目錄裏均已一一舉出。㊂㊄ 這闕失了的七十幾種重要的東西實在不少：

*1王瑞蘭私禱拜月亭　元關漢卿撰
（按此劇有元刊本）
2王魁負桂英
*3洞庭湖柳毅傳書
（按此劇有元曲選本）
4玉淸殿諸葛論功　以上元尙仲賢撰
*5鄭孔目風雪酷寒亭
（按此劇有元曲選本）
*6臨江驛瀟湘夜雨　以上元楊顯之撰
（按此劇有元曲選本）
7風月兩無功　元陳定甫撰
*8說鱄諸伍員吹簫　元李壽卿撰
（按此劇有元曲選本）
9韓退之雪擁藍關記　元趙明遠撰
*10散家財天賜老生兒
（按此劇有元曲選本）
11抱姪攜男魯義姑
12女元帥掛甲朝天　以上元武漢臣撰
13神龍殿欒巴噀酒　元李取進撰
*14鐵拐李借屍還魂　元岳伯川撰

（按此劇有元曲選本）

*15梁山泊黑旋風負荊　元康進之撰

（按此劇有元曲選本）

16黃桂娘秋夜竹窗雨

*17秦修然竹塢聽琴　以上元石子章撰

（按此劇有元曲選本）

*18陳季卿誤入竹葉舟　范子安撰

（按此劇有元曲選本）

*19沙門島張生煑海

（按此劇有元曲選本）

20劈華山神香救母

*21謝金蓮詩酒紅梨花　元張壽卿撰

（按此劇有元曲選本）

*22秦太師東窗事犯　元孔文卿撰

（按此劇有元刋本）

*23便宜行事虎頭牌

（按此劇有元曲選本）

24鄧伯道棄子留姪　以上元李直夫撰

*25花間四友東坡夢

（按此劇有元曲選本）

26唐三藏西天取經　以上元吳昌齡撰

（按今傳西遊記雜劇疑即此劇）

27賢達婦荊娘盜果

28摔袁祥

29孝順賊魚水白蓮池

*30李素蘭風月玉壺春

（按此劇當爲息機子刋本；元曲選亦收之，作武漢臣撰）

*31王鼎臣風雪漁樵記

（按此劇當為息機子刊本；元曲選作朱買臣風雪漁樵記）

32行孝道郭巨埋兒

33宣㊂㊅門子弟錯立身　以上元無名氏撰

34遙天笙鶴　元明丹邱先生撰

*35天香圃牡丹品

*36蘭紅葉從良烟花夢

*37四時花月賽嬌容

*38文殊菩薩降獅子

*39關雲長義勇辭金

*40搊搜判官喬斷鬼

*41豹子和尚自還俗

*42甄月娥春風慶㊂㊆朔堂

*43美姻緣風月桃源會

*44宣平巷劉金兒復落娼

*45神后山秋獮得騶虞

*46小天香早夜朝元

*47李妙清花裏悟眞如　以上明周王誠齋撰

（按以上各劇均有通行刊本及傳鈔本）

48花月妓雙偷納錦郎

49鄭耆老義配好姻緣　以上明陳大聲撰

*50杜子美沽酒遊春　明王渼陂撰

（按此劇有盛明雜劇本）

*51東郭先生誤救中山狼　明康對山撰

（按此劇有盛明雜劇本）

52諸葛亮掛印氣張飛

53諸葛亮石伏陸遜

*54諸葛亮隔江鬥智

（按此劇有元曲選本）

55老陶謙三讓徐州

56壽亭侯五關斬將

57關大王月下斬貂蟬

58關雲長古城聚義

59米伯通衣錦還鄉　以上三國故事

60蘇東坡誤入佛遊寺　以上宋朝故事

61李瓊奴月夜江陵怨

但蕘圃的『待訪目』尚遺漏了：

*1包待制智賺合同文字

（按此劇有元曲選本）

62崔驢兒指腹成婚

63鵲奔亭蘇娥自訴

64賽金蓮花月南樓記　以上雜傳

65呂洞賓戲白牡丹　以上神仙

66保國公安邊破虜

67英國公平定安南　以上明朝故事

68南極星金鑾慶壽

69賀萬年拜舞黃金殿

70獻禎祥祝延萬壽

71西王母祝壽瑤池會

*2薩眞人夜斬碧桃花

（按此劇有元曲選本）

*3河嵩神靈芝慶壽

（按此劇有通行本）

*4南極星度脫海棠仙

（按此劇有通行本）

*5善知識苦海回頭

（按此劇爲也是園原目所未載，亦見於雜劇十段錦）

五種。丁初我謂除重複外，實闕七十四種，這計算是對的。蓋以河嵩神靈芝慶壽及南極星度脫海棠仙二種爲複出也。蕘圃待訪目爲什麼漏列了這幾種呢？豈以其或爲重複者，或已見於息機子元人雜劇選（蕘圃藏有此書）麼？

到了汪閬源手裏，又闕了二十七種：㊂㊇

*1李太白匹配金錢記

（按此劇有元曲選本）

*2杜牧之詩酒揚州夢

（按此劇有元曲選本）

*3玉簫女兩世姻緣　以上元喬夢符撰

（按此劇有元曲選本）

*4尉遲恭單鞭奪槊㊂㊈　元尙仲賢撰

（按此劇有元曲選本）

5中郎將常何薦馬周　元庾吉甫撰

*6須賈誶范雎

（按此劇有元曲選本）

*7雙獻頭武松大報讎　元高文秀撰

（按此劇有元曲選本）

*8趙江梅詩酒翫江亭　元戴善甫撰

*9趙氏孤兒大報讎　元紀君祥撰

（按此劇有元曲選本）

10趙光普進梅諫　元康進之撰

*11魯大夫秋胡戲妻　元石君寶撰

（按此劇有元曲選本）

*12蕭何月下追韓信　元金志甫撰

（按此劇有元刋本）

13李存孝誤入長安　元陳存甫撰

14英雄士蘇武持節　元周仲彬撰

15莊周半世蝴蝶夢㊃㊉

16羊角哀鬼戰荆軻

17四公子夷門元宵宴

18巫娥女醉赴陽臺夢　以上春秋故事

19郅鄆璋昆陽大戰

20金穴富郭況遊春

21施仁義岑母大賢　以上東漢故事

22李存孝大戰葛從周

23狗家疃五虎困彥章

24朱全忠五路犯太原　以上五代故事

25小李廣大鬧元宵夜

26宋公明刦法場

27宋公明喜賞新春會　以上水滸故事

第二次所佚闕的二十七（六）種，係據汪閬源氏所鈔現存目錄（丁氏云：汪氏錄清

現存目錄十四紙）與蕘圃手鈔目錄相校計的。自汪氏再傳到丁氏，則此『現存』的六十四册，二百四十二種，並不曾再有什麽損失。

經過了這兩次佚闕，較之也是園書目所載，總計闕少一百零三種，(四一)將及全書的三之一。這些佚闕的雜劇恐怕我們是再也不能夠見到的了。這是多麽重大的損失！在其中，僅四十七種今有傳本，其他五十六種卻都是人間孤本，再不能夠有遇到第二本的機會的。像尚仲賢、庾吉甫、戴善夫、康進之、陳定甫、趙明遠、武漢臣、李取進、石子章、李好古、李直夫、陳存甫、周仲彬、丹邱先生、陳大聲諸作者的著作，以及元無名氏的幾種，春秋故事、五代故事的幾種都是很重要的。我們對於他們的亡佚實在是抱憾無窮，同時對於那二百四十二種(四二)之得倖存於今，則更覺得欣幸無已也。

五

在今存的二百四十二種裏，重要的作品自然是很不少；但也有很無聊的頌揚功

德劇，應節喜慶劇，且也有寫的不大高明的；而這裏卻也保全了很可寶貴的資材。竹頭木屑，何一非有用之物。董其昌跋衆神聖慶賀元宵節云：

此種雜劇不堪入目，當效楚人一炬爲快！

這種態度是我們所不取的。對於古代的著作與文獻，我們是應該以另外一種眼光去看待他們，不僅僅單着重於保存重要的名著而已。

在其間，元人所著的雜劇，當然引起我們特殊的注意：

*1破幽夢孤雁漢宮秋㊃㊂（古名家本）

*2馬丹陽三度任風子（鈔本）

（按此劇有元曲選本）

*3呂洞賓三醉岳陽樓（古名家本）

*4江州司馬青衫淚（古名家本）

*5半夜雷轟薦福碑（古名家本）

*6西華山陳摶高臥（古名家本）

*7孟浩然踏雪尋梅㊃㊃（息機子本）

*8開壇闡教黃粱夢（息機子本）

以上八種馬致遠撰

9蘇子瞻風雪貶黃州（鈔本）

以上一種費唐臣撰

*10四丞相歌舞麗春臺㊃㊄（古名家本）

11呂蒙正風雪破窰記（鈔本）

以上二種王實甫撰

*12 死生交范張雞黍（息機子本）

以上一種宮大用撰

*13 杜蘂娘智賞金線池（古名家本）

14 劉夫人慶賞五侯宴（鈔本）

*15 關大王獨赴單刀會（鈔本）

（按此劇有元刊本）

*16 趙盼兒風月救風塵（古名家本）

*17 温太眞玉鏡臺（古名家本）

*18 望江亭中秋切鱠旦（息機子本）

*19 錢大尹智寵謝天香（古名家本）

20 鄧夫人苦痛哭存孝（鈔本）

*21 錢大尹智勘緋衣夢（古名家本）

*22 包待制三勘蝴蝶夢（古名家本）

*23 感天動地竇娥冤（古名家本）

24 山神廟裴度還帶（鈔本）

*25 尉遲恭單鞭奪槊㊃㊅（鈔本）

（按此劇有元曲選本）

26 狀元堂陳母教子（鈔本）

以上十四種關漢卿撰

*27 唐明皇秋夜梧桐雨（古名家本）

28 董秀英花月東牆記（鈔本）

*29 裴少俊牆頭馬上（古名家本）

以上三種白仁甫撰

30 保成公徑赴澠池會（鈔本）

*31 好酒趙元遇上皇（鈔本）

（按此劇有元刊本）

32 劉玄德獨赴襄陽會（鈔本）

以上三種高文秀撰

33立成湯伊尹耕莘（鈔本）

34鍾離春智勇定齊（鈔本）

*35㑳梅香騙翰林風月（息機子本）

*36醉思鄉王粲登樓（古名家本）

*37迷青瑣倩女離魂（古名家本）

38虎牢關三戰呂布（鈔本）

以上六種鄭德輝撰

39張子房圯橋進履（鈔本）

*40同樂院燕青博魚（鈔本）

（按此劇有元曲選本）

41破苻堅蔣神靈應（鈔本）

以上三種李文蔚撰

42老莊周一枕蝴蝶夢（鈔本）

以上一種史九敬先撰

*43張孔目智勘魔合羅（古名家本）

以上一種孟漢卿撰

*44陶學士醉寫風光好（古名家本）

以上一種戴善夫撰

*45東堂老勸破家子弟（息機子本）

*46孝義士趙禮讓肥（息機子本）

47陶母翦髮待賓（鈔本）

以上三種秦簡夫撰

48宋上皇御斷金鳳釵（鈔本）

*49布袋和尚忍字記（息機子本）

*50楚昭公疎者下船（鈔本）

（按此劇有元刻及元曲選本）

*51看財奴買冤家債主（息機子本）

*52 包龍圖智勘後庭花（古名家本）

*53 斷冤家債主（鈔本）

（按此劇有元曲選本）

以上六種鄭廷玉撰

*54 宋太祖龍虎風雲會㊃㊆（古名家本）

*55 諸葛亮博望燒屯（鈔本）

（按此劇有元刻本）

*56 龐涓夜走馬陵道（鈔本）

（按此劇有元曲選本）

*57 忠義士豫讓吞炭㊃㊇（古名家本）

*58 錦雲堂美女連環記（息機子本）

*59 蘇子瞻醉寫赤壁賦（古名家本）

60 鄭月蓮秋夜雲窗夢（鈔本）

*61 王月英月夜留鞋記㊃㊈（息機子本）

以上八種元無名氏撰

*62 河南府張鼎勘頭巾（古名家本）

以上一種孫仲章撰㊄㊉

*63 硃砂擔滴水浮漚記（鈔本）

（按此劇有元曲選本）

*64 貨郎旦（鈔本）

（按此劇有元曲選本）

*65 敬德不伏老㊄㊀（鈔本）

（按此劇今有世界文庫本）

66 施仁義劉弘嫁婢（鈔本）

67 劉千病打獨角牛（鈔本）

*68 殺狗勸夫㊄㊁（鈔本）

（按此劇有元曲選本）

*69 大婦小妻還牢末㊄㊂（鈔本）

（按此劇有元曲選本）

*70 講陰陽八卦桃花女㊄㊃（鈔本）

（按此劇有元曲選本）

*71 玎玎璫璫盆兒鬼（鈔本）

（按此劇有元曲選本）

72 劉玄德醉走黃鶴樓㊄㊄（鈔本）

*73 玉清庵錯送鴛鴦被（鈔本）

（按此劇有元曲選本）

74 關雲長千里獨行（鈔本）

*75 孟光女舉案齊眉（鈔本）

（按此劇有元曲選本）

76 雁門關存孝打虎（鈔本）

77 狄青復奪衣襖車（鈔本）

78 摩利支飛刀對箭（鈔本）

79 降桑椹蔡順奉母㊄㊅（鈔本）

*80 羅李郎大鬧相國寺㊄㊆（古名家本）

*81 馬丹陽度脫劉行首㊄㊇（古名家本）

82 閥閱舞射柳蕤丸記（鈔本）

*83 逞風流王煥百花亭（鈔本）

（按此劇有元曲選本）

*84 龍濟山野猿聽經（古名家本）

85 二郎神醉射鎖魔鏡（古名家本）

*86 漢鍾離度脫藍彩和（古名家本）

*87 李雲英風送梧桐葉㊄㊈（古名家本）

*88 趙匡義智娶符金錠（息機子本）

*89 包待制智賺生金閣㊅㊉（息機子本）

*90 包待制智斬魯齋郎㊅㊀（古名家本）

91 張公藝九世同居（息機子本）

92 月明和尙度柳翠㈥㈡（古名家本）

（按此劇與元曲選本全殊如臧本所錄者爲李壽卿作則此劇當是另一作者所著）

以上三十種元無名氏撰

右九十二種，釘二十四册，皆爲元人著作。即此已足和臧氏元曲選並駕齊驅。其中的六十二種，今有傳本可得；其他二十九種則皆爲人間孤本。我們在這裏發現了關漢卿的五侯宴、哭存孝、裴度還帶、陳母敎子四種；發現了費唐臣的貶黃州；發現了王實甫的破窰記；發現了白仁甫的東牆記；發現了高文秀的澠池會、襄陽會；發現了鄭德輝的伊尹耕莘、智勇定齊、三戰呂布；發現了李文蔚的圯橋進履、蔣神靈應；發現了史九敬先的莊周蝴蝶夢；發現了秦簡夫的翦髮待賓；發現了鄭廷玉的金鳳釵；發現了朱凱的黃鶴樓；發現了劉唐卿的蔡順奉母；還發現了無名氏的雲窗夢、劉弘嫁婢等；這消息是足够以令我們研究中國文學的人驚詫不已的！

何況，即在與臧選及他選名目相同的劇本裏，其『異文』也是觸目皆是；有的簡直是成爲另一個本子；其重要實不下於『孤本』的被發現，敬德不伏老今僅見金

貂記附刊本，而闕佚甚多，得此本足以補正不少。關大王單刀會，元刊本殘佚曲文不少，賴此，得以讀得暢順。好酒趙元遇上皇也足以幫助我們了解元刊本的情節不少。

這一部分，佔了全書的少半的，可以說是全書裏最可驚人的部分；單是這一部分的發現，已足够我們神往了。

然在明劇這一部分也不是什麽凡品；多數是我們久久欲讀而不可得的！

93 沖漠子獨步大羅天（鈔本）
94 卓文君私奔相如（鈔本）
以上二種丹邱先生（朱權）撰
*95 劉晨阮肇誤入天台（息機子本）
以上一種王子一撰
96 黃廷道夜走流星馬（鈔本）
以上一種黃元吉撰

*97 呂洞賓三度城南柳（古名家本）
以上一種谷子敬撰
*98 鐵拐李度金童玉女（古名家本）
99 呂洞賓桃柳昇仙夢（古名家本）
*100 蕭淑蘭情寄菩薩蠻（古名家本）
*101 荊楚臣重對玉梳記（古名家本）
以上四種賈仲名撰

*102 翠紅鄉兒女兩團圓（息機子本）

以上一種楊文奎撰

103 宴清都作洞天玄記（古名家本）

以上一種楊愼撰

104 獨樂園司馬入相（鈔本）

（按此本似據刻本影鈔）

以上一種桑紹良撰

*105 灌將軍使酒罵座記（古名家本）

*106 金翠寒衣記（古名家本）

*107 漁陽三弄（古名家本）

*108 玉通和尚罵紅蓮㈥㈢（古名家本）

*109 木蘭女（古名家本）

*110 黃崇嘏女狀元（古名家本）

111 僧尼共犯傳奇（鈔本）

以上七種明無名氏撰㈥㈣

*112 東華仙三度十長生（古名家本）

*113 羣仙慶壽蟠桃會（古名家本）

*114 呂洞賓花月神仙會（古名家本）

*115 惠禪師三度小桃紅（鈔本）

*116 張天師明斷辰鉤月（鈔本）

*117 洛陽風月牡丹仙（鈔本）

*118 趙貞姬身後團圓夢（古名家本）

*119 劉盼春守志香囊怨（古名家本）

*120 李亞仙花酒曲江池（古名家本）

*121 紫陽仙三度常椿壽（古名家本）

*122 福祿壽仙官慶會（鈔本）

*123 十美人慶賞牡丹園（鈔本）

*124 善知識苦海回頭㈥㈤（古名家本）

*125 瑤池會八仙慶壽（鈔本）

*126 黑旋風仗義疏財（鈔本）

*127 清河縣繼母大賢（古名家本）

以上十六種朱有燉（周憲王）撰

右明人雜劇三十五種，釘七冊（第二十五冊至第三十一冊）。丹邱先生二種的發現，其令人快慰，不下於關王諸作之發現。黃元吉、楊愼、桑紹良諸人所作，也是素來罕見的。賈仲名的桃柳昇仙夢也爲初次發見的東西。

128 伍子胥鞭伏柳盜跖㊅

129 十八國臨潼鬥寶

130 田穰苴伐晉興齊

131 後七國樂毅圖齊

132 吳起敵秦掛帥印

133 守貞節孟母三移

以上六種春秋故事

134 漢公卿衣錦還鄉

135 運機謀隨何騙英布

136 隨何賺風魔蒯通

（按此劇有元曲選本）

*137 司馬相如題橋記（古名家本）㊅㊆

138 韓元帥暗度陳倉

以上五種西漢故事

139 馬援撾打婁獸牌

140 雲臺門聚二十八將

141 漢姚期大戰邳仝

142 孝義士趙禮讓肥㊅㊇

143 寇子翼定時捉將

144 鄧禹定計捉彭寵

以上六種東漢故事

145 十樣錦諸葛論功

146 曹操夜走陳倉路

147 陽平關五馬破曹

148 走鳳雛龐統掠四郡

149 周公瑾得志娶小喬

150 張翼德單戰呂布

151 莽張飛大戰石榴園

152 關雲長單刀劈四寇

153 壽亭侯怒斬關平

154 關雲長大破蚩尤

155 劉關張桃園三結義

156 張翼德三出小沛

157 張翼德大破杏林莊

以上十三種三國故事

158 陶淵明東籬賞菊

以上一種六朝故事

159 長安城四馬投唐

160 立功勳慶賞端陽

161 賢達婦龍門隱秀

162 招涼亭賈島破風詩

163 衆僚友喜賞浣花溪

164 魏徵改詔風雲會

165 程咬金斧劈老君堂

166 徐茂公智降秦叔寶
*167 小尉遲將鬥將將鞭認父
（按此劇有元曲選本）
168 尉遲公鞭打單雄信
169 十八學士登瀛州
170 唐李靖陰山破虜
以上十二種唐代故事
171 李嗣源復奪紫泥宣
172 飛虎峪存孝打虎㈧㈨
173 壓關樓疊掛午時牌
以上三種五代故事
174 存仁心曹彬下江南
175 八大王開詔救忠臣
176 楊六郎調兵破天陣
177 焦光贊活拏蕭天佑
178 宋大將岳飛精忠
179 十探子大鬧延安府
180 張于湖誤宿女眞觀
181 女學士明講春秋
182 趙匡胤打董達
183 穆陵關上打韓通
以上十種宋代故事

右五十六種，釘十七册（第三十二册至第四十八册），皆爲自春秋以下的歷史故事劇；內容至爲龐雜；其作者爲元爲明頗不易分別；亦多半出於教坊伶人之手。

但重要的是，藉此得以窺見歷史故事在元明間遞嬗變化之迹。這對於研究中國小說史者、戲劇史者均極有關係。諸劇的賓白往往有雷同或互相抵牾處，一一抉出，至爲不易。

*184 相國寺公孫汗衫記㊆㊉

（按此劇有元曲選本）

185 海門張仲村樂堂

186 王閏香夜月四春堂㊆㊀

187 女姑姑說法陞堂記

188 清廉官長勘金環

189 雷澤遇仙記

190 若耶溪漁樵閒話

191 徐伯株貧富興衰記

192 薛包認母

193 認金梳孤兒尋母

194 四時花月賽嬌容㊆㊁

195 王文秀渭塘奇遇

196 慶豐門蘇九淫奔記

197 風月南牢記

198 秦月娥誤失金環記

以上十五種雜傳

在「雜傳」裏差不多全都是「社會」劇和「戀愛」劇，寫得好的不少。像海門

張仲村樂堂、徐伯株貧富興衰記和蘇九淫奔記、風月南牢記等，和張國賓、關漢卿諸作較之，也並不見得有「鶱下」之感。惟雷澤遇仙記、漁樵閒話等則比較單調，大似「神仙」劇的同類耳。

199 釋迦佛雙林坐化
200 觀音菩薩魚籃記

以上二種釋氏

201 許眞人拔宅飛昇
202 孫眞人南極登仙會
203 呂翁三化邯鄲店
204 呂純陽點化度黃龍
205 邊洞玄慕道昇仙
206 李雲卿得悟昇眞
207 王蘭卿服信明貞傳
208 太平仙記
209 瘸李岳詩酒翫江亭
210 太乙夜斷桃符記
211 南極星度脫海棠仙㊆㊂
212 張天師斷風花雪月
213 時眞人四聖鎖白猿
214 猛烈那吒三變化
215 二郎神鎖齊天大聖
216 灌口二郎斬健蛟
217 二郎神射鎖魔鏡㊆㊃

以上十七種神仙

右仙釋劇十九種結構往往雷同，故事也陳陳相同；尤以『神仙度世劇』一類之作，更爲讀之令人厭倦。惟關於二郎神諸劇，氣魄很偉大，是仙釋劇的另一方面的成就。

218 魯智深喜賞黃花峪
219 梁山五虎大刦牢
220 梁山七虎鬧銅臺
221 王矮虎大鬧東平府
222 宋公明排九宮八卦陣
*223 黑旋風雙獻功㊆㊄（按此劇有元曲選本）

以上六種水滸傳故事

關於水滸傳的雜劇，元明人寫作的均不少；高文秀至被稱爲『黑旋風專家』。周憲王也寫着豹子和尙自還俗諸劇。惟較之康進之的絕妙好劇李逵負荆，似均尙隔一層。右六劇，除黃花峪外，均無甚生氣，宋公明排九宮八卦陣尤爲無聊之極，只有若干人物進進出出耳；不僅無『戲劇力』，且連『結構』也幼稚之至。與明人的許多水滸傳奇較之，諸明傳奇似均還高出遠甚也。但水滸一傳的故事的演變，有了諸劇，卻可更明顯的尋出其綫索來。水滸裏的諸英雄，大約在很早的時候——就在

南宋的時候吧——便已甚爲民間所喜愛、崇拜的了。

224 奉天命三保下西洋

以上一種『本朝故事』

225 寶光殿天眞祝萬壽

226 衆羣仙慶賞蟠桃會

227 祝聖壽金母獻蟠桃

228 降丹墀三聖慶長生

229 衆神聖慶賀元宵節

230 祝聖壽萬國來朝

231 爭玉板八仙過滄海

232 慶豐年五鬼鬧鍾馗

233 河嵩神靈芝獻壽㈦㈥

234 紫薇宮慶賀長春壽

235 賀萬壽五龍朝聖

236 衆天仙慶賀長生會

237 慶冬至共享太平宴

238 賀昇平羣仙祝壽

239 慶千秋金母賀延年

240 廣成子祝賀齊天壽

241 黃眉翁賜福上延年

242 感天地羣仙朝聖

以上十八種『本朝教坊編演』

右明代故事劇的三保下西洋，似乎可以寫得活潑些，但實在卻是『笨伯』之

作；羅懋登的西洋記，鬼怪百出，謊話連篇，還比這有生氣些；羅貫中的龍虎風雲會，『訪普』一折之外，無一折不是浪費的筆墨；而這劇卻自始至終是『浪費』而且無聊的。直辜負了這好題材！

『教坊編演』的十八劇，除爭玉板八仙過海比較的活潑有趣外，幾乎無一劇不是很討厭的頌揚劇。董其昌所謂欲『效楚人一炬』者，正是指此等劇而言。在結構的雷同，故事的無聊，敘述的笨澀方面，尤爲『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清蔣士銓的西江祝嘏㈦四劇，雖同爲頌揚劇，而較之這些『教坊編演』的劇本則誠爲清雋之至的才人之筆了，這一部分劇本，在戲曲的『題材』上說來，誠是重要的發現；因爲這一類的題材，在任何選本上都是不會被選錄，因之，也不會爲我們所見到。我們所見到的，祇是清代昇平署的若干鈔本耳。但在批評家的眼光看來，這些無聊的劇本卻是最不值得流傳下來的。在這二百四十二種的劇本裏，這一部分可以說是最爲下而且無用的了。

六

趙琦美鈔校這一部『古所未有』的弘大的劇本集，就今所見的他的跋語看來，當開始於萬曆甲寅（四十二年）的冬天。他跋切鱠旦云：『十二月二十日校內本於眞如邸中。』是他第一次見到『內本』乃在『眞如邸中』。此後，幾乎每月都校對了好幾本。以萬曆乙卯（四十三年）所校的爲最多。在這一年的春天，他於『內本』之外，又見到了山東于小穀所藏的雜劇。最早的一個提到于小穀本的跋是在乙卯孟春念有五日。

萬曆四十三年孟春念有五日校（此字似當作『假』）山東于相公中舍小穀本抄校（浣花溪跋）

此後經過了丙辰（四十四年），經過了丁巳（四十五年），也時時都在鈔在校『內本』及『于小穀』本。這些劇本的鈔校至少佔據了他三年以上的時間。他一得暇，便從事於此：

四十三年正月朔旦起朝賀待漏之暇校完（連環記跋）

萬曆四十四年十一月十四日朝賀冬至節四鼓起侍班梳洗之餘校于小谷本（勘頭巾跋）

而在夜間燈下校對的時間也不少：

萬曆四十三年七月廿三日漏下二鼓校于小谷本（題橋記跋）

萬曆四十二年甲寅正月廿一日燈下校內本（立功勳慶賞端陽跋）

甚至在『奉差』的旅途中也不曾放棄了這工作：

于小穀本錄校乙卯二月初八日有事昭陵書於公署（十八學士登瀛州跋）

甚至在家裏有人結婚的時候也還偷筆在校着：

萬曆四十三年乙卯七月初十日校內本是日瑞五成婚併記（海門張仲村樂堂跋）

他對於這校劇的工作可謂深嗜而篤好之。

他大約先得到了刻本的息機子元人雜劇選和古名家雜劇選二書，然後去借『內本』于小穀藏本來鈔、來校。

他的鈔校的工作是：對於有刻本的，則以『內本』或『于本』校其異同；對於

只有鈔本的，則以原本和鈔胥所錄的複本校對一過。故『鈔本』只是改正了幾個錯字；而對於『刻本』的校勘則費力較多。

就今日所存的二百四十二種雜劇計之，刻本有六十九種，餘一百七十五種皆爲鈔本。在刻本裏，有十五種是息機子本，餘皆爲古名家雜劇選本。

今所見古名家雜劇凡二集；第二集名新續古名家雜劇選。㊆㊇ 第一集凡四十種，第二集則僅二十種。然諸家藏本往往有出此二集外者；即這裏所收的五十四種，出二集外的已經很不少。諸家書目皆以古名家雜劇選爲陳與郊編刊。今見女狀元之末，有一牌子云：

萬曆戊子（十六年）夏五西山樵者校正，龍峯徐氏梓行

則知編刊者並非陳氏了。緣世人均未見此牌子，故致有此誤。

在一百七十三種鈔本裏，其來源也祇有二種，一是『內本』，一是『于小穀本』。但不註明來源的也有，茲列爲一表如下：

（1）內本　九十二種　（2）于小穀本　三十二種　（3）未註明者

四十九種

『內本』有一個特徵，即每劇之末均附有『穿關』。『穿關』殆即『穿扮』之意；每折指明登場人物所穿戴的衣服、帽鞋、並指明髭髯式樣。這裏，且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山神廟裴度還帶雜劇穿關

頭折

王員外　一字巾　圓領　絛兒　三髭髯

旦兒　鬏髻　手帕　比甲襖兒　裙兒　布襪　鞋

家童　紗包頭　青衣　褡膊

正末裴度　散巾　補納直身　絛兒　三髭鬚

第二折

長老　僧帽　僧衣　數珠

行者　僧陀頭　僧衣

王員外　正末裴度　同前

趙野鶴　散巾　道袍　絛兒　三髭髯　裙扇

韓夫人　塌頭手帕　補納襖兒　補納裙　布襪　鞋

韓瓊英　手帕　補納襖兒　補納裙　布襪　鞋

李邦彥　一字巾　補子圓領　帶

三髭髯

張千　攢手　圓領　項帕　褡膊

韓瓊英　又上　同前　提盔礶

第三折

山神　鳳翅盔　膝襴曳撒　袍

項帕　直纏　褡膊　帶　三髭髯

韓瓊英　正末裴度　韓瓊英夫人

同前

楔子

長老行者　趙野鶴　正末裴度

夫人　同前

第四折

韓太守　一字巾　補子圓領　帶

蒼白髯

張千　同前

媒人　同前旦兒

山人　方巾　青直身　絛兒

韓瓊英　花箍　補子襖兒　膝襴裙　布襪　鞋

正末裴度　襆頭　襴　偏帶　三髭髯　笏

韓太守又上　同前

夫人　塌頭手帕　補子襖兒　裙兒　布襪　鞋

趙野鶴長老　王員外　旦兒　李邦彥　同前

我把附有『穿關』都當作了『內本』，大約不會是很錯的。臧晉叔的元曲選也多半出於『內本』。晉叔云：『頃過黃，從劉延伯借得二百種，云錄之御戲監，與今坊本不同。』這話是可靠的，我們觀於今日出現的清代昇平署藏曲與車王府藏曲之多至三四千種，可知明代『御戲監』所藏曲本一定是很多的。李開先所云：『洪武初年，親王之國，必以詞曲千七百本賜之，』正可說明其情形。

至於于小穀（清常跋中亦簡作小谷）是什麼人呢？清常在諸跋曾提到他是東阿于谷峯子。

> 萬曆四十三年乙卯二月十九日，校抄于小穀藏本。于即東阿谷峯于相公子也。（東牆記跋）

按于谷峯名慎行，字可遠，更字無垢，號谷峯。隆慶進士。萬曆初，歷修撰，充日講官。以忤張居正，請疾歸。居正卒，起故官，後歷官至東閣大學士。卒諡文定。有穀城山館詩文集及筆麈。明史有傳。[七九]但我們都不知道他是一個戲曲的收藏者，而且對於戲曲很有研究。在山東，我們只知道李開先（中麓）家裏藏詞曲最

多，有『詞山曲海』之目，想不到在東阿還有一個于家。清常云：

于穀峯先生查元人孟壽卿作。（忍字記跋）

于相公云：不似元人矩度，縣隔一層。信然！相公，東阿人，拜相。見朝後便殂。觀其所作筆麈，胸（中）涇渭了了。惜也不究厥施云。（司馬相如題橋記跋）

則慎行對於他的藏本必有『題識』或校記一類的東西，可惜除此清常引的二則外，均不可得見。

小穀爲慎行子；明史及慎行墓誌銘均未述及。按道光（九年）重修東阿縣志（卷十二）『恩蔭』裏有于緯，註云：『以父文定公廕中書舍人，歷戶部主事，員外郎中，廣東雷州府知府。』正和清常一跋裏所云『中舍』相合。大約他和清常同在北平時，正官『中書舍人』。二人之出身很相同。清常也是以『恩蔭』出身的。同書藝文四（卷十八）葉向高穀城山館全集序云：

公沒，而孝廉（郭應寵）與公之子緯，申公遺指，余益愴然，因爲之敘。

但于緯是不是即爲于小穀呢？這裏還有一個強有力的證據。同書（卷十二）『封

贈』裏，有于愼由，註云：『以出繼子緯貴。天啓間贈戶部郎中。』愼由爲愼行弟。是愼行本無子，以弟之子緯爲子也。緯爲小穀之名，當可無疑。

小穀他自己對於戲曲有沒有什麽研究，我們已不可考知。但他的『藏本』，卻有許多經了清常的轉鈔而大顯於世。他也可以藉此而傳了。我很懷疑，凡清常鈔本裏，沒有注明來源，而且也不附有『穿關』的，大抵都是于氏的藏本。那末，合計之，于氏的鈔本，殆有八十一種流傳於今了。『物常聚於所好！』山東于氏、李氏和淸代的孔氏㈧㈩都是藏曲的大家。今所見的許多重要的曲本，殆多數源出於山東。

七

清常對於這些雜劇不單是鈔校而已。大約他在鈔校的工作完成了之後：——在把『內本』，『于小穀本』鈔錄完畢了之後——便把刻本的息機子元人雜劇選和古名家雜劇選拆散了，和那些鈔本合釘在一處，成爲一百册（或一百册以上，但至少

是一百册）。(八一)

他的排列的次序是依據於太和正音譜(八二)的。故他也以馬致遠爲首，而以費唐臣、王寶甫、宮大用、關漢卿等繼之。其無名氏諸雜劇也依據着正音譜的次第。至於正音譜所不載的無名氏諸作，則統名之曰：『古今無名氏，』而以『類別』爲次第。這次第，雖則歷經各收藏者之手均不曾拆散，或改易過。(八三)也是園書目雖略有更動，像把單鞭奪槊一劇，改正爲尙仲賢作；把周憲王諸作提前到明初丹邱先生之後等；但始終不曾改動了原書的次第。故原書的排列，與也是園書目略有前後次第不符處。(八四)

淸常在排列次第的時候，大約又依據了太和正音譜把這些雜劇的名目及作家們加以考證。故於原書的作者及劇名間附有考證、改動及注釋。大約他當初並不曾見鍾嗣成的錄鬼簿，(八五)故一切皆以太和正音譜爲依歸。直到了最後一年（萬曆四十五年）的十二月，（詳見下文）方才見到他有援引錄鬼簿處。大約在這時候他方才見到了這部書。

他在各劇的跋裏，每說明其校訂的工作的功力，像：

內本世本，各有損益。今爲合作一家。（任風子跋）

於手小穀本與衆說不同處，亦每註明，像：

于本作費唐臣。（范張雞黍跋）

但以據正音譜者爲最多。

太和正音作廉頗負荆。（澠池會跋）

太和正音名敬德降唐。（單鞭奪槊跋）

按在此劇封面裏頁，另有一人註道：

此尙仲賢所作，非漢卿。玄度誤認作敬德降唐，故目。

和也是園書目對照起來，知道這『註』大約出於錢遵王之手。

太和正音有伊尹扶湯，或即此，是後改今名也。然詞句亦通暢。雖不類德輝，要亦非俗品。姑置鄭下。再考。淸常。（伊尹耕莘跋）

按鄭作伊尹扶湯，據錄鬼簿㈧㈥其全目爲『耕莘埜伊尹扶湯』似即此劇。

太和正音作無鹽破環。（鍾離春智勇定齊跋）

於元無名氏所作，也是全以正音譜的次第爲次第的。

太和正音無名氏凡一百一十摺此所編號依其次也。

在那裏，考證似尤詳。於原本作元羅貫中撰的龍虎風雲會，則寧據正音譜列入無名氏中。

太和正音作無名氏。

於其間，間有附以批評的意見，像：

萬曆四十三年乙卯二月廿九日晦日校內本。大約與諸葛亮掛印氣張飛同意。此後多管通一節。筆氣老辣，當是元人行家。（博望燒屯跋）

亦有直證『時本』之非者，像大婦小妻還牢末，跋云：

別作馬致遠，非也。依太和正音作無名氏。

此外，他的跋裏，可注意的地方還很多。茲彙刊數則於下：

劉玄德醉走黃鶴樓跋云：

錄鬼簿有劉先主襄陽會，是高文秀所作。意者即此詞乎？當查。

降桑椹蔡順奉母跋云：

太和正音作蔡順分椹。⑧⑦

羅李郎大鬧相國寺（原作元張國賓撰）跋云：

太和正音無名氏。

馬丹陽度脫劉行首（原作元楊景賢撰）跋云：

太和正音作無名氏。

又註云：

太和正音作本朝人。

閫閾舞射柳蕤丸記跋云：

內本與世本稍稍不同，爲歸正之。

包待制智斬魯齋郎（原作元關漢卿撰）跋云：

此本太和正音不收。

又於張公藝九世同居後跋云：

此後俱太和正音不收。

呂洞賓三度城南柳跋云：（原作元谷子敬撰）

太和正音作本朝。

在昇仙夢、菩薩蠻、玉梳記三劇題目上，並註云：

太和正音不載。

司馬相如題橋記跋云：

錄鬼簿有闕漢卿昇仙橋相如題柱，當不是此册。四十五年丁巳十二月十八日，清常道人又題。

他跋中引錄鬼簿處，僅此則與醉走黃鶴樓跋而已；而作『跋』的時間則均為丁巳十二月（醉走黃鶴樓跋寫於十二月十九日）。可見他見到錄鬼簿必較太和正音譜遲得多。故前跋均未之及。他對於劇文亦間附批評，但不甚多，像女學士明講春秋跋云：

于小谷本錄校。此必村學究之筆也。無足取。可去。

雷澤遇仙記跋云：

錄于小谷本。此詞是學究之筆。丁巳仲夏端日。

王文秀渭塘奇遇記跋云：

于小穀本錄。此村學究之筆也。姑存之。時丁巳六月初七日。

慶豐門蘇九淫奔記跋云：

于小穀本抄校。詞采彬彬，當是行家。

秦月娥誤失金環記跋云：

于小穀本錄校。大略與東牆記不甚相遠。

總之，他是一位很忠誠的校錄者；在他的『校改』上，很少見到『師心自用』的地方，有許多種雜劇，並不委之鈔胥，還是他自己動手鈔寫的。對於像這樣一位懇摯的古文化保存者、整理者，我們應致十分的敬意！

這一百册左右的戲劇寶庫在清常死後便流落在人間。到底是即傳之錢謙益呢還

是曾經過他人之手，今已不可知。但在這裏，我們發現了董其昌（自署思翁）㊇㊇的四則跋文：

> 細按是篇與元人鄭德輝筆意相同。其勿以為無名氏作也。思翁。（百花亭跋）
>
> 崇禎紀元二月之望，偕友南下。舟次無眠，讀此消夜，頗得卷中之味。（孟母三移跋）
>
> 是集余於內府閱過，乃係元人鄭德輝筆。今則直置鄭下。（斧劈老君堂跋）
>
> 此種雜劇，不堪入目。當效楚人一炬為快。（慶賀元宵節跋）

這是一個謎。似乎在崇禎元年左右，這戲劇集曾經落在董其昌手裏過。這時，距清常之死已近五年。㊇㊈讀孟母三移跋，似董氏曾攜此書『南下』。到底他是借了清常的，還是借之牧齋的，還是他自己所獲得的，實是一個謎。難道是由他家再傳到牧齋手中的麼？而此書之曾經牧齋收藏則無可疑。牧齋得到清常的鈔校本書最多，此書自當在內。故當絳雲焚後，他把所有清常校本都送給了錢遵王時，此書也傳到了遵王手裏。（見上文）

牧齋在此書上不曾留下過什麼痕迹。遵王則曾鈔錄全目，列之也是園書目中，

並曾略加排比過，而對於原書的次第則不曾改動。在三醉岳陽樓劇中有遵王手書三行，係補鈔原書的殘損處者。

對於此書用過很大的校勘工夫的，還有一位何煌。他在清雍正三年至七年間，曾用所得到的李開先⑨⑩鈔本元劇及開先舊藏元槧本的雜劇數十種，以校此書。他以硃筆密校此本與元槧本不同處。有的簡直是等於補寫了全劇。在他的跋文裏可見出他用力之劬：

雍正己酉（七年）秋七夕后一日，元槧本校。中缺十二調，容補錄。耐中。（范張雞黍跋）

雍正乙巳八月十日用元刻本校。（單刀會跋）

雍正三年乙巳八月十八日，用李中麓鈔本校，改正數百字。此又脫曲廿二，倒曲二，悉據鈔本改正補錄。鈔本不具全白。白之繆陋不堪，更倍於曲，無從勘正。冀世有好事通人，爲之依科添白。更有眞知眞好之客，力足致名優演唱之，亦一快事。書以俟之。小山何仲子記。（王粲登樓跋）

用李中麓所藏元槧本校訖了。清常一校爲枉廢也。仲子。雍正乙巳八月廿一日。（魔合羅跋）

雍正乙巳八月廿六日燈下，用元刻校勘。仲子（冤家債主跋）

下面一則，雖不曾署名，卻確知其亦必出於仲子手筆：

經俗改壞，與元刻迥異，不可讀。（疎者下船跋）

他的校勘的重要處，便是得到李開先舊藏元槧雜劇[九一]及其他鈔本，可惜他所校的種數並不多。

蕘圃以下，諸收藏家，都只是『抱殘守闕』，[九二]對於原書並不曾有什麼變易。故我們可以說：原書的面目在大體上還是三百二十多年前清常鈔校並手訂的原來面目。

我們對於元明雜劇的研究，因了這部重要的弘偉的戲劇寶庫的發現，而開始覺得有些『定論』；特別重要的是，許多明代『內本』，——即元曲選所依據的『御戲監』本——的存在，頓令人有煥然一新耳目之感。

誰知道呢：黃蕘圃時代，汪閬源時代所佚去的本書若干册（九三）也許還會出現於世吧；晁氏寶文堂，祁氏讀書樓所藏的若干元明雜劇，也許也還會出現於世吧！我們不敢說：這是不可能的事。

關於本書所有的『穿關』及『賓白』二點，對於元明雜劇的研究者是很重要的問題；又本書各劇『提要』，我也已隨筆記錄得頗詳；將繼續此文而更將有所論述。

作者 民國二十九年十月十七日寫畢

附錄一 黃蕘圃題識

余不善詞曲，而所蓄詞極富。向年曾見蔡松年詞，金刋本，因其未全，失之交臂。後爲抱沖所得。蓋其時猶於古書未能篤好，不免有完缺之見存也。嗣後收得詞本極多。宋刻單行詞本，一册都無。元刻如蘇辛，極古矣。外此，若毛抄舊抄名校都備。往因欲得宋本太平御覽，而無其資，始有去詞之意。其目稍稍散出。有杭人

某，幾幾乎欲全得去。幸勉力購得御覽，以他書易之而酬其半直。詞本可保守勿失。至曲本略有一二種，未可云富。今年始從試飲堂購得元刊明刻舊抄名校等種，列目如前。即欲買詞之杭人亦曾議併售去。今詞議未成而曲更勿論。因思毛氏云：李中麓家詞山曲海無所不備。而余所藏培塿溝渠也。然世之好書者絕少。好書而及詞曲者尤少。或好之而無其力，或有其力而未能好之。即有力矣，好矣，而惜錢之癖與惜書之癖交戰而不能决。此好終不能專。余眞好之者也。非有力而好之者也。故幾幾乎得而復失。皆絀于力以致未能伸所好也。茲幸矣！幸世之有力而不能好者，得遂余之無力而卒能好者也。擬裒所藏詞曲等種，彙而儲諸一室，以爲學山海之居。庶幾可爲講詞曲者卷勺之助乎？甲子冬十一月二十有八日讀未見書齋主人黃丕烈識于百宋一廛之北窗。（見本書首册）

附錄二　丁祖蔭跋

初我曾見我虞趙氏舊山樓藏有此書，假歸，極三晝夜之力展閱一遍，錄存跋語兩則。卷首尙有所謂元刋明刋雜劇曲目，又也是園藏書古今雜劇目，（並註明闕失　案也是園原目除重複外係三百四十種，蕘圃所存爲二百六十六種，實闕七十四種。）古名家雜劇目錄，（分文行忠信四集。）刻元人雜劇選目錄，待訪古今雜劇存目（以上四目劇本，俱也是園目所載，爲此書所闕。併也是園原目朱筆標著其次第。）及汪氏錄清現存目錄十四紙，（依此書之次第另錄之，實存二百三十九種，又闕二十七種。）時促不及詳錄，匆匆歸趙。曾題四絕句以誌眼福。雲煙一過，今不知流落何所矣。擲筆爲之歎息不置。

容台脈望小神仙，（淸常詩集名容台小草，藏書目曰脈望館。）炳燭丹黃待漏前，（此本係淸常官刑部郞時所校，卷尾常有四鼓待漏校完之語，兼及時事。）點出盛明新樂府，神宗皇帝太平年。

武康山下鬼聲哀，也是園中歷刦來。何事明珠遺百一，不隨滄海月明回。（轉入士禮居、藝芸精舍時遞佚曲百一種矣。）

未諳音律老蕘翁，（黃跋云然）甲乙分題篋衍中。（蕘圃手錄元刋本古今雜劇三十種目於册首，案即今上虞羅氏所刋本，序云手題篋面曰乙編，則此必爲甲編也。）此是清常編定本，縱然異曲亦同工。（羅刋三十種序云，不知編者名姓。）

詞山曲海（亦跋中語）等塵沙，散入黃汪又趙家。莫向春風箋燕子，更誰解唱後庭花！（見國立北平圖書館月刋第三卷第四號丁初我黃蕘圃題跋續記一文中。）

㊀ 臧晉叔元曲選實際上只選了元人雜劇九十四種，（其中還有可疑的在內），餘六種爲明人作。

㊁ 古今雜劇柳枝集選劇三十種，古今雜劇酹江集選劇二十六種，余有崇禎原刋本。孟氏批語，幾乎每劇必提及臧選。文字有異同處，必註出「從原本改」云云。

㊂ 息機子古今雜劇選共三十種，萬曆二十六年刋本。尊生館主人刻陽春奏共三十九種，萬曆三十七年刋本。古名家雜劇選及新續古名家雜劇選相傳爲陳與郊所編刋；今知乃爲龍峯徐氏所刋。共四十種，又「新續」二十種，但實際上不止此數。見後。顧曲齋刻雜劇今知有十八種。童野雲刻元劇

見羅氏續彙刻書目。繼志齋刻元劇，海寧趙氏曾得其所刊漢宮秋一種。

㈣ 均見殘本之古名家雜劇選，南京國學圖書館藏；曾付之影印，名元明雜劇二十七種。

㈤ 金貂記有富春堂刊本，北平圖書館藏。

㈥ 西遊記雜劇有日本刊本，世界文庫本。

㈦ 丁氏所藏捉袁進等二劇，在未歸國學圖書館時，王國維曾見到過。

㈧ 元刊雜劇三十種原爲上虞羅氏藏本。日本帝國大學曾借印出版（紅印本）；又有上海石印本。（有王國維叙錄。）

㈨ 這十七種是：（一）關張雙赴西蜀夢；（二）閨怨佳人拜月亭；（三）關大王單刀會；（四）詐妮子調風月；（五）好酒趙元遇上皇；（六）尉遲恭三奪槊；（七）風月紫雲庭；（八）李太白貶夜郎；（九）晉文公火燒介子推；（十）東窗事犯；（十一）霍光鬼諫；（十二）嚴子陵垂釣七里灘；（十三）輔成王周公攝政；（十四）蕭何追韓信；（十五）諸葛亮博望燒屯；（十六）張千替殺妻；（十七）小張屠焚兒救母。

㈩ 元刊雜劇三十種中，作『大都新編』或『大都新刊』者四，作『古杭新刊』者七。餘皆作『新刊關目』或『新刊的本』字樣。其中賓白多略去，猶可見元人刊劇之面目。

(一一) 誠齋樂府三十一種，幾乎每種劇目下皆註明『全賓』二字；誠齋樂府有奢摩他室曲叢本。（僅

刊二十五種，未全。）

(一二) 「全賓」是指「說白」完全，並不删節之意。可知當時刊雜劇者每每删節「賓白」；有「全賓」者反須特別標出。

(一三) 王國維元刊雜劇卅種叙錄云：「題曰乙編則必尙有甲編；丙丁以降亦容有之。」

(一四) 按黃蕘圃藏書，凡宋元板以甲、乙別之。宋板爲「甲」，元板爲「乙」。此「乙編」蓋指係元板而言。

(一五) 李開先張小山樂府序云：「洪武初年，親王之國，必以詞曲千七百本賜之。」

(一六) 永樂大典目錄卷五十四，原闕十五至十六兩頁，故雜劇一及二的二卷，恰在所闕之中。余所見諸本大典目錄均同；不知是否脫葉或原闕未刊。

(一七) 有明季鈔本，凡六册，北平圖書館藏。

(一八) 寶文堂書目三卷，有明鈔本。又見於北平圖書館月刊第三卷。

(一九) 也是園書目有鈔本（北平圖書館藏），玉簡齋叢書本。

(二十) 季滄葦書目有黃丕烈刊本；掃葉山房石印本。

(二一) 曲錄有重訂曲苑本（未定稿），晨風閣叢書本，及王忠慤公遺書本。所錄元明雜劇部分，除據錄鬼簿、太和正音譜外，幾全據也是園書目。

㊂㊁ 脈望館書目有玉簡齋叢書本，又涵芬樓秘笈本。

㊂㊂ 據玉簡齋叢書本脈望館書目所引。

㊂㊃ 明宦官劉若愚酌中志記其父，稱先將軍應祺爲趙公用賢門生；又稱公長子琦美爲先將軍契友，若愚以父執事之，嘗爲同僚。錢謙益初學集刑部郎中趙君墓表：君天性穎發，博聞彊記。欲網羅古今載籍，甲乙餘次，以待後之學者，損衣削食，假借繕寫三館之秘本，兎園之殘册，刓編齾翰，斷碑殘壁，梯航訪求，朱黃讎校，移日分夜，窮老盡氣，好之之篤摯與讀之之專勤，近古所未有也。宦南京都察院照磨，修治公廨，費減而工倍。君曰：吾取宋人將作營造也。（按也是園書目後序云：趙玄度初得李誡營造法式，中缺十餘卷，徧訪藏書家，罕有蓄者。後於留院得殘本三册，又借得閣本參攷。而閣本亦缺六七數卷。先後蒐訪，竭二十餘年之力，始爲完書。圖樣界畫，最爲難事。用五十千，命長安良工，始能措手。今人巧取豪奪，溝澮易盈，焉知一書之難得如此。）丞太僕，印烙之事，人莫敢欺。君曰：吾自有相馬經也。

㊂㊄ 錢謙益常熟人。字受之，號牧齋。明萬曆進士。宦至禮部侍郎。坐事削籍歸。福王時，召爲禮部尚書。清初，爲禮部右侍郎，旋歸鄉里。曹溶絳雲樓書目題詞：「虞山宗伯生神廟盛時，早歲科名交遊滿天下。盡得劉子威錢功父楊五川趙汝師四家書；更不惜重貲購古本。書賈奔赴捆載無虛日。用是所積充牣，幾埒內府。」

(二六) 錢曾讀書敏求記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條：「清常歿，其書盡歸牧翁。武康山中，白晝鬼哭。嗜書之精爽若是。伊予腹笥單疏，篋無任敬子之異本，又何敢厠於墨莊藝圃之林。然絳雲一燼之後，凡清常手校秘鈔書，都未爲六丁取去。牧翁悉作蔡邕之贈。」按章鈺敏求記校證云：「崇禎九年，常熟人張漢儒疏稿訐謙益，見刑部郎中趙玄度兩世科甲，好積古書古畫，價值二萬金，私藏武康山內。乘其身故，欺其諸男在縣，離隔五百餘里，罄搶四十八櫥古書歸家，以致各男含冤，焚香呪詛。」此說似未必可信。謙益初學集有刑部郎中趙君墓表，於琦美備致讚頌，未必於趙氏諸男有隙，且舉趙氏鈔校本書悉以贈諸遵王，則當初似亦未必奪諸趙氏也。然趙氏藏書悉歸謙益，則爲事實。

(二七) 錢曾字遵王，謙益族孫嗣美子。謙益嗣美墓志銘云：「從孫嗣美好聚書，書賈多挾策潛往。余心喜其同癖，又頗嗛其分吾好也。嗣美名裔肅，萬曆乙卯，以春秋舉。子四人，次名曾。曾好學，藏書稱富。」遵王寒食夜夢牧翁詩自註云：「絳雲一燼之後，所存書籍，大半皆趙玄度脈望館校藏舊本，公悉舉以相贈。」

(二八) 天祿琳琅書目：振宜字詵兮，號滄葦，揚州泰興人，順治丁亥進士，授蘭溪令，歷刑戶兩曹，擢御史。錢曾述古堂書目（粵雅堂叢書本）序云：「丙午丁未之交，胸中茫茫然，意中惘惘然，舉家藏宋刻之重復者折閱售之泰興季氏。」

(二九) 士禮居刊本；又民國三年掃葉山房影印士禮居本。

(三十) 見季目第四十三葉。

(三一) 藏書紀事詩(四)：『煌字心友號小山，嘗自署何仲子。』按煌爲何焯弟，長洲人。

(三二) 同治蘇州府志：黃丕烈字紹武，乾隆戊申舉人。喜藏書。購得宋刻百餘種。學士顧蒓顏其室曰百宋一廛。王芑孫黃蕘圃陶陶室記云：今天下好宋板書，未有如蕘圃者也。蕘圃非惟好之，實能讀之。於其板本之後先，篇第之多寡，音訓之異同，字畫之增損，及其授受源流，繙摹本末，下至行幅之疏密廣狹，裝綴之精粗敝好，莫不心營目識，條分縷析。積晦明風雨之勤，奪飲食男女之欲，以沈冥其中，蕘圃亦時自笑也。故嘗自號佞宋主人云。

(三三) 同治蘇州府志：『黃丕烈藏書歸長洲汪士鐘。黃丕烈郡齋讀書志序：閬源英年力学，讀其尊甫厚齋先生所藏四部之書，以爲猶是尋常習見之本，必廣搜宋元舊刻以及四庫未采者。於是厚價收書。不一二年，藏弆日富。』潘祖蔭藝芸書舍宋元本書目跋：『閬源父厚齋，名文琛，開益美布號，饒於貲。其藏書印曰：民部尙書印。又有三十五峯園主人印。』

(三四) 趙烈文，陽湖人，字惠甫。官易州知府。中歲解組歸。寓居常熟。覃精金石。有天放樓集。

(三五) 據黃蕘圃手鈔『待訪古今雜劇存目』凡七十一種。

(三六) 『宣』誤，應作『官』。

(三七) 「度」誤，應作「慶」。

(三八) 按此數字係根據丁初我跋；實應作「二十六種」。

(三九) 此劇實存，未闕佚。已見於關漢卿所著劇中；殆以其目錄與實際次第排列不同，故致兩歧。

(四十) 與現存之史九敬先老莊周一枕蝴蝶夢不知是否同一劇。

(四一) 按實應作一百零二種。

(四二) 丁初我跋云：「實存二百三十九種」；蓋以趙禮讓肥等復見之雜劇，均剔除不計也。在實際上復見之雜劇不止三種。見後。

(四三) 今有通行本者以*為記。以下除所得爲鈔本外，概不另註。

(四四) 按此劇實爲周憲王作；息機子誤署馬致遠名。

(四五) 「臺」，元曲選作「堂」。

(四六) 按此劇實爲尚仲賢作；脈望館主人誤爲即是敬德投唐，故闌入關氏所著諸劇中。

(四七) 按此劇爲羅貫中作。

(四八) 按此劇爲楊梓作。

(四九) 按此劇爲曾瑞撰。

(五十) 按此劇原作「無名氏」，黃目改正作孫仲章撰。

㊄㊀ 按此劇爲楊梓撰。

㊄㊁ 按此劇爲龔德祥作。

㊄㊂ 按此劇爲李致遠撰。古名家雜劇選作馬致遠撰，誤。

㊄㊃ 按此劇爲王曄撰。

㊄㊄ 按此劇爲朱凱撰。

㊄㊅ 按此劇爲劉唐卿撰。

㊄㊆ 按此劇爲張國賓撰。

㊄㊇ 按此劇爲楊景賢撰。

㊄㊈ 按此劇爲李唐賓撰。

㊅㊉ 按此劇爲武漢臣撰。

㊅㊀ 按此劇元曲選作關漢卿撰。

㊅㊁ 原刊本附108玉通和尚罵紅蓮後，二劇連刊，並不分頁，不知何故。案樂府考略（即曲海總目提要）以度柳翠爲王實甫作；今此劇既與元曲選本全異，則度柳翠二本，其一或有爲王實甫撰的可能。惟未知考略何據耳。

㊅㊂ 劇後原附月明和尚度柳翠。

(六四) 按七種均非無名氏所作。105 106二劇爲葉憲祖撰；107至110四種爲徐渭撰，即四聲猿；111爲馮惟敏撰。

(六五) 按此劇亦見於雜劇十段錦，爲陳沂撰，不知如何闌入憲王雜劇中。千頃堂書目憲王雜劇全目中實無此劇。

(六六) 以下各劇除138司馬相如題橋記一種爲刻本外，餘均爲鈔本，不一一注出。

(六七) 按此劇別有雜劇十段錦本。

(六八) 與46複見。

(六九) 與76雁門關存孝打虎複見。

(七十) 按此劇爲元張國賓撰。

(七一) 按此劇即緋衣夢。（與21複見）

(七二) 按此劇爲明周憲王撰。

(七三) 按此劇爲周憲王撰。

(七四) 按此劇與85複見。

(七五) 按此劇爲元高文秀撰。

(七六) 按此劇爲周憲王撰。

(七七) 西江祝嘏有江西原刊本。

(七八) 見續彙刻書目及文學季刊第二期。

(七九) 見明史卷二百十七。

(八十) 山東孔氏藏曲近來出現者不少，吳興周氏所藏寶劍記等即出於其家。

(八一) 這有季滄葦書目可證。

(八二) 太和正音譜二卷有明洪武刊本，有涵芬樓秘笈本。有明萬曆間張孟奇刊本（易名北雅）。

(八三) 見也是園書目及原書首册所附黃蕘圃手鈔『目錄』。

(八四) 也是園書目改動原書次第的地方僅只這二處。

(八五) 錄鬼簿有明藍格鈔本；（今有覆印本，）楝亭十二種本；王國維校註本；馬廉新校註本。

(八六) 據明藍格鈔本錄鬼簿。

(八七) 按清常初僅見正音譜，故不知此劇爲劉唐卿作。正音譜所載唐卿劇，僅有麻地傍印一種。（明藍格鈔本錄鬼簿同）但各本錄鬼簿則均有此劇。

(八八) 董其昌，華亭人，累官南京禮部尚書，卒諡文敏。其書畫爲明末之冠。有容台集。見明史卷二百八十八。

(八九) 按清常卒於天啓甲子（四年），見趙氏『家乘』。（玉簡齋叢書引）

（九十）李開先，山東章邱人，字中麓，曾與王九思相酬答。有集及寶劍記傳奇。

（九一）按仲子所謂「元刊雜劇」即今傳之「元刊雜劇三十種」。但在仲子提到之前，我們都不知是李開先舊藏。

（九二）黃蕘圃於手鈔原書目錄外，並編有「待訪古今雜劇存目」，而於他所藏元刊本及明刊本（息機子本及古名家本）中有收載者並加註於下；可謂愛護此書之至。

（九三）兩次約佚去三十册至四十册之間。第一次佚闕的時間，大約是在雍正至嘉慶間。（蕘圃跋作於嘉慶九年。）第二次大約是在嘉慶道光間。（由黃氏轉入汪氏手時）時代都比較的不遠，似有「尚在人間」的可能。

清代文集目錄序

予收書始於詞曲小說及書目。繼而致力於版畫，遂廣羅凡有插圖之書。最後乃勤博取清代文集之念。自壬午至甲申，予幾無日不閱市。每見清人集，必挾之以歸。時或數日不得其一，亦有一日而獲得數種，乃至十數種。不問美惡精粗，但爲予架上所無者，則必收之。予初亦間致清集，所得約二三百種。然大抵必取所喜者，若魯岩所學集、懸榻編諸書。惜今皆燬于兵火矣。此三年間，則無所不取，而尤着意於嘉、道二朝所謂樸學家之文集。惜入手已遲，佳者極不易得。即七八年前俯拾即是之敬孚類稿、鳥齋文集等，今亦須博訪南北各肆而始得之。憶大變方起，北估紛集申江，日以賤値獲精品。積學齋徐氏所藏清集二十餘箱，亦爲彼輩綑載而北。而友人陳乃乾先生所藏清集二三百種，竟以千數百金斥去。其中當時即詫爲罕見之物，不在少數。而予皆交臂失之。及今念及，可勝慨惜！然三年來專心一志之

所獲，亦有足一述者。壬午初春，上海孫某書散出，爲蘊華閣所得。予以半月之力，擇取清代文集百許種。然絕無佳者。癸未春，吳縣胡玉縉書售出，予托郭石麒得其二十許種，而精品皆爲孫賈實君所取，已巡行北運。予見其目，乃亟購置之。價已昂數倍。孟陔堂文說至千金，琴士文鈔亦耗三百金，小石渠閣文集竟須二百金。然均不能不節衣縮食以得之。後揚州何氏、無錫丁氏諸家藏書散出，予皆有所得。其間零星購於各肆者，亦不下三四百種。甲申春，孫賈助廉先後爲予致六七十種。夏初，孫賈實君爲予致五六十種。綜前後所得，凡八百數十種。於是予所藏清代文集，粲然可觀矣。凡此皆予三年間心力所結聚者也。待訪未得者，尙有五十許種。然諸大家、諸樸學家之作，應備者則大略已具備之矣。今日書值日昂，春初較之去歲，已增數倍。入夏以來，復增數倍。前之以三百金得孟亭居士集者，今則八倍之尙不易得。前之以八百金得學福齋集，自以爲豪舉。今則五倍之而尙不以爲昂。予力已殫，今後恐不易更有所增益矣。暑間多暇，杜門不出。遂發篋陳編，彙爲一目，以自省覽。予之不收詩集而專取文集者，蓋以詩集多不勝收，淸新之作少，而

腐腐之篇則充棟汗牛。文集固亦有濫竽充數者，而大體則都爲有用。或富史料，或多考訂之作。而治經子金石文字者，尤多精絕之言，爲我人所不能不取資者。晚清諸家集，亦足以考見近百年來之世變，往往爲予晚清文選所未收。續選有日，必將據此成編。而專治一經一史或一專門之學者，其亦必將有取於斯無疑也。輯序跋，則可自成一書；輯碑傳，則可補繆、閔諸集；收詁經之文，則可成一弘偉之詁經文鈔；錄論史之作，則可集爲史學史之資料。大抵竹頭木屑，無不有用。予之致力於斯，殆爲後人任其艱辛耳。世變方殷，劫火未熄，念集之之不易，乃不能不慮及保存之方。世有同心者，其將有感於斯而合力協謀之歟？但願不至目在書亡，爲他日無窮之憾耳。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八月九日序

清代文集目錄跋

右清代文集八百三十六種，皆予二十餘年來所累積而得者。『一二八』之變，儲於中江東區之書，皆付一炬，而清集十去其七八。凡此目所著錄者，十之八九，皆爲壬午以後三年中所補購。此三年中，志不旁騖，專以羅致清集爲事。三年心力，畢耗於斯，而財力亦爲之罄焉。力所不及，則縮食節衣以赴之，或舉債以償之，或售去他書以易之。案頭嘗置北平圖書館編印之清代文集篇目索引一册。有所得，必就册上識之。册中所無者，則別錄一目。暑中閉戶索居，乃錄一清目以自省覽。綜計清集索引所收者，予已獲得十之七八，而溢出索引外者，則在四百八十種以上。他日當復可據予所得，編印一索引續編也。夫清集之收集，似易而實難。在清末民初易，在今日則難。而專收文集則尤難。今日徧索南北各坊肆，有能得文集二三百種者乎？即集一百種，恐亦未易。予嘗持一單訪於各肆。單中物凡九十餘

種，而耗時一月有餘，遍歷諸肆，所得尚不及七八種。即數年前，塵封架上，無人顧問之小倉山房文集、西陂類稿諸書，一舉目可得數部者，今則都不復見。可知集此八百三十許種，誠『若有天幸』也。亦往往得之無意中。沈欽韓幼學堂集，藏書家素目爲難得之書。每獲覯一部，必競收之。然藏此者，海內亦不過寥寥三數家耳。予今歲乃不意於一已停業之古書肆得之，爲之狂喜數日。何紹基東洲草堂文鈔，向來最罕見。後邃雅齋至楚刷印十數部歸，散售南北。今則復珍爲難得之物矣。許印林攀古小廬文，僅一册刊於光緒間。日本嘗覆印之。然今則覆印本與原本同不易收。而原本附有續編，尤稱奇珍，爲價幾等清季之宋板書。陳鱣簡莊文鈔凡三刻。今原刻本固難得，而光緒間羊氏刻本附有續鈔者，亦自罕遇。王宗炎晚聞居士集凡二刻。予嘗失收一翻印之活字本，後終得一道光原刻本，自詫爲幸事。丁壽昌睦州存稿，欲見不得者久矣。去歲，書友徐紹樵至江北收書，乃爲予獲之。馮偉仲廉文鈔刊於道光間，蔣學傭樗菴存稿刊於嘉慶癸酉，倪模迂存遺文刊於光緒間，皆訪之已久，而後於無意中次第收入。張鑑冬青館集有嘉業堂刊本，予遲遲未之

收。然倉卒間欲得其一，却亦不易。去歲偶過某肆，乃於其架上獲得一道光原刊本，猶是未裝成册之最初印本也。大抵清初諸遺老集，目最難求。而道光一代所刊者，以中經太平天國之變，往往刊成即燬於兵，亦多可遇而不可求。即同光以來所印者，似易得矣。而亦每以所印無多，毀棄最易，反較乾嘉諸通行文集爲不多見。而乾嘉道諸樸學家集，除戴段諸家刻本多而易得外，若程瑤田通藝錄，（今安徽叢書收之）沈彤果堂集，趙垣保甓齊集，趙一清東潛文稿，邵晉涵南江文鈔，沈豫芙村文鈔，金鶚求古錄禮說，法式善存素堂集，趙紹祖琴士文鈔，胡虔善新城伯子集，彭元瑞恩餘堂輯稿，黃汝成袖海樓雜著，沈大成學福齋集，洪朴、洪榜二洪遺稿，魯九皐山木居士集，盛大士蘊愫閣集諸書，皆是可遇而不可求之物。至今，王鳴盛西莊始存稿，胡承珙求是堂集，宋翔鳳樸學齋集諸書，予猶懸目待訪焉。古書日少，刦火方紅。前之不易得者，今固尤甚，而前之易得者，今亦成爲難見之書矣。清目寫成，循讀一過，念集之之艱辛，頗自珍惜。而爲力所限，每不能講求版本。（講求清代刊本之版本學，今尚無其人。）但取其易致，但求其豐富，往往不復計及其爲原刊初印者與否。牧齋初

學、有學二集，梅村家藏稿諸書，以已收入四部叢刊而未取。袖海樓雜著以已有北平新印本，嘗見一原刋本而未留。章氏叢書則但收古書流通處影印本，而未求浙江書局刻本　義門集亦爲坊間印本。但以應用爲主，不復奢求。然坊本後印本，亦每有較原刋初印本所收爲多者。小倉山房文集袖珍本，即較乾隆刋本多出數卷。羊氏刋簡莊文鈔，亦較原刋本簡莊綴文多出續編二卷。湖北刋本變雅堂集，亦較康熙原刋本收文爲富。我輩收書原爲致用計，不能若藏書家之專事蒐集古董也。惟歷年所得，亦未嘗無佳本精刋。二洪遺稿近有北平石印本。然予所收則爲原刋本。董文友集、王崑繩集均爲康熙原刋本。譚瑩樂志堂集，淸集索引僅收文略四卷，予則併有文集十八卷。其他善本，亦不在少數。此但可爲知者道耳。又淸人文集每有未刻單行本而但在叢書中者，或單刋本不易得，而叢書中却收之者。予每爲致一文集，却不得併致一家之叢書。蔣侑石問奇室文集一卷，在遺書中。崔東壁無悶集亦在遺書中。他若鄒叔子、鄒徵君、寧都三魏章太炎諸家，皆不能不因其文而致其全集。張成孫端虛勉一居文集蔣彤丹棱文鈔，單刋本最罕見。曾收入常州先哲遺書後

編中。然常州先哲後編印行不多，亦難覓得。嘗於修文堂見到一部，索一萬三四千金。躊躇半月，方思得之，而已歸他人有矣。稍縱即逝，遺憾無窮。今復欲得其一，恐非大費周章不可矣。孫助廉嘗爲予言：有開花紙本納蘭容若通志堂集，欲售二千餘金。亦以無力，致當時未收。及再詢之，則已售去矣。吳榮光石雲山人全集、馮登府石經閣集亦均幾得之，而中途爲人奪去。北方書友某云：有胡承珙求是堂集，索五百金，亟向之收得，則爲詩集非文集也。吳槎客拜經樓原刋愚谷文存正續編，嘗於漢學書店架上見之。偶大意未取。數日後再過之，則已爲人購之矣。幸後終得愚谷文存續編，足以稍慰。（愚谷文存收入拜經樓叢書中，較易得。）似此一意求書，大類愚公移山，精衛塡海。書可盡得乎？求一類之書，其難尙如此，況講大舉收藏乎？予素志恬淡，於人世間名利，視之蔑如。獨於書，則每具患得患失之心。得之，往往大喜數日，如大將之克名城。失之，則每形之夢寐，耿耿不忘者數月數年。如此書癖難除，積習不銷，思之每自笑，亦復時時覺自苦也。滄海橫流，人間何世，賴有『此君』相慰，乃得稍見生意耳。則區區苦辛營求之勞，誠不足道也。三十三年九月三日，寫畢淸目。

封 中 得 書 記

鄭 振 鐸 著

*

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捌號

上海市印刷五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號　48

開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7 3/16　字數 96,000

一九五六年十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十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0,000　定價(7) 0.65 元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七日

統一書号：10080·48

定价：六角五分